

耳尖

与西  
长示

记

白羽小說叢書

聯 鏢 記

卷 二 目 錄

前記

第七章

海燕子縱火搜狐

..... 一

第八章

摩雲鵬畫計遠颺

..... 三六

第九章

橫江蟹窺門躡迹

..... 六〇

第十章

青紗帳冒雨夜奔

..... 八二

第十一章

亡命客款關求救

..... 一一四

第十二章

聯莊會傳檄禦賊

..... 一三五

後記

..... 一七〇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初版

# 聯鏢記卷二

白羽作

前

記

名鏢師獅子林林廷揚，揚鏢江北；船行洪澤湖，猝遇寇仇。盜俠小白龍，應飛蛇鄧潮之邀，操舟截江。一場鬥劍，小白龍竟非敵手，爲林一蹴而倒。林停劍不下，欲善撫之以假道。詎飛蛇大盜銜深仇，驟發暗器擊林；林回身接鏢，小白龍遽躍起，猛搗林腦。林立殞，臨命時反手甩鏢，猶擊小白龍墜江。羣盜縱火掠舟，衆鏢師力戰不勝，鏢船盡失。林之師弟魏豪等急舁遺屍，逃清江浦鏢局。而飛蛇追尋不捨，又假弔喪，欲毀棺，盜林頭顱。魏豪等倉皇決策，運遺柩北上，賊黨復踵至。於是曹州臥牛莊獅子林家，停柩開弔；羣盜方覬覦莊外，謀刺孤兒；而未亡人程玉英切齒設誓，撫孤復讐，亦正以大義，激勵乃夫同門解廷梁，魏豪輩，助訪仇家。

## 第七章 海燕子縱火搜孤

林廷揚鏢頭既死，未亡人程玉英娘子慷慨陳辭，眼看着亡夫的帥弟解廷梁，魏豪，一一對棺嗚誓，允爲復讐，忙走過來揮淚道謝。摩雲鵬魏豪道：「大嫂，我們弟兄跟大哥相處多年，推誠相愛，誓共生死，就不待大嫂囑咐，我們也得各盡天良

。況且大哥待我們，又與尋常不同；他實在對我們情同手足，恩若父師。我們哥幾個，那一個不是大師兄一手提拔起來的？我們從學藝時，就是大哥傳授的；我們出世時，又受大哥的汲引；甚至我們成家立業，也是大哥給操持的。大嫂望安，我們早已約定，各管各事，各盡各心。我三師兄打發我來，便是教我運靈護喪以後，還要替嫂嫂侄兒照應門戶；我二師兄也是這個主意。至於將來報仇，我大哥和四哥都慘死在賊人手內，這乃是我二哥的事；連我三哥，五哥，六哥，一共五個人把命賣了，也得給大哥四哥出這口氣。不過現時我們爲難的，是還不知仇人的主謀究竟是誰？那個小白龍，也不曉得何時何地，跟大哥結的仇。聽他個人的口氣，又好像是受別人邀出來的。不過看他們後來的舉動，一切都打着小白龍的旗號，又好像小白龍竟是發縱指使之人。這一節，我們必須容出功夫來，澈底根究一下。大嫂您就不必惦记這事，這事統統交給二哥們辦好了。」

程玉英娘子點頭道：「我只拜託你們哥幾個了。事到如今，我是認了命了。我知道萬般由命不由人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紙薄。莫說是我，連你大哥全是滿腔爭強好

勝的心，想在武林中轟轟烈烈留個名聲，那想到落這麼個下場！我早知道我沒有享福的命，做了填房，又當了寡婦，往後只有苦度日月，給你大哥留一條香烟。你大哥走鏢遇禍，本來幹這種刀尖子上的營生，就難保不受害。真是那話，怎麼活着，就得怎麼死，我也看得開。就是江湖道上尋仇拼命，也是冇去冇來的事。只是這最教人難忍的，是惡賊太已趕盡殺絕。是怎麼你大哥死了，他還不饒，又要毀屍首，又要除後代？這種仇不報，我怎麼活得下去？我更不明白的，是你大哥這些年來，沒聽說跟綠林道結過大怨；這一夥仇人，是從那裏冒出來的呢？七弟你說：你也不曉得賊人的來歷，那麼我們將來防備賊人暗算，尋找賊人報仇，這不是都沒法子下手了麼？我想你們跟你大哥共事多年，總得知道一點影子；不像我嫁過來才六年，你大哥生前的事，我知道的很有限。你們總得仔細告訴我，你們不過怕我聽了難過；可是你們要總瞞着我，將來鉤兒大了，他要問他爸爸怎麼死的，我拿什麼話答對他呀？」

解廷梁聽罷，看了魏豪一眼道：「你沒對大嫂細說麼？」魏豪道：「倒不是瞞

着，三哥和黃大哥怕大嫂貿然聽了，精神上受不住；故我只說了個大概。」解廷梁搖頭道：「不然，大嫂乃是女中豪傑，你還看不出來麼？我看什麼話都得跟大嫂說透了。」程玉英道：「對呀，你可以瞞孩子，怕他漏言。但是你們不該瞞我呀。」魏豪這才將遇仇的詳情，如實細說了一遍。林廷揚擊落小白龍的那把劍，還有賊人夜入鏢店，遺下的那個包人頭的包袱，前已交出；此時由程氏娘子取出，給解廷梁看了。那劍柄上鐫着「戒淫忌貪」四字，又鑲着一條小白銀龍，和一個篆文「方」字。那包袱却是尋常一塊黃布，和一块油布。又有賊人打來的鏢，鏢行的人也搶來兩隻，這鏢上並沒有甚麼暗記。

程玉英娘子轉而詰問解廷梁道：「七弟跟我一樣，都說不清；二弟你總該多知道些事了。到底你大哥這些年來，闖蕩江湖，都是跟誰結過仇呢？」

解廷梁立刻雙眉緊皺道：「大嫂，我在保定一得到信的時候，我就和張士銳二哥揣想了一夜。」轉臉來向着魏豪道：「據你們來信所說，劫鏢尋仇的，露名的是小白龍方靖；此外是一個赤面長鬚大漢，還有黃面頭陀，虬髯大漢，麻面大漢等等

，我們都挨個想過了。留名的小白龍不算，沒留名的，我們一個也沒猜出來。大嫂，我大哥少年出世的時候，我是不甚知道；但從設立鏢局起，大哥老早的就把我邀出來，一同創立安遠字號。從那時起，我就始終沒離開鏢局子，也沒離開過大哥。只是說到這小白龍，跟大哥一個是山南，一個是海北，簡直井水不犯河水，一點交道也沒有，更說不上結怨了。小白龍在兩湖隱名游俠，向來不與綠林道來往，也不會與鏢行交過陣仗；而且我大哥就沒在湖南久留過。所以我和張士銳張二爺一聽這噩耗，就斷定仇人主謀，必不是小白龍；小白龍自報字號，也明明說出是受別人的邀請，這恐怕不是假話。魏七弟，你親眼在場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魏豪點頭道：「林大哥臨終把小白龍打落水中，以後小白龍就沒有露面。所有以後焚舟劫鏢，全是那個赤面大漢，和黃面頭陀等人幹的。二哥這番猜想，自很有理。不過以後他們一再尋踪肆擾，却都是打著小白龍的旗號，究竟他們誰是主謀，誰是附從，也很難斷定。」

程玉英娘子道：「這赤面大漢，黃面頭陀又是誰呢？」魏豪皺眉道：「不知道

呢。解二哥，你試想一想，就你所知道的，大哥跟江湖上人物有過彙子的，都有誰？這麼推測一下看，或者猜得出來。」

解廷梁道：「若說大哥近年來，事事謙和，處處謹慎，很少得罪過人。不過當年初創字號時，的確跟綠林道，有過不少交手。……」解廷梁一面尋思，一面說道：「像賊人劫鏢，被大哥拿武學逼退，沒有傷過他們人的，這却不算；我們姑且單算傷過人的。那頭一次，就是在直隸楊三木，雁過拔毛的線上，遇見過一夥子旱路強盜。爲首的叫做急三槍奚鳳奎，被大哥一劍刺死，從此大哥才打開了北路鏢道。那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時我記得大哥剛二十六歲，正在少年氣盛之時。」

魏豪屈指計算道：「這是一樁，後來有甚麼報復的事情沒有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這倒沒有。楊三木那夥賊，自從急三槍一死，他們陷於羣龍無首的境地，不久就被官兵剿辦了。」接着說道：「再後，大哥曾在川陝交界，跟一夥巨寇動過手。這却不爲護鏢，乃是 1. 平 大哥因事入川，路過巴哈關，突遇見一夥山賊，剛把一票買賣做下來。那爲首的強盜姓鄧，不但刀傷行商，把貨財截下



；並且仍圍住兩個鏢客不放，定要一個活的不留。林大哥看不過去，上前通名解勸。這姓鄧的盜首，竟自恃驍勇，鬚橫非常；正在過着話，他抖手一鏢，出其不意，差點把大哥打了。大哥一怒拔劍，將此賊傷了；竟把被圍的鏢客救出來，把已失的鏢貨也給奪回。」

程玉英娘子眉峯緊皺的聽着，說道：「這是兩樁了，後來呢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這後來可就有的麻煩了。我大哥那趟出門，本是跟川陝的同行，接頭聯鏢的事件。那一趟剛把西路鏢道打開；不想出了這一樁事以後，我們安遠鏢局不攬西川路上的鏢便罷，只要一承攬西路鏢，路上一準出事。隨後一掃聽，果然就是那個川匪姓鄧的懷恨在心，糾合陝賊，意圖報復。那時大哥就想，好容易才把這西路鏢闖開了，如今儘自出事，焉能認栽？我大哥可就自行出馬，親押西川這一路，意思要根究根究。如果準是這姓鄧的作祟，能和解便就近託人和解了；不能和解，大哥便要再會會他。」

程玉英娘子聳然問道：「和解了沒有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還說和解呢！大哥押着鏢剛入川邊，頭一站旅店，便得了同行的警報。姓鄧的盜魁公然揚言：西川道上，絕不容安遠鏢局的鏢旗入境。彼時我們大哥歷練已多，只想着了事，不願跟綠林道多結怨；那怕撒帖請客，給姓鄧的圍場都行。無如姓鄧的聲勢咄咄，對說和人講出極不情理的話；兩下裏終歸決裂，與林大哥動起手來。我大哥怒極，展開辣手，竟把姓鄧的置於死地。這安遠鏢局的威名，從此震動了西川道；鏢旗是闖開了，字號是叫響了；買賣也多了。可是林大哥却潛存了戒心，西路鏢輕易不願意再應；如果一應，林大哥必定親自出馬，多方戒備。如此過了幾年，在西川路上居然沒再出甚麼大亂子。又風聞姓鄧的那一撥匪徒，死了首領，鬧起家窩子來，不久就散夥了；我大哥然後才放了心。」

程玉英道：「這是那年的事呢？你大哥還有別的仇人沒有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等我想想，這是十四五年的事吧。自從大哥娶了前頭那位嫂嫂，這是您知道的，大哥多承您那伯父程老英雄的抬愛，遂在蘇杭二州，辦了兩個分店。這一來在江南闖開了，我們就不常走西路了，我們改走南路鏢。南路鏢走了這些

年，靠着您伯父的威名，倒很少出岔錯。……哦，對了，還有一樁呢：大約七八年前，在淮安地方，又遇見一撥新上跳板的綠林，爲頭的是個二十幾歲的少年。這少年非常狂妄，他竟敢糾衆在官道上，白晝攔路打劫；却是行踪飄忽，出沒無常，好像流寇似的。他的外號更氣人，叫做火燒林。……」

摩雲鵬魏豪道：「哦，這個我曉得，大哥生前對我們念道過。」遂向程玉英娘子說道：「提起這個少年賊人，到底也不知他是怎的一回事，他這外號好像故意跟我們大哥挑釁。我大哥正要找他，他這小子公然剪起我們的蹊來；並且報字號，指名要會會我大哥，要看看獅子林的三十六路天罡劍，究竟是怎樣的高明。我大哥不禁狂笑，曉得這個小子年紀青，必是新上跳板，要來闖字號的。大哥請問他的姓名，他不肯說，當下動起手來。這小子手下很兇猛，但他豈是大哥的對手？被大哥將他打得大敗，削去半個耳朵；憐他年輕無知，惜他志高膽豪，便放他逃走。不意此賊羞惱成怒；等到我們中途宿店，竟又有刺客來擾。被陸嗣清陸師傅追出去，把刺客擒住，才知就是那自號火燒林的少年賊。陸嗣清師傅追問他的緣故，盤詰他的姓

名；這少年賊竟這麼狠辣，不吐實情，反把舌頭咬斷，然後被陸師傅揮刃誅死。」

程玉英道：「嚇，好狠！這是幾樁了？三樁了吧。」

解廷梁又想了想道：「唔，我還記得一次，比這次事故更離奇。可是兩檔事緊接着的，不過隔着一兩年。大哥在北京分店住了半年，忽然有一個婦人，四十多歲的年紀，帶着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，和一個中年男子，自稱是官宦人家；她丈夫做京官，是工部郎中，得病死了，她們要回南。先派了一個長隨，許下重聘，要邀請林大哥，親自護送她回浙江原籍。說是有許多箱籠財物，路上不太平，又有年青的小姐，所以要僱個好鏢客，沿途護送着。那時候，林大哥本不願去；我記得大哥當時要派黃秉黃大哥去這一趟的。誰知那個長隨說：奉了主母之命，請別人護送不放心，一定要請安遠鏢局的總鏢頭獅子林才行；多花保金是可以的，多少銀子都使得，林大哥依然推辭不去。到第二天，這位官太太又打發舅爺來；也不知是真舅爺，是假舅爺，一見面就把大哥頌揚了一陣；說這是仗義的事，路上很不安靜，林鏢頭不看在錢上，還要看在這位寡居太太實在可憐。把大哥的心說軟了，又因蘇州鏢局

也正有事，大哥這才答應了。那里想得到，這個官太太竟是個刺客，她安心要暗算林大哥的！」

程氏娘子詫異道：「竟有這事！」

解廷梁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太教人想不到了！這幸而是大哥，換一個人，準栽在她手裏。」遂接着說道：「我還記得講定之後，那個自稱爲舅爺的中年男子，就引領大哥到西城磚塔寺一個大宅子，見了那位官太太；問明南下的日子，和行李箱籠的件數。行李很不少，箱子有十幾件，人口一共是男女八位。記得好像是一位太太，一位小姐，一個老媽子，此外都是男子了。林大哥並沒理會，兩下說好了，除了總鏢頭，另外再派一個鏢師，一個趟子手，兩個夥計，一共五個人保這八口。那位太太還說，用不了這些人，只有林鏢頭一個人給仗膽，就足够了。出了京城，一直南下。這位官太太很大方，款待鏢客，很捨得花錢，一路上好酒好肉。就是在路上走得很急，這位太太又常鬧病，病了就在店中就誤下了，好一點又儘催着快走。有一天，這位太太在半路上說是犯了病了；由舅爺傳過話來，教車夫加緊走，要趕

出一站路，好到地方讓醫生。這一天把車夫鏢行都累得不輕，傍二更才趕到站，竟越過去一站路。這位太太就拿出十兩銀子來，給大家作酒錢；又拿出自帶的好酒，叫了許多菜，犒謝大家。又教老媽子傳話告訴大家，明天不走了，要歇一天，請大夫治病，叫衆人儘管暢飲歇息。這位太太走起路來，這麼忍急忍慢的，林大哥當時很覺着奇怪，又很後悔，不該攬這買賣。不意到了三更天，大哥剛剛睡下，長隨忽然來請，說是太太有要緊事，請鏢頭商量。林大哥意很不悅，不過這位太太是四十多歲的人了，當然不會有甚麼嫌疑。林大哥只得穿起長衣服來，面見這位官太太。人家是僱主，又是女人，大哥當然不能帶着兵刃，竟空着手進了屋。那料想那個舅爺把大哥穩住，他們突然亮出兵器來。那位有病的官太太，和官小姐，連老媽子，突然撩帘子出來，都是短衣衫，小打扮，手裏拿着刀。杯大哥突然省悟，那個官太太一抬手，就發出一袖箭。那幾個男子，有的說是二老爺的，有的說是表少爺的，有的算是長隨的，有的算是門房的，這時候可就全從外面掩進來，全換了夜行衣，拿着短兵刃，立刻堵住屋門。那個舅爺甩長衫，亮出單刀，與那婦人前後夾攻，把

大哥圍住。我大哥當時也慌了，一抖手，先把燈灺翻；甩手奪路外竄，被那婦人連打了三袖箭。那婦人好生凶悍，手掄鋼刀，咬着牙只罵出一句話：『林廷揚，我教你死！』就與衆人一齊動手。我大哥變出不測，身陷重圍，施展空手奪刀的功夫，與他們拼命，一面狂喊隨行的鏢師夥計。隨行的鏢師就是張士銳張二爺，竟光着膀子，奔出來援救大哥。這個官太太以爲這一番暗算，定把大哥傷了；不意他們人雖多，勢雖衆，仍鬥不過大哥。大哥身上也受了兩處傷；可是一掙出屋來，可就展開了手脚，他們便顯着不行了。大哥認準這個假官太太是主謀，就拋開了餘衆，奪得一把刀，展開了他那三十六路天罡劍，用左手劍與這婦人苦鬥。這婦人一看情形不對，八個人圍不住大哥一個人。張士銳張二哥又遞過劍來，趁手兵刃一到手，他們更支持不住了。這個婦人竟竄房逃走；我大哥仗劍緊緊追去，一步也不捨。這個假官娘子竟鑽入樹林；但是大哥恨極了，一點也不放鬆，跟踪追進樹林；把這婦人的手腕斫斷，活活的把她捉住。給放躺下了，大哥持劍逼住，厲聲詰問她：「跟你何仇何恨，這樣暗算我？」

這事情非常奇突，程氏娘子早就沒聽說過，當下竟聽呆了。解廷梁繼續說道：「大嫂，您看這個女人，也真够可以的！這女賊當時放聲大哭，只說：『姓林的，你把老娘殺了吧。老娘跟你仇深似海，有命可拚，沒話可講。』無論怎麼逼她，她是一句實話也沒有。就問她姓甚麼，她也說：『告訴你也是假的。你趁早殺了我，咱們下輩子再算賬。』大嫂，您總曉得大哥那脾氣的，他那裏攔得住這個！他心上儘管惱恨此婦陰謀毒辣，可又有她下如此苦心來暗算自己；一個女子竟有這樣的決心，大哥是又恨她，又禁不住服氣她。到這時候，可就顯出大哥做事漂亮來了。大哥長嘆了一聲，叫那婦人道：『你這位大嫂，也難爲你了。我林某最敬重的是貞烈女流！我雖不曉得從那一件事上，和你結了怨，可是竟恨得你下這番苦心，顯見林某有不對的地方了。你這位大嫂請起，我現在補過還來得及。我就放了你，從此以後，只許你再找我姓林的報仇，不許我姓林的傷害你的性命。你可以回去，好好的養傷，或者重練好功夫，或者另轉請能人；過個三年五載，再來找林某，林某必定教你趁心如願。林某家住山東曹州府臥牛莊，鏢局子開在保定，南北二京，蘇杭



二州。你這大嫂，你就打起精神來，再接再厲；我林某一定等候你。你五年不成，十年；十年不成，二十年。……」我大哥這麼說了，又設法套問她的姓名；把舊日的仇敵急三槍奚鳳奎，飛虎鄧淵，火燒林這幾個人，都點着名挨個來問她；不想，這個女人好生強硬，她還是咬緊牙，一言不發。大哥就說放了她的姓名，她還是不走。可是她的傷非常重，已經疼得她直打戰，血流了滿地，她竟忍着一聲也不哼。大哥看着可慘，嘆了一口氣，說了一聲後會有期，就回來了。」

程氏娘子忙問道：「到底這女人是誰？」

魏豪道：「這却始終沒有猜出來。大哥事後琢磨着，覺得此婦跟那個綽號火燒林的少年強徒，兩個人面貌很相似，年紀也相當，大哥很疑心她們是母子。這也只是這麼揣測着罷了，究其實還是難斷定。」

程氏娘子道：「她不是還有幾個同黨麼？那個裝小姐，裝男爺的呢？也都放跑了不成？就沒有盤問他們麼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咳，別提了。大哥放了這個女賊，回去一看時，那同黨一個沒朕

，全都跑了；我們鏢行的夥計，還叫他們給傷了兩個。打開他們的箱籠一看，裏面是敗絮破被，包着碎磚石塊，可見他們是處心積慮的要暗算大哥。大哥深以為恥，覺得自己眼力太差了。回想起來，他們這一夥冒充官眷，在北京住的那所大宅子，局面雖大，可是進出的人很少，客廳中的陳設也過於簡單，這便是個破綻。就是一路上，他們也每於無意中，露出可疑情形來；那爲首的女賊談吐舉止，也過於拿捏，掩不住她粗豪的本色，實在不像官娘子。不過，這也是事後的追想罷了，在當時誰能想得到：請鏢師的顧主，會是刺客呢？但是我大哥却難過的了不得，認爲是生平從沒栽過的大跟頭；只我們這幾個人曉得，他從來不願對別人講的。」

這一樁尋仇的往事，程玉英娘子聽得非常入神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個女人倒了得！人家也是個女人，我程玉英也是個女人！」如此存想，那解魏二人也看出寡嫂發怔的神氣來了。兩人說道：「大嫂，人在江湖上闖蕩，混這刀尖子營生，恩恩怨怨是免不掉的，誰也不敢說一個仇人沒有。可是話說回來，人家會找咱們尋仇，咱們就不會找人家算賬嗎？有志者事竟成，人家還是個女流呢；現放着我們師兄弟哥

幾個，還用教大嫂煩心嗎？」

程玉英也不言語，只是低頭尋思，半晌才說道：「你大哥這還言甚麼仇人沒有？」

解廷梁道：「這一時想不全，……這以後教書的書也讀了。一來大哥也闖開了，南北綠林道也都聞名喪膽，不敢輕惹；二來大哥自己神多了，此後遇事都有擒有放，不淨講究拚命了；所以近年來很少出事。……哦，我記得八年前，或者六年前，也還出了一檔事，跟一個水路綠林交過手，鏢被他們劫去了，鏢師敗了回來，告訴大哥。大哥登門拜山，親自討鏢，跟那大舵主比劃了一陣子。因為沒有抓破臉，以後還是請客了解的。」

魏豪面向程氏娘子說道：「這個我很知道，那是新請的一位鏢師，給惹出來的麻煩。二哥還記得不？這位鏢師是個旗人，名叫桂寶善，是北京齊五爺荐來的。功夫很不弱，又當壯年，初生犢兒不怕虎，押着一票鏢，在人家綫上闖過去。他也不拜山，也不揚旗，還大聲的喊鏢趙子，有點瞧不起人，又好像成心滋點事，賣賣味

似的。人家白洋淀的水上飄孫子騰，可就開玩笑，把鏢旗給留下了，並沒有切下鏢貨，二哥你是記錯了。這位孫子騰當時對桂師傅說：「叫你們家裏大人來，我再還你鏢旗。」桂寶善人小胆大，他公然匹馬單鞭的，跟人家大幫的人動手。要不是趙子手馬起雲再三的圓說，桂寶善就怕賣了命。」

魏豪道：「不錯，桂寶善當時寡不敵衆，吃了虧沒臉回來，要抽刀自刎。多虧馬起雲好歹勸着，這才送到鏢，交了貨跑回來。現從蘇州把大哥找回。大哥只得老遠的奔來，備着禮物，帶領桂寶善，投帖拜山，求還鏢旗。孫子騰跟大哥嘻嘻皮笑臉，說是林大哥，我想你了，不扣你的鏢旗，你再不肯看我家。我大哥順着坡下，也就說笑了一陣子，一同入席。不意孫子騰手下的副頭目陶老四，也是個渾小子，他在筵席上，對大哥說：「林鏢頭，鏢旗一定奉還，可是你不能空手來，你得讓我們開開眼。」那意思要教大哥露一手。後生小輩如此無禮，我大哥拂然不悅，因此激出火來：遂站起來，一點手道：「陶四哥，咱們就來來。」那一回眼看就要出事；幸而有當地江湖上的朋友在場，一力說和，把事壓下去。孫子騰申斥陶老四一頓，

我大哥也申斥咱們桂師傅一頓，這一場風波方才揭過去。」

解廷梁道：「當時鬧騰的也够兇的，可是雙方都留着面子；這只能算是一場糾葛，够不上結怨。我却記得兩三年前，還鬧過一場是非。徐州地方，旱路綠林有個叫步步擋的，一時失脚，被官兵擒拿，他的同夥也被擊潰。却是不知怎樣鬧的，江湖上竟訛傳這步步擋犯案，乃是由咱們安遠鏢店蘇州的分店給獻的底。因為這個，招起了當地好幾處綠林的公憤來。他們曾經公推芒碭山的冲天砲左伯濤左老疙疸，給咱大哥捎信，嚴詞詰問此事的真情；口風很厲害，說是安遠鏢店的鏢旗通行江南北，我們哥們無不推情照護，自問很盡朋友之道。不意竟有這等訛言出來，是鏢行跟綠林道過不去？還是綠林道給鏢行過不去？安遠鏢店若不痛痛快快，給個切實的回話，那可就對不住了。江蘇全省不敢說，反正江北和魯南的旱路朋友，從此要聯合起來，給你們安遠鏢店擱兩個蒼蠅，叫你食不下咽。」

解廷梁接着說：「這件事一起頭鬧得很兇，但是步步擋犯案，乃是因他攔路行劫，悞傷官眷；這本與安遠鏢局無干，乃是別人給種的毒。後來一經說明，江北綠

林道也承認悞會了，事情也就完結了，這很够不上結仇。」

程氏娘子與解魏二人，把林廷揚的仇人反覆揣測了一回，到底也不能斷定準是  
何人。魏豪對程氏說：「大嫂就不必顧念這個了，好在現在這小白龍方靖，乃是有  
名有姓的人物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；我們費了鏢，就下心下意的去訪這小白  
龍。如果這小白龍被大哥打落水中，並沒淹死，我們只要訪着他，其餘的人就圍出  
根底來了；那個赤面長髯大漢，和那黃面頭陀，也跑不下他。」

解廷梁道：「對！我們就衝着小白龍來。七弟，這小白龍一定沒死。你不知道  
此人水中的功夫很好，若不然，他的外號怎會叫小白龍呢？」魏豪恍然道：「可不  
是，我們就沒想到。」

隨後議論後事，解廷梁也說林廷揚的靈柩早安葬好。又對程氏娘子說：「現  
在賠償的事，料着鏢局的力量，還可以應付得來。我們覺着嫂嫂和劍華侄兒，獨居  
在這臥牛莊荒村中，沒人照應門戶，我們很不放心；何況大哥又有仇人呢。我們的  
意思，要等大哥安葬之後，把大嫂和侄兒接到保定去。大哥雖然故去，這買賣還是

大哥的，賺了錢依然給嫂嫂拿頭份；熬着劍華侄兒大了，就好了。」

程氏娘子道：「你們不是商量着要取市麼？」解廷梁道：「那不過一說。三師弟覺着大哥一死，安遠鏢局的招牌就倒了，又加上一賠鏢，怕弄不周轉，所以才有了這個打算。小弟在保定，已和張士銳張二哥核計過，昨天晚上我跟七弟也商量了一通夜；覺得偌大事業，關了門可惜，還是支持着看。我們把大嫂和侄兒接去，一來有個照應，二來就拿劍華侄兒當少東；全鏢局算他半股，我們大家算半股，嫂嫂往後的衣食決不用耽心。」

解廷梁說的不是假話，乃是打算過的主張。程氏娘子很是感激，却是她不願意離開故鄉，當時也沒有說實。商量着容得解廷梁到清江浦，辦完賠鏢之事，就便把蘇杭兩分局的賬攏一攏，回來仍到臥牛莊，再行定規一切。程氏娘子嘆道：「二弟，七弟，你哥們這番熱腸，我也不說甚麼了。你們這樣顧恤舊交，憐惜孤寡，只盼爺兒大了，補報你們吧！」

解廷梁在臥牛莊耽擱了三天，這才告辭道：「現在辦正事要緊；大哥下葬，我

本應送殮，如今也等不及了，就叫七弟代表罷。」遂給程氏留下二百兩銀子，魏豪暗問賠銀的錢够麼？解廷梁道：「不够有甚麼法子，我們難道還刮擦林大爺的遺產麼？」魏豪點頭嘆息。解廷梁又暗囑七師弟魏豪許多話，要好好盡心照料孀孤。解廷梁這才拜別程氏，率領鏢師蔡文源，鏢行兩夥計，飛身上馬，直奔清江浦；與力劈華山黃龍，過天星金兆和見面。又到蘇州分局，提取鉅款，改起旱路，够奔鳳陽賠鏢。一經交涉，少不得大費周折。

那七師傳摩雲鵬魏豪，自在臥牛莊料理喪事。程玉英娘子空幃獨守，撫視孤兒，爲了死的活的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支持着；教魏豪看了，欽佩異常。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聞耗前來唁弔的，竟有不少。這還是鏢局中發出的訃聞，聲言在保定開弔；可是江湖上義氣朋友，依然的備下重禮，親到本宅弔喪，還要來執紼送葬。多虧留下魏豪照料着，就當了知客。因爲程氏娘子是續弦，林廷揚生前的老朋友，她多半不認識，有魏豪在就方便多了。

光陰迅速，出殯期已近。民間有許多牢不可破的麻煩禁忌，程氏因此勞累異常



；但仍舊掙扎着應祭必祭，該哭即哭。天氣更這麼酷熱，程氏娘子自夫輓歸來，不到一七，人竟失了形，紫棠色胖胖的面頰，此時枯瘦得露出顛骨來；兩隻眸子本來清澈，這時也發銹了。

這天是發引的前一日，程氏娘子教女傭把五色綢子找出來，剪了五個綢條，拴在棺釘上。壽罐上蒙上紅布，插上紅箸，一應下葬的用物，都打點出來。一桌祭席業經備好，等到子時一過，就在棺前辭靈上祭。程氏娘子對魏豪說道：「明天該出殯了，亡人就在家呆一夜了。我把錦兒招呼起來罷，好教他給他父親伴靈。」魏豪道：「論禮是該伴宿的，只是錦兒不是睡了麼？半夜三更的，又這麼悶熱，我看不必了罷。」程氏娘子嘆了一口氣，點點頭，遂教女傭把祭席擺好，靈前綠蠟點着，立刻焚化了許多紙錢，又點起三炷香。程氏娘子全身素服，跪倒靈前，含淚跪拜，禁不住又放聲痛哭起來。那個奶姆却走過來說道：「大奶奶，錦兒醒了，叫你老啦。我們沒办好，他只鬧喚。」程氏汗淚滿面，一聞此言，不由住了聲。奶姆道：「你老聽，這不是錦兒哭着叫你老了？」程玉英踉蹌站起來，由奶姆攙扶，掀起

靈幃，奔到臥室去了。

這裏衆人全拜過靈，連金老壽也磕了四個頭；這才將靈前收拾利落，衆人坐夜守靈。程氏娘子回到臥室一看，鈴哥兒果然醒了，可是並沒有哭，正跟舅母說着話，要穿衣服下地，找他娘娘去。程玉英遂將鈴哥兒哄得躺下，告訴他：「明天還得起早，給你爸爸打旛出殯呢。」鈴哥兒迷迷糊糊的，躺下又睡了。程玉英疲勞已極，覺得頭腦涔涔的發暈。因爲天氣熱，將外面孝服脫了，把冷茶喝了一氣；拿着扇子，一面給鈴哥兒搨，一面自己搨；斜倚着涼枕，緩緩的歇息。到了這時，程玉英只剩下說不出的難過，也不知是悲哀，是困憊，另有一種意氣銷沉的苦悶。越是疲倦，越是反來覆去的睡不熟；忽然的無故一驚，自己就把自己吓醒了。

夜色沉沉，燈光明昧，程玉英搨着扇子，在這五月的暑夜中，轉側不寧；有時聽見院中靈棚意想不到的響聲，就毛髮森森的一乍。程玉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怎麼呢？……亡人哪，你莫非靈魂要離家了，來給我託夢嗎？怎的我的心裏這麼忐忑不安起來呢？」

程氏娘子呆呆的坐起來，對燈怔了一回；向床頭看了看鈴哥兒，睡得呼呼的。程氏娘子看了看窗，又歎了口氣，側身重復躺下。漸漸的手中扇子越搨越慢，要睡着了。……忽然，倦眼一睜，恍忽看見門口有一個人探頭。程玉英轟地一驚，驚出一身冷汗，登時間睡魔盡去。急揉眼再看，這並不是夢，燈光影裏，分明是一個夜行人，穿着一身黑；一側身時，分明背後明晃晃插着一把刀。程玉英娘子猛地心一動，頓時覺得不妙。「鈴兒爸爸是教仇人害的，莫非是仇人？……」一想到這「仇人」，程玉英急一翻身坐起來，厲聲斥道：「甚麼人？幹甚麼？」

但是，那個人一聲也不哼，似旋風的一轉，嗖的把刀掣出來，往屋內一上步，兩眼炯炯注視床頭。程玉英失聲喊道：「哎呀，有賊，你們快來呀！」程玉英突然一竄身，信手一摸，只摸得那個涼枕，急橫身擋住床頭。賊人掄刀上前，低聲喝道：「賤人敢嚷！嚷就宰了你！林廷揚的女人孩子在那裏？」這個行刺的賊，正是海燕桑七。

驚忙中，程玉英娘子往外一指道：「在那間屋子呢」賊人一回頭，程玉英猛然

的輪涼枕照賊人便砸。賊人一側臉，涼枕直打過去；坎登的一聲響，打在格扇上。賊人把刀一揚，忽一眼瞥見了鈴哥兒，一聲冷笑，輪刀便刺。突然間，背後一聲大喊，靈前坐夜的金老壽，從磕睡中驚醒，踉踉跄跄奔進來；從背後把賊人攔腰抱住，下死力的一扳，狂喊道：「七師傅有刺客！」這賊人急還刀倒刺，金老壽轟地狂號，雙手一鬆，咕登倒地。

就在這時候，間不容髮，程玉英娘子早往床上一撈，把鈴哥兒沒死沒活的拖起來，往脇下一挾。鈴哥兒驚叫，賊人大喜。仗程玉英也有幾分功夫，陡然她挾定孩子，如電光石火般雙眸一閃，賊人當門，前不能逃；飄窗外竄，力恐不逮。立刻的，電光石火般，程玉英往後一竄，竄到套間門口。搶進去，急急的把門扇掩住，將鈴哥兒丟在身後。上門來不及，程玉英下死勁把整個身子倚着門扇；倉皇之間，她竟退入死路。鈴哥兒被摔倒地上，哇的失聲大哭。

那刺客好不兇猛，虎似的一跳，來到套間門前，喘的一腳，門扇被踢得一張掀。程氏狠命的一擠靠，門扇又閉上，發出吱呦呦的聲音。

程玉英直着喉嚨狂喊救命，狂喊老七快來，嗓音岔了聲。賊人回頭瞥了一眼，把肩頭一側，渾身用力，排山倒海的照門一撞。賊人力大，程氏力弱，門扇撞開尺許長的縫子，賊人的刀尖竟扎進來。程玉英不顧性命的橫身一擋，門扇又闔上，將刀夾住。這只是兩葉木門扇，如何抵得住？不知賊人又怎的一撞，克察一聲響，門板碎裂了。程玉英驚號了一聲，賊人的刀已經得手。——就在這時候，轟地聽雷鳴也似一聲大吼：「好惡賊看鏢！」賊人的刀倏然撤回去。程玉英肩上已負划傷，鮮血迸流。

這大吼的，乃是一個鏢行名叫黃鍾麟，在靈棚坐夜的；倉卒間手中沒得兵刃，却將靈前的蠟台，香爐，供碗，一件件沒頭沒腳照賊砸去。一聲聲的喊叫：「你們快出來！有刺客！有賊！」

程玉英娘子在內間驚慌失措，却如母獅子一般，信手又一摸，摸着那桿大秤，急急掄秤奔出去。忽又跑回來，想起了仇人小白龍那把劍，是收在櫥內，櫥門未鎖；程玉英喘不成聲的開櫥，摸劍。劍到手狂喜，噌的一聲，拔劍出鞘，掄劍又待掄

出去，却被翁兒一把抱住腿，只叫得一句道：「娘娘！」已然吓得說不出話來。程玉英猛然省悟，急急的抱住翁兒。屋門已破，無可拒守，程玉英抱子挺劍，藏在門後，兩眼死盯住門窗，喘息，發抖，急得要死。

這時節全院已皆驚動。鏢行黃鍾麟，砸了賊一蠟疃，自己却被賊打了一鏢。黃鍾麟却也了得，從傷處拔下鏢，抖手照賊還打出去。賊人一閃身躲開，將刀一擺，急欲奪路，喝罵道：「擋我者死！」正要向外搶；不防七師傅摩雲鵬魏豪，已從廂房如飛的奔竄過來。提身持刀，不顧一切，一直的搶奔上房，恰與賊人相遇。魏豪大叫一聲，躍上台階，橫刀當門堵住。這却是一步爭先，賊人情知出路被阻，把手忽一甩，發出一枝鏢。摩雲鵬揮刀格開，大罵：「惡賊，看你那里跑！」但是這賊身法好快，只看他眼光四射，忽地一撲，倏然撤回身，竟竄回裏屋。魏豪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不好！」竟不管賊人手有暗器，不要命的追進來。連叫：「大嫂有賊進屋了！」不意這賊人忽從斜刺裏竄上床頭，由床上踢窗竄出屋外。摩雲鵬跟踪撲進裏屋，裏屋中的寡嫂和孤侄此刻全不在，只剩了殘燈空床。屋門口血泊中，躺着一個

人，是抱賊被刺的金老壽，魏豪這一驚，驚得一身冷汗；顧不得救視金老壽，失聲叫道：「嫂嫂，嫂嫂，我那侄兒呢？」程玉英在裏間應道：「七兄弟你麼？我們在這裏呢，你快進來。」魏豪慌忙奔入裏間，只瞥了一眼，見程玉英娘子小衣衫，敞着懷，一手提着劍，一手攬着鈴哥兒；鈴哥兒只穿着兜肚，光着屁股打戰。魏豪抹去頭上汗，低囑道：「嫂嫂別動，快吹熄了燈，千萬別出來。我去追賊去。」邁步要走，程玉英急忙攔住，語不成聲的叫道：「七兄弟你別走，這惡賊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！你可得救我娘兒們，你你你走不的！」

摩雲鵬一想有理，正不知賊有多少。遂不敢向外面去，忙搬過桌椅等物，堵上了門，回身吹滅燈，叫程玉英娘子和自己一邊一個，藏在門後，把暗器握在掌內。鈴哥兒小孩子，吓得小手冰涼，一聲也不敢哼，緊偎在母親懷內。

這來行刺的海燕桑七破窗遁出，身落院內，口中一打胡哨，便挺刃奪路待走。這時前後院已亂成一片，人們紛喊有賊。從外院客屋，從內院廂房，奔出好幾個人來；有照應喪事的鏢行夥計，有遠來執紼的同行至好，也有親戚故舊，有會武的，

也有不會武的；可是聞警全都持刀張拳，搶出來捉賊。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謝濟舟，抄了一條木棒，就奔出來；恰已瞥見一人穿窗跳到庭心。謝濟舟忙大喊：「賊在這裏呢！」往前一撲，冷不防，憑空打來一片瓦，整打在脖頸後肩膀上，幾乎被打倒。人們這才曉得賊人來的不只一個，房上還有巡風的賊。廂房中又奔出一人，便是安遠鏢局的夥計邱良，掄刀挺身，連竄數丈，已撲到賊人身後，喝道：「惡賊那裏逃！」照賊人斜肩帶臂橫劈下去。這賊一閃身，讓過刀鋒，身子往下一撲，一個橫身蹠子脚，把邱良踹出多遠。賊人趁勢一竄，便奔西房。那邱良早一個懶驢打滾，翻身竄起來；幸而刀未出手，咬咬牙，大喊着，竟又擺刀揉進，苦追賊人。這時候，上房有人連喊道：「不是賊，是刺客！衆位捉住他！乘喪行刺，好歹毒的東西，諸位別放走他！」這喊的是安遠鏢局的趙子手黃鍾麟。

但是，就在這譁罵聲中，這賊已經飛身竄上西房；借脚一墊力，輕輕一點，翻上靈棚。口中喊道：「併肩子，撒亮子，扯活！」黃鍾麟，邱良，一齊吃了一驚；兩人慌忙扯喉嚨喊道：「七師傅快上來呀，賊人沒安好心，要撒亮子！」



院中人一聽有人放火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謝濟舟不顧疼痛，找了一把刀，嗖的竄上房去。又有一個林廷揚生前的朋友起來弔喪的，名叫劉振才，見賊在西北面，便跑到東南面，爬着棚杆，猿升上去。趙子手黃鍾麟也跟到上房；邱良功夫不濟，就一疊聲亂喊拿賊，一面尋梯子。果然聽靈棚上格吱吱的一陣響，跟着見西北角上蓆棚頂子，烘的冒起烟火。房上賊人也不知來了多少人，只聽得西北面和北面的房上棚上，厲聲喊罵道：「呸，下面聽真！我們乃是湖南大俠小白龍的夥伴，專找保鏢林家來的。你們誰敢救火，先殺你們全家！」滿房上小白龍小白龍的亂嚷，這動靜好像至少也有五六個人似的。蓆棚易燃，登時濃烟大起，夾着硫磺烟硝的氣味。竟有兩個賊奮然撲下來，掄刀搶攻靈堂。被宅中人拚命擋住，公然在院內交起手來。藏在正房，保教程氏母子的糜雲鵬魏豪，此時幾乎急殺；正不知賊人來了多少，意欲上前救火殺賊，又放心不下程玉英和鈴哥兒。程玉英更是驚慌萬狀，緊抱鈴哥兒，連叫魏豪：「咱們堵在這裏，別活活燒死，咱們跑罷！」魏豪道：「可是堂屋裏就出不去，怕賊人在房上，要暗算咱們的；咱們不要緊，鈴哥兒可怎麼辦？」抬

頭一看套間的窻戶，問程氏道：「窻戶外面，是死夾道，是活夾道？」程氏道：「是活的。」

摩雲鵬魏豪有了主意，急忙竄上套間的磚炕，把窗紙撕開，向外一望；窻外小夾道有廂房掩着，果然黑洞洞的。魏豪急急的卸下窗來，冒着險先竄出去。這套間窻外的夾道，恰通後面場院。——這時候，賊黨的四五個人和弔喪的客人，一邊放火，一邊救火，正在相打。魏豪不顧那些個，忙忙跳進套間，把一把椅子丟出去，把一個被單搭在自己肩上。急叫程氏：「嫂嫂，趕快跟我逃走！」程氏張惶失措道：「往那裏逃？仇人來了？怎麼好！」魏豪不答，只囑：「鈴哥別哭，別說話！」急急抱起鈴兒，挽着程氏，登上炕頭。到了窻前，魏豪放下鈴兒，先竄出去一看；却幸謝濟舟等正與賊人苦鬪，賊人全神注意放火。魏豪趁此機會，忙把椅子放好，站在椅子上。程氏已知他的用意，忙抱起鈴哥兒，低聲道：「鈴哥可別喊，有賊來害咱們來了。」把鈴哥兒隔窻遞出來。魏豪雙手接過，急急的一伏身，撕開被單做腰帶用，把鈴哥兒勒在自己背後。程玉英已持劍從套間越出窻外，登椅子下了平地。

好魏豪，身背鈴哥兒，右手持刀，左手就來攙程氏。程氏不用他攙，雖然腿軟，却還支持得住，反倒持劍保護着魏豪的後背。低囑鈴哥兒別害怕，又問魏豪：「你大哥的靈柩呢？怎麼辦？」魏豪道：「顧不得了，活的要緊！」

魏豪，程玉英，鈴哥，急急的溜出來道，貼牆溜出來，奔向後院。一面走，一面東瞧西看；偷開後門，跑到場院去，往草垛下一蹲。魏豪眼望前面黑忽忽一片，問程玉英道：「那是哪裏？」程氏道：「就是咱的菜園子。」魏豪道：「走！」指定鈴兒，與程玉英逃到菜園子裏面極隱闊的地方；三個人全爬在地上，暫不敢動。

這時候宅內的靈棚，火光已然撲高，內外人聲喧成一片。林宅上下的人全驚動出來，一齊吆喝着救火拿賊。左右鄉鄰也已聞警；鄉下人最怕的是火災，立刻鳴起鑼來。

魏豪保護着鈴兒母子，潛藏了一會，見賊人尋不到這裏來，便放了心，悄囑程玉英：「嫂嫂千萬別動，我去救火去，就看看大哥的靈柩。」說罷忙溜出菜園子，却不走後院，繞到前門。剛剛到了前門，門前已經聚集了許多鄉鄰，齊喊：「保鏢

林家走水了。」忙着撲救。

這行刺孤兒，靈棚縱火的賊人，一共來了七個人。兩個在外巡風，五個人潛伏着放火，行刺的就是海燕子桑七。滿想着先縱火，趁林家救火，再潛入刺殺林廷揚的妻兒。不意靈棚之下，不時有人，放火的鷄冠子鄒瑞，未能得手。海燕子桑七却悄悄的掩入內宅，一路尋找，看見停靈之處，坐着兩個人打盹，一個是金老壽，一個是黃鍾麟；兩邊臥房似有燈火。海燕子竟溜進去，出乎意外的是程玉英手上很有兩下子；一擊未中，攻門未得，金老壽捨命奪刀，只阻得一阻，便嚷起來，登時驚動院中人。那放火的本該先下手，反倒後下手了。

魏豪進院時，靈棚正在發火。謝濟舟，黃鍾麟，邱良，劉振才等人，正與五賊動手。衆人不令五賊放火，賊人也不教謝濟舟等救火；兩邊人在房上房下，走馬燈似的亂打起來。林家的四鄰，守望相助，出來許多人，鳴鑼救火，林家的長工佃戶大喊拿賊，鄉鄰們也連喊拿賊。巡風的賊人一看情形不對，急忙連打呼哨，催羣賊快走。羣賊見火勢已起，吆喝一聲，相率跳牆逃去。末後一個人，站在房上大罵道

：「你們這些東西，敗壞小白龍的大事。你們留神罷！太爺不把你們全燒了，對不住你們。太爺去了，狗頭們等着罷。」嗖的竄下來，如飛奔去；謝濟舟提刀便追。摩雲鵬魏豪恰好迎着，一同追趕；追出不多遠，連忙翻回去，且先忙着救火槍棺。

不想魏豪等剛走到東墻，猛然間，一條黑影從東夾道竄出來，如箭似的逃出宅外。魏豪抖手打出一鏢，賊人只一閃，竟從黑影中逃去。魏豪想不到院中還有賊窩藏，正在吃驚；突然眼前一亮，只見東夾道一間小房冒出火光。魏豪大叫：「不好！」那敢怠慢，與黃鍾麟，謝濟舟，翻進東墻；邱良不會竄高，便繞走正門。

賊人似已逃淨，賊人放的火却又燒起來，衆人七手八脚忙着救火。靈棚內的火先發，小東屋的火後起。但是山東地方的房屋，建築得最結實，多用磚石，防火最嚴；除了門窗，都不易延燒。這小東屋却是個柴棚，烘的燒起來；謝濟舟等拚命搶救，也是無濟於事。却喜夜間無風，衆人截斷火道，只燒去這一間柴棚。那一邊靈棚乃是浮搭的，火勢是由西北往東南延燒，黃鍾麟等從未延燒到的靈棚下手，鎗刀一陣亂砍，忽拉的一聲，棚杆折斷，棚席塌下來一角。衆人連連拆救，往起火處潑

水，火勢雖猛，却頓時烟消火滅。摩雲鵬魏家等又忙着搶救靈柩，這却費了事。鬧賊失火，人心慌亂；這口棺木簡直越看急，人們越搭不動。好容易推倒半堵牆，才搭到後場院空地上，可是火也救滅了。

衆人揮汗說道：「不碍事了，可是棺材抬出來，難道再扣回去麼？」許多人搖頭說：「這可沒有這個規矩。」齊問魏家該怎麼辦。

### 第八章 摩雲鵬畫計遠颺

摩雲鵬魏豪眉頭一皺，心想：「賊人竟尋來了！」沉吟一回，問道：「現在甚麼時候了？」一人答道：「四更多天了。」又一人說道：「不到不到，四更多天就快天亮了，這不是還很黑麼？我看還不到四更。」魏豪道：「那麼，且等一等；你們幾位在這裏看着點。黃頭，你費心到正房看看。金老壽受了傷了，你看看他怎麼樣，拿刀傷藥救救他。」

摩雲鵬魏豪囑罷，立刻撲奔菜園子，找到程玉英；那齡哥兒倚在母親身旁，很

是驚恐；兩隻小眼睛儘往黑影裏東瞧西看；却又不敢看，拿手蒙着眼，從手縫裏往外偷瞧。程玉英娘子惴惴的問魏豪道：「七弟，怎麼樣了？火是不是滅了？賊人呢？」魏豪答道：「賊都趕跑了，火也救熄了。」程玉英深吁了一口氣道：「還好，這萬惡的賊！……七弟，你怎麼去了這半晌才來，沒的把我急殺！我這裏眼巴巴的望見火起來了，聽着亂喊亂叫的，只不見你回來。……」說到這裏改口道：「你大哥的靈柩呢？不碍事吧？」魏豪忙答道：「大哥的靈柩不碍的，讓我們搭救出來了，就停在後場院。」程氏這才放了心，又問：「都是燒了那兒？」魏豪道：「那裏也沒燒着。多虧這些弔喪的朋友，又把四鄰也驚動了，一路吆喝，追賊救火；核算只燒毀了靈棚，小東屋那間柴棚是燒了，別處都沒有。頂徹倅的是柴垛，這要是教賊點着了……」魏豪把話止住，道：「大嫂，我要跟你老商量、棺木搭出來，俗例沒有再搭回去的。這還沒甚麼，不過，大嫂你老也明白，這是仇人放的火，仇人是綴下來了，還怕有後患。我們既得照顧死的，又得保護活的，二帥哥又走了，我兩手捂不過天來。教我看，大嫂，不如此刻趁早下葬，不用等槨房僧道念經了。」

程玉英聽了，嚇得一跌，看一看魏豪，神色是很慌張；又看一看鈴哥兒，吓得僂了似的。程玉英很遲疑，道：「七弟，你知道我們鈴哥兒，要不是金老壽捨命抱賊，這條小命就差一點教賊人害了。你大哥苦掙了一輩子，按說臨終時候怎麼也得風光風光。可是，現在賊人到底找尋來了；不是我膽子小，我就幾乎教賊刺殺，肩膀上劃了這麼一下子；我倒不要緊，我們的鈴哥兒可是不由教人提心弔膽。」咳，埋了埋了吧！」

程玉英雖是不到三十歲的女人，却很有決斷，就說道：「好在已經破土了，就快着下葬吧。」彎腰抱起鈴哥兒，只走得幾步，一陣發暈，險些恍倒。摩雲鵬魏豪慌忙道：「嫂嫂把鈴兒給我。」魏豪抱着鈴哥兒，程玉英跟着，一齊來到後場院。

此時院內亂嘈嘈的，滿地都是水，餘燼猶冒殘烟，救火的人滿臉塵汗。程玉英顧不得別的，回到房中，忙給鈴哥兒穿上孝袍子，戴上麻冠。自己還是一身短打，也忙穿上孝服。在棺前焚了冥蠟，孝子和未亡人磕了頭，遂由一個長工抱着鈴哥兒，打着紙旛；程玉英張着嘴，跟踉踉跄跄跟隨。魏豪，黃鍾麟，邱良，謝濟舟等人，



持刀保護。圍著葬地直到林宅前後，也都派人持刀把守，以防意外。大家一齊動手，把林鏢頭的遺櫬搭過來；另由幾個人打着燈籠，前後照看着，一齊撲奔後面的菜園子。

鄉鄰救火未散，看見這等光景，無不訝怪。靈棚失竄，喪家鬧賊，他們也就猜想出來；料道保鏢林家一定是有仇人，免不了竊竊議論，探問。魏豪等只是搖頭，也沒法子隱瞞，却也沒心腸解說。

於是昇棺下葬。這是合葬；棺木下墮，真不是外行所能辦的，這些鏢行夥計幫着林宅長工，勉強把林廷揚的新柩，和他元配程金英的舊棺，一併搭到墮穴，掩上了土；却是草率終場，太不成樣。程玉英和鈴哥兒都忍痛不敢縱哭，等到雙轎入墮，程玉英含淚匍匐，低聲禱告：「死去的丈夫，死去的姐姐，我只能願活的，不能願死的了！我這麼草草的給你們合葬，我心上實在過意不去。無奈萬惡的仇人尋蹤已到，小妹差點被賊刺死，小妹看顧鈴哥兒要緊，我願不得許多了！丈夫，姐姐，你們有靈有驗，保佑我們娘兒倆逃出仇人的毒手。等到鈴哥兒長大成，再好好還

葬吧。或者我這薄命人苦到頭，命合盡的那一天，也許我能全屍歸葬，那時候咱們三口再同穴合葬，在地下咱們再相會吧！」

程玉英雖是低聲訴苦，聽見的人無不覺得悽慘。那鈴哥兒打旛擗盆，依禮而行，格外教人看着心疼。程玉英和魏豪更多懷着一份戒心，眼看四面，左右不敢離開鈴哥兒。等到雙棺入殮，衆人培土起墳，摩雲鵬魏豪悄悄對程氏娘子說：「大哥的墳，最好先不起墳頭，恐怕賊人盜墓毀屍。」程玉英矍然點頭，這雖似過慮，却是賊情歹毒，不可不防他這一着。遂吩咐衆人把土墊平了，只在入土一尺深的地方，暗埋上標記。却在菜園子另一隅角，用浮土堆起一個假墳，把墓碣樹在假坟前面。又秘囑管園子的佃戶，若有人打聽，千萬別說實話。又教他在新墳上，移種一些菜秧；這不過暫掩賊人的耳目。只等轉過了年，事情緩和下來，便不要緊了，照舊可以起墳立碑的。

下葬已竣，天色始明。那預先僱的槓房執事，和念經的和尙，直到辰牌，方才按時到場；却是棺材早埋了。魏豪把這些人照樣的開發錢遣去。這一番舉動，本來

爲得是守秘避仇，倒惹得臥牛莊全村的人，個個猜疑，紛紛議論。又加上失火鬧賊這件事，鄰舍們都拿來當做談資；不到兩天，早鬧得闔村皆知，都說是保鏢林家被仇人找上門來了。這些話反傳到七師傅魏豪耳內，魏豪不禁皺眉，心中暗暗盤算消弭浮議的辦法，却是竟想不出法來。而且這浮議還沒等冷下來，跟着又出了一樁事故。

程玉英娘子掙扎着回到屋裏，緩過好半晌，想起了金老壽，多虧他捨命抱賊奪刀，母子們才得乘隙脫逃。忙向衆人打聽金老壽現在那裏；受的傷重不重。趙子手黃鍾麟答說：「在東廂房，上過藥了。」金老壽忠心衛主，當時攔腰抱住賊人，他還想把賊人掄倒；賊人却還刀一扎，脇下被刺傷很重，登時鬆手倒地，不能動轉了；忙亂中也無人救他。直到趕走羣賊，方被一同坐夜的黃鍾麟想起來，忙到正房尋找，金老壽匍匐地上，臥在血泊中了。忙把他措到廂房，給他敷藥裹創。無奈金老壽年紀已高，傷口又深，血流不止；當時只是嘔吐口渴。黃鍾麟情知不好，果然他喝了一杯水之後，就昏迷過去了。

程玉英娘子喘息稍定的，忙領着鈴哥兒，過去慰問他。只見金老壽面色蒼白，呼吸微細，眼睛迷離，樣子很衰弱。程玉英說不出的感激痛惜，忙加醫治，又拿好言來安慰他，他只是昏沉不語。「禍不單行」，金老壽強挨磨了兩天，到底救治無効，創重身死了。程玉英傷心落淚，命人買棺厚加成殮。對魏豪說：「七弟，這金老壽簡直是替我們娘倆死的，他實在是我們林家的恩人。要不是他，我是不免死在賊人刀下，我們鈴哥兒也難逃賊人的毒手了。金老壽這麼大年紀，赤手空拳，捨着自己的性命；跟賊硬拚，咳，總算對得住我們死鬼了！」遂教鈴哥兒給金老壽磕了四個頭。就便也埋在菜園子了。

保鏢林家辦喪事，失火、鬧賊，又死了一個老家人，是教賊扎死的；雖然程玉英和魏豪極力的囑咐家中人，對外不要亂說；可是人們的嘴不淨爲吃飯用的，閒是閒非總好抖露抖露。而且老鄰舊居，婆婆媽媽，夏夜納涼，少不得張家長李家短，胡亂講究一番。就有的多嘴婆娘，公然串門子打聽閒話；村中閒漢們一遇見林家的佃戶長工，也要攔住了盤問。結果，保鏢林家是在洪澤湖保鏢，遇見了仇人的話，

不久就弄得全村都知道了。甚至於仇人的名字叫小白龍，他們不知怎的也都曉得了。本來力求啞密，反而越加喧揚。七師傅魏家一聽見這些個情形，心上說不出的着急，担驚。於是來到正房，見了程氏嫂嫂，要商計商計今後的辦法。像這麼人人拿着保鏢林家當做了話靶，信口胡嚼，虛實盡露，若教仇人訪着了，豈不是太難了麼？

這時候喪事已了，武林中遠道趕來執紼送殯的朋友，一個個都告辭而去了。林宅裏只剩下七師傅魏豪，趙子手黃鍾麟，夥計邱良。此外便是親戚及那舅爺程繼良夫妻。按照原來的打算，二師兄解廷梁，三師兄何正平，都曾囑咐過魏豪，在大師兄林廷揚下葬之後，由魏豪酌量情形，看事做事。如果諸事就緒，寡嫂孤侄可以在家安居度日，魏豪就可以折回保定。現在，林廷揚的喪葬是料理完了，但是往後的事更加艱難起來。仇人已竟跟踪尋來，雖然已經趕跑，誰知道賊不再來呢？魏豪暗想：自己固可以不顧生死，捨命保護寡嫂孤侄；無奈孤掌難鳴，來尋仇的賊人正不知有多少。不論自己武功怎樣，可是好漢不敵人多，明防難敵暗算；倘若賊人成羣

的來投，在這荒莊四顧無援，萬一落在仇人手內，只怕落個同歸於盡。那時候自己有何顏面，再見同門諸友？又怎麼對得過去的大師哥？……

摩雲鵬魏豪設想到這後事上面，登時五內如焚，坐立不安。信步走到院中看了看，靈棚焚後，已經拆卸下來，滿院凌亂不堪，格外覺得悽慘。魏豪眉峯緊皺，背着手在院中走過來，走過去，盤算主意。三師兄已回保定，二師兄已赴清江浦；現在當機立斷，只有自己問自己，別無可以商量之地了。魏豪想：憑自己這一把刀，賊暗我明，賊衆我寡，若担保嫂嫂娘倆必無意外，那只有遷地爲良，在這裏實在住不下去了。七師傅魏豪快快的走進客堂，此時舅爺程繼良尙沒有回家。魏豪咳了一聲，把自己的憂慮的情形，對程繼良輕描淡寫的說了；無非說此地既經仇人尋到，還怕賊人一計不成，又生二計，一次無功，二番又來。「程大哥，你看怎辦呢？」程繼良搓手無計的苦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最好叫鈴哥兒不要出門，也不要上散學了，」但是魏豪說：「賊人會黑夜到家來找的！」

程繼良沉吟良久，打算把程玉英和小鈴子，接到榆樹坡暫避一時。魏豪搖頭道

：「賊人趕盡殺絕，再三再四，是要斬草除根。這一回把金老壽一條老命送了，儂伴把爺哥兒保住。聽賊人放火不成，臨走時說的那話，他們決不肯就此罷手。到你府上暫避，固然也是法，可是，這那能啞密得住？不久就全村知道了，賊人也就會訪出來了。萬一那時被賊人尋踪緩過去，豈不教你府上也受牽連？假使程老鏢頭在家，仗他老人家一世的威名，量區區毛賊必存顧忌；偏偏老人家又遠赴山西去了。就憑我魏豪，若是有個照顧不周，一朝失計，教賊得手，我有何面目見程老英雄？」程繼良聽了這話，打了一個冷戰，遲疑的說：「那可怎好呢？我們是至戚，理應禍福分享；我們姑奶奶遭這逆事，我焉能袖手？教我繼父回來曉得了，必說我沒有骨肉之情。我想辦得嚴密一點，賊人也未必會尋到榆樹坡的。我們榆樹坡姓程的一大戶呢，全村十有七八都是本家，賊人就許不敢去。」

魏豪把頭微微一搖，依然皺眉深思。程舅爺看見魏豪神情非常憂愁，也怙從起來。遂站起來說：「七師傅，你候一候，我去跟家姊斟酌斟酌去。」魏豪道：「把大嫂請出來罷，這是大意不得的。」程繼良答應着，走出客堂。

安遠鏢局的趟子手黃鍾麟，和夥計邱良恰從外面走進來，也向魏豪要主意道：「總鏢頭別看是下葬了，只是這險象有增無減，一步緊似一步。現在臥牛莊家家戶戶，街談巷議，都知道保鏢林家出事了。賊人是要來尋仇，不必費心打聽，只在樹蔭下一坐，立刻就知道林家的實況了。七師傅，你老得打正經主意呀。不怕惡笑話，自從鬧賊以後，我們哥倆天天夜裏懸着個心；教我們哥倆看，這裏簡直是呆不得的了。」

魏豪蹙額道：「我何嘗不知道這種情形實在危險！只是現時生生扔下這份家業一走，這裏的主母如何捨得？而且要走，也得有去處；要是上保定的話，那倒是：——」正說到這裏，程玉英娘子，已竟領着小鈴子，跟程舅爺一同進來。黃鍾麟邱良立刻站起來，要告退出去。程玉英道：「黃師傅，邱師傅別起欠，請坐吧。我正好事，想跟你們幾位商量呢。」程舅爺也在旁讓坐。程玉英帶鈴哥兒坐在主位，衆人也都坐下了。

摩雲鵬魏豪看程氏娘子，這一場喪事，如走了魂似的，這麼一個青年健婦，不



過三七，眼眶都塌下去；面色本來微紅，此時却憔悴枯黃，籠罩一層暗色。就是小鈴子，本是歡迸亂跳的小孩，此時也好像發萎了；天氣雖然熱，跟着他娘不是偃着，就是靠着。或者是人一身孝服，便自然帶出一種晦氣來？再不然，就是人的眼光隨着心情變了。程玉英怔怔的坐了一晌，方才說道：「黃師傅，邱師傅，這一樁事，多承你們幾位帮着七兄弟忙活，把鈴兒爹安了葬。又在這兒，晝夜提心弔胆，出這麼大力，還帶累得二位都受了傷。這一回，要不是你們幾位，就怕總鏢頭的棺材沒搭出去，我們鈴哥兒就沒了命了。這是救命之恩，我也不能空口儘說感激的話了。現在只教鈴哥兒給你們幾位磕兩個頭。等着這孩子大了，再報答兩位伯伯吧。」

鈴兒却是經程氏娘子教訓好了的，這時一說，這孩子就爬在地上，磕了幾個頭。黃鍾麟邱良愴忙站起來，把少東拉住，沒口的說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大奶奶千萬別這麼着，更教我們心上過不去了。我們弟兄受總鏢頭的好處多了，我們應該効力。」鈴哥兒的雙臂，被黃邱二人一邊一個扯住。鈴哥兒扭着頭說：「娘娘，娘娘，他們不教我磕。」魏豪也站起來說：「嫂嫂不用多禮了，這都是自己弟兄，應當

應分的；既然趕上了，就得捨命衛護着。嫂嫂請坐吧，咱們還是商量正事要緊。」

程玉英娘子又歛衽拜了拜，讓黃邱二人歸坐，這才打起精神來，把眼揉了揉，說道：「剛才我聽繼良兄弟說了。我這功夫心裏亂七八糟的，一點主意也沒有了。你們看，該着怎麼辦才好？仇人是尋上門來了，躲可躲得開嗎？可是又往那裏躲呢？我知道靜學着不是事，而且還得趕緊想法子。賊人是認得門了，賊在暗處，我們在明處，簡直防不勝防。黑夜白裏，教人整個的提心弔膽。……七兄弟，不是我膽虛，這兩晚上，我簡直不敢睡，整夜抱着一把劍，看着我們爺兒。外面有一點小動靜，或者村子外有狗咬，我就吓一跳，不由就扒窗戶看看。可是吶，七弟和你們二位不辭勞苦，給我們輪流值夜，家裏那幾個做活的也還都熱心，個個都加着小心。無奈日子是長着哩，像這樣子，我們可怎麼過活？你說躲躲吧，我也知道不錯，可是我往那裏躲呢？剛才繼良兄弟教我帶着孩子，到榆樹坡躲幾天去；但是我伯父沒在家，他的幾個徒弟，也都跟着出門了，榆樹坡比這裏更曠。繼良兄弟又不會武，沒的把仇人反倒引到我娘家去，那可怎麼使得？我這兩晚上，也不住的盤算，我一

時想回鈴兒爹他那浙江老家去。可是他那老家，我從嫁過來，就沒去過。婆家的人，聽說叔叔大爺都有，我却一個也沒見過。七弟你想必也曉得，你大哥生前就根本家不和。那麼，娘家不能去，婆家也不能回；兩眼烏黑，我可往那裏去呢？況且這個家，雖然沒什麼，也有兩頃地，十畝園子，跟這十幾間房；我要是搬走，這個家又交給誰？我娘倆躲出去，萬一要教賊人放一把無情火，把這家給燒毀了，將來我母子可就真個弄得無家可歸了。……」說到傷情處，竟是無計可施，禁不得嗚咽起來。接着說：「我現在左思右想，沒有法子辦。我只想到一個法子，就是請七兄弟你們幾位別回鏢局子，給我這裏看宅護院。可是這又有一節難處，七兄弟呀，這不就誤了你們幾位的前程，況且我年青青的一個寡婦，我我我……」再也忍不住，失聲痛哭道：「這是多麼不方便呀！……」

程玉英娘子雖遭大喪，却是方寸不亂；這一番籌計，面面都想到了。魏豪聽着，也覺得寡婦門前是非多，這程玉英嫂才二十九歲，魏豪自己二十七歲，在喪葬期間，事繁人多，喧弔親友紛集，這倒沒有甚麼。可是日後過起日子來，自己一個

年青男子，長久留在孀居的師嫂家裏，雖說是志在全交護孤，却是稍一不慎，便落閒言。一念及此，魏豪抓耳撓腮，覺得此事實是在進退兩難，不曉得如何是好。

程玉英娘子爲難多時，哭着道：「你們看，這不是真難煞人麼？你們有甚麼法兒？我現時實在昏了，你們說怎麼辦才好？」

摩雲鵬魏豪低頭沉吟良久，抬起頭來，看了看程舅爺，又看了看黃鍾麟，邱良二人；歎息道：「嫂嫂，事到如今，空難過一會子，也沒有用；處境雖然難，我們也得想法子。嫂嫂乃是女中豪傑，嫂嫂存心撫孤復仇，這嫌疑疑的話，不要去管它，我們只求對得過天理良心。況且這是甚麼時候？賊人這麼歹毒，我們避禍要緊。至於小弟在這裡看宅護院，照顧小鈴姪兒，乃是我們同門師兄弟幾個人的公議，我決不怕閒話。只不過僅僅我們三四個人，小弟實在就心；誠恐賊人狡計層出不窮，萬一衛護不周，稍有失著，那就對不起死去的大哥了。總而言之，現在避仇要緊，避嫌是顧不得了。嫂嫂和鈴哥兒還在家裏住，實在不妥，總得趕緊遷動才好。我們現在先盤算往那裏躲吧。」

程玉英道：「就是避仇，現在就很爲難！世路茫茫，我娘們可往那裏躲呀！」

魏豪道：「這麼辦！我和黃師傅邱師傅留在這裏看家，嫂嫂帶着錦哥兒，可以在鄉村近處，賃幾間房，……」還沒說完，自己便覺着不妥當了；魏豪眉峰一皺道：「這也不行，地方近了，賊人還是要尋到的，沒人護院還是不放心；地方遠了，可是往那裏去呢？程舅爺，你看可以往那裏避避去呢？」

程繼良更是沒有主意，只是皺眉嘆息。魏豪又問黃邱二人，可有甚麼別的高見？黃鍾麟想了想道：「大奶奶可以帶着少東，往遠處暫避三五個月，這裏的家，就請七師傅和程舅爺照着。」

這似乎是一個法子；但往遠處避難，投親呢，程氏母子都在熱孝期間；身穿重孝，投奔親友，除非是至戚，人家是要忌諱的。程家又是去不得；若到遠處看房，另立門戶，那又談何容易？而且就避到新居去，也須有護院的人，方保無虞。現在事情又很緊急，要是在三五天內，確定了出走的地方，打點了出門的行囊，安排妥一切一切，……這豈是倉卒之間，就能料理好的？現在，最要緊的，還是出走避仇

## 第八 章

的地方，到底往那裏去好呢？

摩雲鵬魏豪又反覆盤算了一回，道：「嫂嫂，現在我看只有一條道好走；解二哥這趟來，曾經說過，要接嫂嫂到保定去。守着鏢局子，一來有人照應，二來這裏也用不着變賣家產；嫂嫂的用度，就可以按月往鏢局支取。這五個鏢局都是大哥一手成辦起來的；有大哥是大哥的事業，沒大哥也是大哥家眷的買賣。解二哥的意思，這鏢局還是接着做下去，維持是由我們大家維持，財東還是大嫂的財東。大嫂到保定，可以說財也有，人也有，比住在這個荒莊，放心多了。解二哥原打算他到清江浦，辦完了賠鏢，回頭來就接大嫂帶着侄兒上保府去。一到保定，大嫂可以住在解二哥院內；有解二嫂住同院，也很方便。就是賊人跟踪尋仇，那裏守着鏢局子，照護也很方便。解二哥大約得六月初才回來，目下情形很緊，依我看我們不要再等他回來了；現在嫂嫂就收拾收拾，安排安排，咱們五天以裏就動身北上。這裏的傢具都不要動，田產就請程舅爺照應着，這所房子也可以借給親友住。好在避仇的事，只要躲過一兩年，賊人連次撲空，便不再來了。那時等事情稍冷，嫂嫂願意回家

，照樣可以回來。」

程玉英聽罷沉吟，黃鍾麟，邱良齊說：「七師傅這麼打算很穩當。大奶奶千萬不要猶豫，這江湖上尋仇的事，歹住就不放鬆，狠毒極了，可大意不得呀。等到禍到眼前，後悔可就遲了。」

程玉英眼望着這院子，六年故居，一旦捨之而去；自己一個年青女人，現在要帶着一個小孩子，遠離鄉井，投託到亡夫的朋友家去，心中實覺不安。但魏豪極力勸駕，說是：「嫂嫂，這不是孤兒寡婦投奔親友，乃是內東到自己開的舖子那裏去。嫂嫂要知道，按買賣道說，我們全是嫂嫂舖中的夥計；按交情說，我們又是大哥的師弟，您是老嫂。嫂嫂不要爲了這個猶豫了。」

程玉英點了點頭，看着程舅爺，手摸着小鈴子的頭，嘆道：「死鬼生前勸我到保定住去，已經賃好房，他教我住兩三年再回來，我只是捨不得這個家。這幾畝園子和地，要不是自己種着，那能有這樣的收成？這些佃戶好難對付哩。我進他們林家時，你大哥只有一頃多地，和十二間房。我那死去的姐姐，就整治不好；把田都

租出去了，年年落個白忙；禳巧年成不好，還得往鏢局要錢。自從我進了門，我就把田地都收回來；僱長工自己種着；才這麼五六年光景，就生發了兩頃地。七兄弟大概也知道，這南鄉五十畝地，和後面這十畝園子，還有東跨院五間房，都是我給置的。這裏頭就是買園子的時候，找你大哥兩次要了五百三十兩銀子，下剩的添地蓋房，都是我自己種地掙出來的。有田自己種，跟租給佃戶種可差多了；要不然你大哥怎麼服氣我呢。你看我衝寒冒暑的，不辭勞苦，自己下地，好容易才創出這份家當；現在教我丟下手，跑到外鄉去；我雖然不是守財奴，究竟心上捨不得呀。要說交給繼良兄弟，我倒不是不放心，不過他年年就跟佃戶惹氣，擺治不好他們。」

說到這裏，程繼良對魏豪說：「七師傅，我這位姐姐，治家務農實在是把好手，誰也比不了。她這兩頃地比我們那頃半田，收成起來簡直強兩三倍。對付這些租戶長工，我實在不行。」程玉英道：「你本來年青，又是個書呆子，你就管不住他們。」

這姊弟二人倒論起家常來；魏豪聽了，說道：「嫂嫂，你是有決斷的人，你這



時撫孤避仇要緊，不要戀戀田產了。」程玉英面容一蹙，浩然長嘆道：「我也不過這麼說說，我是很看得開的。……咳，這惡賊們，真真害得人家難奔！……七兄弟，我帶着鈴兒，上保定去好麼？還是上別處去好呢？」程繼良插言道：「姐姐和外甥去那麼遠，我們很不放心。」魏豪道：「別處往那裏去好呢？」程繼良道：「我姐姐可以到我的岳父家避一避去；昨天我跟他姪子說了一回，他姪子說是可以。娘家離這裏有七十多地，很寫遠，又是小村，人口不多，有眼生的人立刻就看出來，不像臥牛莊這麼熱鬧。搬得再啞秘一點，大料賊人不會尋了去。只要姐姐帶着外甥，在那裏歇個三兩月；姐姐你再親筆寫一封信，催我繼父趕緊回來。他老人家一聽愛婿被害，賊人尋仇，他老人家焉能甘休？是一定要翻回家來的。他老人家太極十三劍名聞南北，籐蛇棒更無敵手；有他老人家一來，他自然保護親姪女，親外孫，還要給姑爺報仇。」

程玉英已給鐵掌黑鷹程岳去信，訃告他愛婿慘死。雖說怕老人家痛心着急，可是到底不能隱瞞；這信早已發過一封了。但是程岳遠在晉南，老人家一時怎能丟下

手底的事，立刻回來？程繼良的岳父又是小戶人家，住在荒村，只有幾間土房，狹門淺戶。保鏢林家若是穿着重孝，再帶着魏豪等三四個護院的壯士，到人家寄居，豈不很扎眼？恐怕不到十天，就鬧得議論紛紛了。所以程玉英擇地避仇，最好還是投奔都會熱鬧地方，沒入人海之中，就不惹人注意了。程繼良這番打算，不過見得他很關切就是了，法子却到底行不得。幾個人商量了好半天，覺得投奔那裏也不便，只有上保定去，還比較妥當。

摩雲鵬魏豪便道：「嫂嫂不用猶豫了，程老伯沒在家，嫂嫂還是上保定去的好。我看嫂嫂儘着這三四天功夫，趕緊把箱籠傢具打點打點。該帶走的細軟，不要過多；笨重不好帶的，可以統統寄存起來，就煩舅爺運到榆樹坡暫存。這房子可以賃出去，或者借給人住；田地現時也不好租了，就煩舅爺給照顧着。若是嫂嫂不打算在保定久住，容事情稍冷，隨時還可以回來。若是在保定住着合適，那就索性把這裏的田產房舍都變賣了，也可以的。現在就這樣趕着安排，等到第三四天頭上，咱們就僱車輛。我和黃邱二位，保護嫂嫂和錦兒，起旱路奔保定。」

程玉英聽了，低頭思索好久，點頭道：「論起來，我一身生死還有甚麼可惜！這種命到那裏也不甜。不過有這個孩子，就把我拴住了。爲了這個孩子，我不能不躲避。唉！我們程家在這曹州府，子一輩，父一輩，住了百十多年；我們雖然沒有甚麼勢力，可也沒人敢堵上門來欺負我們的。我伯父幹了一輩子鑿行生涯，也沒大栽過。如今他的女婿女兒，竟教賊人趕落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；我要是這麼一走，也真給我們黑鷹程家丟透人了！可是要等他老人家回來，又不知那一天；萬一錦兒有個閃失，我的罪孽可大了。七弟，你既然這麼說，我只好躲一躲吧。到了保定，我可是人生地不熟，我可就依靠你們哥幾個了。繼良兄弟，你說怎麼樣？事到如今，我只好這麼辦了，伯伯沒在家，我實在不好上你家住去。弄不好，倒連累了你；那豈不是由婆家嫁禍到娘家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事情已經說開，利害已經分明，程舅爺也不敢強留了。程玉英娘子怏怏的帶着錦兒入內，忙着收拾一切。田產是交給舅爺照看，房子暫且留下幾間，給長工看房人居住，其餘就借給鄰人住。笨重傢具，該封存的封存，該寄放的寄放。臥牛莊的

一切事，都託付了舅爺。家中長工照舊僱用着，種地看家。家中存糧，都用賤價趕着糶出去。值錢之物都裝了箱，存的錢都兌換了銀兩。上下人一齊忙，直忙了三天，還沒有打點利落。魏豪心中着急，催促程氏娘子趕快收拾；「該割捨的割捨了罷；這是避禍，不是尋常的搬家。」

又緊着忙了一兩天，方才歸着得有點譜了。程玉英娘子對程舅爺說，到保定只打算躲避一年半載。只要伯父黑鷹程岳回來，孤兒有人保護，她還是要携子回來的。當時由摩雲鵬魏豪，和黃鍾麟，邱良，督同著長工們，裝箱籠，打行李，一共裝了十幾個皮箱，二十六七個行囊。這東西未免太多了，摩雲鵬只是皺眉。

第四天下午，魏豪面見程氏嫂嫂，問她安排得怎樣；要是明天動身，可行不行？要是可以走，現在就該着僱車輛去了。程玉英忙得暈頭脹腦，揮着汗說：「行李打點好了；就是糶出去的糧食，得後天才能歸上錢。這本來賣得太急，又不是時候，連平常一半的價錢還賣不到呢。」

魏豪道：「這星星點點的，吃一點小虧就算了吧。這幾夜我們總是提心吊膽的

，還是早走一天，早一天安心。」程氏娘子道：「可不是，這個我不是捨不得，只是錢還沒有歸上來。只要把錢收回來，七兄弟你再給兌成銀子，咱們就立刻可以動身了。這些行李，大概得僱幾輛車呢？」魏豪道：「嫂嫂和鈴兒坐一輛轎車，再不然坐馱轎舒服些。行李箱籠也就是兩輛車，連我跟黃邱二人，一共三輛車足够了。」此行既是避難，行李自是越簡單越好，現銀却預備了不少。程氏娘子把她的首飾，和她亡姊的首飾，都找出來，教魏豪變賣了。她從此一洗鉛華，要做嬌婦了；這些首飾既然用不着，都要換了錢。魏豪說：「這個不必在這裡賣，就使要賣，還是上保定賣去好。那里金銀首飾，比這里好出手。」於是將出門所帶的，挑了又挑，一共只打點了四隻箱，九個行囊，兩小箱首飾珍物，和七百兩銀子。還有四百多兩銀子的糧價，這得明後天才能收到。程氏說：「現在可以僱車了。」魏豪便要進城，黃鍾麟，邱良道：「七師傅何必自己受累，現在放着我們兩人，我倆僱去吧。這曹州府城內仁和車驛店，跟咱們鏢店也交過買賣，咱就僱他的牲口車好了。」

到第五天上午，黃邱二人出離臥牛莊，前往曹州府僱車。魏豪留在臥牛莊照應

着，勸程氏母子把重孝脫了，可以暫穿灰孝衣，等到了保定再換。出門的人，身穿重孝未免刺眼。程玉英娘子毫無世俗之見，依言脫去重孝，換了素服，又問七師傅魏豪：「這次遠離故鄉，老鄰居是不是要辭行？」魏豪想了想，賊人火焚靈棚之後，沒有即刻就來，大概回去邀人去了；看這樣子，一時不要緊。不過辭行的話，彼此見了面，不免要問搬到那裏去；還是悄悄一走，不去辭行的好。程舅爺也說：「等姐姐走後，我替你到各處辭行吧。」幾個人又商量定了：如果有人探問，就說是回林鏢頭的浙江老家去，不要說是上保定。

### 第九章 橫江蟹窠門躡迹

這一次糶賣糧食，存放東西，都用得是林程二家自己的牲口車輛；往來搬運，雖然不够用，並沒有找別家借，是免得驚動人的意思。車來車往，連運了好幾趟；鄰人們曉得了，果然又來探問。有的打聽搬到那裏去；有的就說：大娘子要是搬走，這些鍋碗瓢杓，破破爛爛不值一帶的，都別扔，給我們拿去吧，我們用得着。有

的更討厭，這裏上下都忙，他們却鑽進來，口說幫忙，趁便看見甚麼，就要甚麼。不客氣的就自己動手，硬要硬拿，出來進去非常碍事。程氏娘子心上很討厭，又不好的得罪他們；這都是老鄰居，大姊子二姊子的稱呼着，多少還許沾點親；不比都會地方，關門過日子，誰也不理誰。魏豪却看不下去，將臉一沉，把這些男人們都藉詞趕了出去，又把老婆婆們也支走。然後將大門關上，吩咐長工看住了門，再有送行出門子的，不要放進來。

保鏢林這個家只這一搬動，情形頓然改觀。東西廂房都成了空屋子了；正房的木器也空了，只有打好的箱籠行李堆在炕上，屋裏也很凌亂。程氏一面收拾着，見了這情形，心中不勝悽慘。鈴哥兒自從喪後，程氏娘子再不敢放他出去玩耍；此時只教奶姆哄着他在院裏玩。小孩子不住的打聽：「我們這是做甚麼？」說是要搬家。「搬家幹麼呢？」問了這個人，又問那個人。家中什物都翻動了，他又覺得奇怪。把自家的東西寄放到別家，小孩子更是捨不得。「爲甚麼好好的東西，自己不要了，都給了別人？」鈴哥睜着一雙眼睛，看看這人的臉，又看看那人的臉，嘴裏

嘮嘮叨叨的打聽；奶姆信口答音的敷衍他，竟糊弄不住他。奶姆哄他說：「咱們要回老家了。」「哥兒就說：「回那個老家？」答說：「回你的老家呀。」鈴兒更不相信道：「臥牛莊就是我的老家，紹興府是爸爸的老家，榆樹坡是娘家的老家，我們可是回誰的老家呢？」奶姆道：「回紹興府老家；你爸爸的老家，才是你的老家呢。」鈴兒聽了不悅道：「不，不回那個老家。爸爸說過，至死也不回紹興府老家了。老家的人沒有跟咱們好的，你當是我不知道麼？」忽然又想起一事，問奶姆道：「大娘，我問問你，幹甚麼把我的小車也給小福子呢？我還要呢，那是我的鏢車。」這小福子就是程舅爺的五歲兒子，程舅爺聽見了，就說：「鈴兒，你捨不得你那小搖車呀？不要心疼，我再給你拿回來。你是大孩子了，不坐搖車了。」

這一回避難東西帶的有限，家中的男婦也是一個不帶。程舅爺不很放心，恐怕他繼父鐵掌黑鷹程岳回來時，要瞞怨他；對程玉英娘子說：要自己親送姊姊到保定去。程氏娘子當然不肯，程舅爺說：「父親他老人家最疼小鈴外孫；出這遠的門，又是避難，我們這裏一個運行的沒有，父親一定要怪我。要不然。這麼辦吧，程



玉川正要上保定，回頭我就打發他辛苦一趟，路上也好有個照應。」這程玉川就是在鏢局做事，程玉海的弟弟，是程氏的內親；本要秋後到保定去的，現在就教他送行，倒是極其順便的。程玉英娘子一想，這才答應了。

於是把程玉川叫來，程玉川立刻打點好了，當天就住在臥牛莊，也跟着忙活搬家的事情。寫下一封安掛就緒，靜等着車輪僱好，糧價收齊，第七日就成行。

趕到天夕的時候，僱車的人還沒有回來。程玉英娘子找到糜雲鵬魏豪，問道：「這位黃師傅，和邱師傅一清早就去僱車，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？別是他們不認得路吧？」魏豪正懂得一點洋話，拿一條手巾抹着臉，見問答道：「估幕也該回來了，這本家不認得路，常出門，到處在地方也不會誤事。」正說着，只見黃鍾麟邱良言急急的跑進來，一箇個便問：「爺哥兒呢？」程勇爺忙道：「小鈴子在後院呢，車好了嗎？」黃邱二人道：「車僱好了。」只說得一句，便找七師傅魏豪，急急問二人：「怎麼才回來？車僱妥了沒有？」

黃邱二人跑得滿頭是汗，小衫都濕了，向魏豪一使眼色，同到廂房。坐下來，

四顧無人，方才說道：「七師傅，我們僱好了兩輛車；我們擅做主張，車只僱到大名府，已交了一半腳價，叫他們今夜三更把車開來。七師傅咱們趁早走罷。」魏豪駭然道：「怎麼講？你們看見甚麼了？」黃邱二人低聲說道：「賊人又尋來了！」

這一句話却似一個平地焦雷！摩雲鵬不由一震，忙問二人；黃鍾麟喘息着說道：「我們哥倆暗綴了他們一個晚半天，確是賊黨無疑。七師傅，依我說，先勸大奶奶到別處躲一躲。再不然，就是今夜三更時候，咱們保着大奶奶提早走兩天。賊人連咱們出門的日期都訪出來了！」

魏豪大驚道：「賊黨有幾個人？」黃邱二人把手指一比道：「六個至少六個，」又問：「在那兒看見的？」答道：「在車驛店隔壁陞平棧。」

黃鍾麟抹着汗，對魏豪說：「我們哥倆到了府城，就找車驛店。我們熟識的那家，他們竟說眼下不攬長趟買賣，我們只好另僱。直到西關韋馱廟街，才僱好包趙的兩輛轎車，三輛大車。言明腳價先交一半，到地方再交一半。開了攬單，說明後天天一亮，車准到不誤；沿路不許支草料支飯費，也不許帶客貨，直送到保定。只

是價錢還沒講妥；我們正講着，忽從外面進來四個扎眼的漢子，全是暗藏兵刃，進驛馬店，就問：『有姓羅的客人沒有？』驛馬店的夥計答道：『沒有，我們這裏是車脚鍋伙，不住行客。』那四個人並不走，催夥計問問。正在大聲說話，不意驛馬店裏靠南頭一間屋子裏，有一人推門出來答託道：『嚇，哥幾個才來嗎？真有個穩勁。』竟激着四個人進入店內。那時我和邱師傅在櫃房隔着竹簾，把他們看得很清楚，不期而然的覺得很蹊蹺；我們倆就跟櫃上答訕起來。適逢湊巧，這幾個客人談話的屋子，跟這櫃房只隔着一層板；不過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，聽不清；我們又不能做出傾聽的樣子來，還得跟櫃上談生意。就這麼着，也隱約聽見他們念出『臥牛莊』這個地名來。這一來，我們更不敢放鬆了。邱師傅跟櫃上磨價錢，我就側耳傾聽，可是再聽不見甚麼了。」

魏豪便道：「這却可疑，不過這也難斷定呀。」黃鍾麟接着又說出跟踪暗綴之事。兩個人既然留了神，等着跟車驛店講好了腳價，又交了定錢；兩人出了車驛店，到別處繞了一圈，略商量幾句話，重複回來，潛藏在車驛店附近小巷內，暗窺這

四個客人的行藏。耐心的等候了個把時辰，果然這四個客人，又同着兩個人，從車驟店出來，進了一家客棧。在客棧內就擱了好幾個時辰，又出來下飯館。黃鍾麟邱良這才斷續到飯館；也找了一個飯座，坐下來吃飯。却喜這幾個人全都沒有看見黃邱二人的面貌，竟沒有理會。六個人入了飯座，酒酣耳熱，嘈嘈的說笑起來。內有一人竟說出江湖黑話，對同伴講：「相好的，人家葉子萬的細底，我可是摸準了，聽說人家後天，準開碼頭；一挪窩可就更難找了。你們來的還算巧，再晚到兩天，要教那果實帶着秧子扯呼了，嘿，咱們可怎麼交待。幾個人瞪眼看着驚飛了，多麼丟人！告訴你們罷，這幾天人家整車的往外運東西，那是準溜無疑的。」

此人一說，立刻有一個年約四旬的人，向四面閃眼一望；瞥見了黃邱二人低頭吃飯，竟注視了一眼，回頭向同伴說：「念短吧，招子也不放亮點，就信口放籠？」

「吓得黃邱二人只顧端着盃吃飯，越發不敢抬頭了。又偷聽了一回，候到這六人飯罷付賬走後，黃邱兩人方才捏了一把汗出來。兩人一盤算，立刻又找到別一家車驟店，另僱妥一輛轎車，一輛做車。地名不敢直說到保定，暫且先僱到大名府，以免

露出形跡。兩個人然後認準了賊人落脚的店房，慌忙跑回來送信。

趙子手黃鍾麟說罷前情，魏豪面色頓變；半晌道：「黃師傅，邱師傅，你二位也是久走江湖的人，決不至輸了眼。我們的行期，當真教賊人訪出來了麼？」邱良道：「七師傅，你就趕快想法吧！我們在飯館聽得畢真，一點也沒錯。我們這裏東一頭，西一頭，亂存放東西，外面早鬧嚷動了，賊人那會訪不出來？」魏豪又問：「賊黨一共來了幾個人？」黃鍾麟道：「看到我們眼裏的是六個人，恐怕還不止此數，店房裏面還許有同黨。」

摩雲鵬魏豪站起來，在屋中一轉，道：「賊人既然又來了，我們必得趕快想法。可是雙拳難敵四手，我們逗留不走，真有些不好對付了。可是說到走，我們不是眼下還能走得開？你們哥倆一路回來的時候，可曾看出，賊人已經安了樁沒有？」黃邱二人道：「看那個意思，賊人是剛到，還沒有緩開手，要走還是趕緊走。」魏豪道：「那麼，這得跟大奶奶商量了。」程繼良在旁聽得目瞪口呆，聞言忙道：「我去請我姐姐去。」魏豪道：「不必！咱們一塊到正房去。」

魏豪頗勇，程繼良在前引路，率領黃邱二人，一同來到正房。程氏娘子剛剛又收拾了一陣，一見黃邱二人，便問：「二位僱好車沒有？」黃鍾道：「僱好了。」魏豪這才將黃邱二人在城中所見的情形，和緩着對程氏娘子說了，隨又說到打算提早走的話。程玉英一聞賊人追蹤又到，反倒把驚懼之情一掃而空，陡轉了激怒；把手中東西往地上一擲，咬牙道：「好哇，又尋來了！七兄弟，你們看，照這樣子，我們娘兒倆還能逃得出去麼？賊人這麼趕盡殺絕，逃到那裏能成？索性跟他們拚了吧，不用搬家了！」

魏豪忙勸道：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！嫂嫂別這麼想，賊人越這麼狠毒，我們越要跟他鬥鬥，越不教他趁願。我們不管怎麼着，也得把爺兒保全住了，將來好給大爺報仇爭氣。教他看看姓林的，就只剩下孤兒寡母，也還是不容易受人欺負；姓林的還有朋友哩！大嫂，咱們早也走，晚也走，咱們還是趁這機會，賊人乍來，還沒放開手，咱們早早的離開臥牛莊，教他撈不着影。一到保定，就有辦法了。嫂嫂，三十六著，咱們還是走爲上著！」

程玉英嘆恨道：「賊人這麼死纏，一步也不放鬆，只怕我們走不開吧！萬一白擄一回命，逃出來了，又教賊人暗殺上了，在半路上落到他們手裏，還不如死在家裏爽快呢。況且我們人單勢孤，這逃活命避仇的事，我能累誰呢？」

摩雲鵬魏豪眼光霍霍的說：「大嫂放心！我魏豪不是貪生怕死之輩！大哥慘死，我魏豪受帥門的公派，身任護眷託孤的重責。賊人來，賊人不來，保護大嫂母子，都是我的事。我就拚了命，也要做到。」趙子手黃鍾麟，邱良也奮然立起來道：「大奶奶，我黃鍾麟，我邱良，受總鏢頭的恩待，我們情願把這條命賣給少東！你老望安，賊人若是緩來，我們就憑這把刀，跟他招架招架。」魏豪道：「好！大嫂放心吧，現在事不宜遲，賊人既到，行期已泄，我們不要等後天走了。依小弟說：今天三更天，我們就走。」

程玉英道：「但是車呢？」黃邱二人道：「大奶奶放心，我們擅作主張，已經交定錢，把車僱妥了。是僱到大名府，到了大名府咱們再換着僱；一站一站往下走，賊人就沒有法子再跟尋了。」

於是忽忽商定當夜逃亡之策。摩雲鵬魏豪振起全副精神，決計要跟賊人鬪一鬥。爲要穩住賊人耳目，定下了聲東擊西，托梁換柱之計。定規三更天，車到立即登程。將箱籠行李裝入車中，放黃鍾麟，邱良，押車出發，直走大道。却是暗教程玉英娘子，帶着鶯兒，改換服裝，潛帶細軟，於二更半悄走後門，由魏豪保着，先一步行走小路，出離臥牛莊，繞周家莊，奔小辛集；在周莊先打發一個長工，騎着驢在那裏等候。一等到程氏母子趕到，就騎上驢走；再奔五里鋪，到老河套口河堤，就在河堤聚齊。雙方約定，既然分兩路走，賊人便不易捉摸；而且黃邱二人押着一輛轎車，一輛大車，走正路北去；隨行的還有保鏢林家的長工，勢派較大。如果賊人已然在附近安了樁，必先注意大車，就放鬆行人了。就是黃邱二人，魏豪也預先對他倆說好，路上如果情形吃緊，就只管棄車而逃，務必把賊人誘到歧路上才好；以便放鬆程氏母子，好趁機逃走。至於車上的東西，能保則保，千萬不要顧惜；因爲賊人志在尋仇，不在打劫。魏豪又囑咐程氏：「萬一遇上賊人，不管賊人有何舉動，我們看情形來。能躲則躲，不能躲時，小弟我就單獨迎上去，嫂嫂就趁機帶領



姪兒，趕緊潛藏，不要露面，逕奔預定的路線上，等着小弟好了。」程氏道：「七弟，你可不要一味死鬥，不要跟賊人拚命呀！」魏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小弟迎過去，不過是量力而爲，把賊人擋一擋。賊人若少，就趁便撈倒發個出出氣；賊人要多，小弟一定不跟他們力敵，我總要把賊誘到別處去。」誘開了，小弟自然立刻奔回，我是保護嫂嫂和侄兒要緊。」又對黃邱二人囑咐道：「你們二位也是如此，千萬不要逞強，免悞大事。」

囑咐已罷，分頭忙起來。程玉英娘子先把奶姆打發走了，又把長工們該遣去的，也揮淚遣去。魏豪因程舅爺是個文弱人，留在這裏無益有害，遂請舅爺，早回榆樹坡。程繼良意有不忍，眼見這位姐姐和外甥乘夜逃亡，前途有險，自己打算眼看着她們離開臥牛莊，才覺得過繼父。程玉英慘然落淚道：「繼良兄弟，你不要在這裏留戀了，沒有一點益處。我還怕賊人尋不着我們，遷怒到親戚身上。繼良兄弟，你還是趁早回去，趕緊給我那伯父寫信，教他回來給你姐夫報仇吧。白留在這裏填餒，反教我難過。」魏豪也在旁連連催促，程繼良這才揮淚告辭。又叮嚀程玉英

## 第九章

：「抵保定時，務必快來一封信。」那個程玉川，程玉英也想打發他回去，說是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犯不上跟我担這險。」程玉川年輕膽怯，經這一說，也就跟程繼良一同回去了。

展眼入暮，夜暗無星，大家已打點得差不多。摩雲鵬魏豪，曹鍾麟，邱良，各各結束停當，身帶兵刃。魏豪到上房，催問程氏母子，收拾得怎樣。程氏娘子業已收拾利落，一身青色短裝，頭上罩青絹帕，把自己從前練武穿的一雙鐵尖窄靴，登在脚下。打得一個小小包袱，內有她的鞋腳，裙衫，和幾樣女人用物。所有細軟銀錢過於沉重，不好多帶，只得裝箱上車；身邊攜帶的只包着四封銀子，已然不算輕。然後又把鈴哥的隨身衣服也包了幾件，然後又給鈴哥兒脫換孝服。鈴哥兒溜溜失失的，緊隨在他娘身後；娘到那裏，他就跟到那裏。那小孩平素最好嘮叨，今日却怪，睜着詫異的眼，不住的端詳衆人的匆遽神色，半晌才問一句：「娘娘，咱們做麼？」

於是程玉英把鈴哥兒打扮起來；脫去孝衣，長來月白色的汗衫單袴，要給鈴哥

兒穿上。魏豪道：「有深色的沒有？」程氏娘子道：「有。」遂另給翁哥兒換上一身深藍色的小袴褂，和一雙青鞋。翁道：「娘娘，咱們換衣裳做麼？」程氏道：「乖孩子別說話，問得娘心裏怪亂的。」

天到二鼓，摩雲鵬魏豪把應該裝車之物，都已編好號數，點給黃鍾麟，邱良等。告訴黃邱二人：「車一到，立即裝車出發。」又告訴留下看家的長工：「大車一走，你們就趕緊關門上鎖，熄燈睡覺。」看家的長工們見鏢行這幾人神色匆遽，都害怕不敢留守。魏豪眉峰一皺，又跟程氏娘子商量，也怕賊人再度來擾，撲空了就許捉着看家的人，苦刑追問，反易洩漏行踪。遂吩咐看家的人：「既然懸心，就等候大車走了，你們將門倒鎖，一齊躲避躲避。等着過了五六天以後，你們再回來。」衆長工求之不得，都答應了。

然後摩雲鵬魏豪，把一口厚背刀磨得鋒利異常，身佩鏢囊，腰繫小包，雄糾糾的到院前院後一繞。又嗖的竄上房去，往遠處瞭望片時；然後竄將下來，撲到後院，不開後門，越牆跳出來，往外探道，由後面探到前面。五月盛暑，昏暗無光，天



過來，慌手慌腳道：「姨姨！……」

程玉英娘子抬頭一看魏豪，慌忙收淚忍悲，問道：「咱們這就走麼？」魏豪道：「走！」將刀往背後一插，把程氏嫂嫂上下看了一眼道：「嫂嫂這麼打扮，晚上走很好。可是白天的衣服呢？」程氏一指小包袱道：「這裏有。」魏豪道：「嫂嫂，你還沒有兵刃。」

程玉英在家練武，學得是雙刀，可是嫁過來以後，早把功夫扔下了。登時眉峰緊皺道：「我的刀大概在大木箱子裏頭。可是箱子又存到繼良家去了。我還帶傢伙麼？」魏豪道：「有備無患，嫂嫂又不是不會。」程玉英略一低頭，急命黃鍾麟打開一個鋪蓋捲，從裏面抽出兩把劍來。這兩把劍，一把是林廷揚的遺物，一把是林廷揚的仇人小白龍的兵刃；鐵刃無情，恩仇俱泯，如今並擺着放在一處了！但是林鏢頭的劍尺寸較長，分量也重。程玉英把這兩柄劍拿在手內；又不由激動感情，對魏豪說：「這兩把劍遺失不得，要都帶在身邊。」當下，程玉英娘子背上小白龍那

把輕些的劍；林廷揚那把重的劍，教魏豪帶着。

此時月暗星黑，陰雲復重，熱風撲面。既是避仇逃亡，也不能挑燈夜行，只好摸着黑走。程玉英一劍一兒頭過來，低囑道：「鈴哥乖兒子，跟娘走！」寥寥幾句話，滿腹悽戚。由魏豪提包袱前行，程玉英跟着鈴哥兒，悄悄溜到後院；後院是漆黑。黃鍾麟，邱良等人跟在後面相送，魏豪搖手止住，只教黃鍾麟一人跟着關門。鈴哥兒這半晌只有睜着兩隻水伶伶的眼睛，肚裏說不出的覺着古怪。才跟着走到後門，陰風狂嘯，楊葉吹得沙沙作響，跟着落下雨點來。鈴哥兒不由張手把程氏娘子一抱；程氏低聲道：「鈴哥兒別這麼着，這可怎麼走啊？」鈴哥兒向門外張了一眼，忽然說：「娘，外頭多黑呀！」程氏娘子伏身從他的臉道：「鈴哥兒聽說，跟娘走。你是害怕麼？」鈴哥兒又向外看了一眼道：「我，我闖了！」

程玉英娘子不由眼中落下淚來。摩雲鵬魏豪一聽，鈴哥兒要打麻煩；趕緊過來，將小包袱繫在腰間，伸手把鈴哥兒抱起來，對程氏道：「我抱着他走，嫂嫂別難過。」低聲哄着鈴哥兒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是乖麼？你別不要緊，你靠在我肩膀上

，叔叔抱着你走。」鈴哥兒道：「七叔，咱們是搬家麼？」魏豪道：「是是，別說話了。你一鬧，教壞人聽見了，他們可要拿刀剝咱們了。」鈴哥兒把脖頸一縮，立刻不再言語了。這時小雨濛濛，大地陰霾，伸手對面不見掌。多虧程玉英娘子粗會一點武功，走起黑路來，還掙扎得動，院中又是熟路；摸着黑走，展轉來到後門前，後門早已上了鎖，却忘了帶鑰匙。程氏道：「咳，我簡直沒頭魂了，這還得回去找鑰匙。」魏豪忙道：「不用開門了，這面短牆，嫂嫂不可以竄過去麼？」程氏道：「空身人還行。」魏豪道：「那麼嫂嫂可以先竄過去。」忽又說道：「我先過去看看。」把鈴哥兒放在地上，飛身越過牆頭，在牆外說道：「這裏是實地。」遂又竄上牆頭，跨着牆一騎，向下伸手道：「嫂嫂把鈴哥兒遞給我。」

黑影裏，程玉英把鈴哥兒舉起來，魏豪輕輕接過道：「嫂嫂跳過去。」程玉英依言退了兩步，一下腰，嗖的縱上牆頭；手一扶牆，輕輕的竄落牆外；却把手指撮了一下，很有點疼。魏豪從高處把鈴哥兒遞給程氏，不想這麼一來，鈴哥兒很駭怕，竟失聲叫了一聲。魏豪跟着竄出牆外，伸手來接鈴哥兒道：「天太黑，嫂嫂把鈴

哥兒給我抱着吧。」那知鈴哥兒這時，忽然緊抱住程氏娘子的脖子，不肯撒手道：「我不，娘，我睏啦，我跟着你。」

程玉英，魏豪都慌了。一齊低聲來哄鈴哥兒：「好孩子，千萬別出聲。咱們是逃難，你不怕賊拿刀刺你麼？你娘抱不動你，好孩子跟叔叔走。」做好做歹的哄着鈴哥兒；鈴哥兒心中害怕，一定要教程氏抱。程氏道：「我先抱他兩步吧。」鈴哥兒到前面，你可跟你七叔，你不怕把娘累死麼？」魏豪聽外面已有車輪聲，知道大車將到，催程氏道：「嫂嫂咱們趕緊走，別落在車後頭。」那趙子手黃鍾跨在牆上，意欲跳過來相送；魏豪搖手止住，教他速回。黃鍾道：「大奶奶多保重吧。」程氏道：「你們多費心吧。」

程玉英不敢再就悞，抱着鈴哥兒，從昏暗中，深一脚，淺一脚，往前搶。魏豪帶劍持刀，緊緊隨着，從小巷走過去。這小巷更黑，兩個人只是循着牆，一步一步緊走，彼此相隔三四步。將到巷口，程玉英娘子抱着鈴哥兒，眼望前途，湧身便要出巷。魏豪很着急，剛要伸手攔阻，却又縮回來。心想：「嫂嫂還是名武師的姪女，



怎的這麼不檢點，連一點防敵夜行的規矩全不懂？」又不好出聲阻止，一個急勁，摩雲鵬魏豪從後面騰身一竄，由程玉英身旁直掠過去，橫身把程氏擋住。程玉英冷不妨嚇得「叻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怎的了？」魏豪低聲道：「噤聲，止步！」

這巷口外轉角處，通着村口，繞出來却正對着保鏢林家前門的西牆。魏豪向外偷窺了一眼，黑影中聽得咕碌碌的車輪響，遠遠閃着昏黃的燈光，料是黃鍾麟，邱良所僱的大車來了。魏豪回身低告程玉英道：「嫂嫂不要這麼走路，你要留神，要看清楚了前途再走。我在前頭吧，嫂嫂隨後跟着。幸而這是咱們僱的車來了，若是路上眼生的人，就露了相了。」程玉英方才省悟過來。魏豪又低囑幾句加小心的話，又教程氏：「一路上行止緩急，千萬看他的舉動行事。遂引着程氏娘子，貼牆匿影而行。」

才走出不多遠，正要拐過轉角，奔橫街，出村口；忽然聽見前面近處，似有噓噓彈指之聲。摩雲鵬魏豪心中一動，急忙止步，回轉來，教程玉英藏在一個人家門洞裏，攪着鈴哥兒，千萬噤聲，自己把包袱也放下。程玉英駭然要問，魏豪急忙止

住；掣出刀來，躡足溜過去，貼牆側耳，再聽時，近處又沒有動靜了。只聽得簌簌的細雨聲，衝破了沉悶空氣；遠處却聽見大車咕碌咕碌，一輛跟着一輛，由遠而近；約莫方向，恰到林家門前停住了。跟着聽見兩個車把式互相問答：「是橫街第四個門嗎？」「錯不了啊。」跟着聽見敲門問戶：蓬蓬，蓬蓬！「勞你駕，這裏姓林麼？僱車沒有？」

摩雲鵬魏豪才把一塊石頭落了地：「是車來了。」往外探了探頭，便要轉身找程氏速行。忽然，聽見車聲驟住，一個沙啞的嗓子失聲叫道：「嚇嚇 那邊那是麼呀？吳老根，你瞧瞧那邊像個人不來？」另一個腔口接聲道：「別瞎炸了，黑咕隆冬的大雨天，有他娘的啥人？天熱澆着涼快不成？」這問答可想而知：是兩個車把式。沙嗓子仍然固執的說：「你瞧吧，鐵是個人就結了，別是拉巴巴的吧？喂，我說，誰在那邊啦？你瞧着，我拿磚頭投一下。……」

一個生疎冷澀的外鄉口音道：「少管閒事，找個錘！趕你的車去吧。」……沙噪子嘎的一聲，跟著咕噥道：「幸虧沒投，我說是個人不是！……唔！怎麼還不

門？沒錯呀？喂，借光二哥，姓林的住在這裏沒有？你們僱的車來了。」跟着蓬蓬，又一陣砸門。

七師傅魏豪驚了個毛髮皆豎，事情明擺在這裏，仇人跟着車綴來了。但望他是洩道，不是全夥。可是：咳，只好盡人力，聽天命，闖着幹。大車箱籠行李，雖有黃鍾麟和邱良，這豈是賊人的敵手？自己勢難兼顧了。有心回去警告黃邱二人，先不要走，可是程氏母子還在那邊藏着哩。……魏豪咬牙切齒一狠心，只得不顧一切，急忙的撤身回轉，躡足伏腰，溜回小巷，來尋程氏母子；隱隱約約又聽見黃邱二人的開門聲。魏豪暗嘆一口氣，忽又聽見大聲的喊叫：「相好的，你們這是幹甚麼？你是要找誰？」這聲音是邱良，又聽見呼喝道：「把招子放亮點，朋友少動這一套！」這是黃鍾麟。

魏豪到底丟不下，又停步側聽，聽見連聲的冷笑：「官街大道，爺們誰也不找，願意在這裏泡泡。」又是幾聲冷笑。跟着脚步聲起，由前邊往這裏走來；伏視人影，恰是兩條。兩條人影一左一右，溜溜幌幌，奔橫街去了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橫

江離米壽山，一個叫黑牯牛蔡大來，正是飛蛇鄧潮的黨羽。

魏豪暗道：「糟！」

第十 章 青紗帳冒雨夜奔

摩雲鵬魏豪怒交加，容得兩個人影離遠，急抽身回來。程玉英娘子潛藏在人家門簾底下，半跪半坐，摟着鈴哥兒，附耳低聲哄着他，怕他出聲磨煩。鈴哥兒雖然害怕，又很瀟灑，竟把頭偎在娘的懷內，乖乖的一聲也不響。細雨濛濛，越下越緊，母子倆的衣服都淋濕了。陰雲濃重，天氣反顯得悶鬱。魏豪奔到面前，俯身低告程氏：「忽遽間不遑細說，只說得兩句話：『橫街子走不得了，有人卡上來了！我們快統奔那邊小巷吧。』」

說罷，不容程玉英答話，魏豪伸手接過鈴哥兒來，低囑道：「叔叔攆着你，你別出聲。」蹲身把鈴哥兒措好，又勸上搭包，兜住了鈴哥兒，跟着說：「嫂嫂快跟我來。」伏腰一竄，撲到對面又一條小巷內。程玉英改提包袱，也跟蹤竄過來。這小

巷曲折狹窄，祇能容兩人並行。天黑不辨路徑，土路已被雨淋得半濕了；兩個人喘喘急行，磕磕絆絆，越怕有聲音，聲音偏大。程玉英魏豪張惶四顧，又不敢慢走，又不敢急奔。一路提心吊胆，不一刻，來到小巷盡頭處。

出這巷口，迎面是一道斜坡，坡外便是田野地了。魏豪把錦哥兒交給程氏，不敢逕出巷口，飛身竄上巷內民房；隱身後，先向外一探看，似乎並沒有人。又辨了辨方向，揣了揣地勢，重復竄下來，暗向程氏一指前途；要從小巷溜出去，傍着土路斜坡，奔前面莊稼地；斜抄過去，繞回後莊。再從人家田地裏，穿小徑往西繞，再往北繞，再奔周莊。

程玉英道：「那不太繞遠了？」用手一指直徑道：「這麼走，豈不省好幾里路？」魏豪搖頭不答，只向程氏一點手。程玉英只得悄悄的跟着魏豪，順斜坡走到田邊。聽得村中一陣陣夜犬狂吠之聲，兩人不禁回頭望了望，也還沒有甚麼異樣的動靜；略為放點心，走上大路。斜抄着走，剛走出不到半箭地，前面便是臥牛莊一股小岔道，也通看莊內。突從岔道前，村口民房上，嗖的竄下兩條黑影來，叭叭的連

聲擊掌；跟着從旁邊暗閃，也竄出一條人影；跟着從村口對面岔道空地上，也竄出一條人影；四個人影互相鼓掌，往一處湊攏來。分明聽見說出切語來：「併肩子，點兒出窩了！」

危機四伏，摩雲鵝魏豪情知事壞！急急的一扯程氏，低聲說：「莊稼地！」三個字才吐出唇邊，程玉英微微一怔，早被摩雲鵝魏豪抬起一隻手，往程氏脇下一推，跟踉蹌蹌，立刻的不管道路坎坷，一頭鑽入田地內。立刻的被那人影看見，互相招呼道：「在這兒啦！」程玉英吓得毛髮悚然，掙開魏豪的手，嗖的把劍拔出來。魏豪發急道：「使不得！」又一拖程氏，直往高粱棵深處，鑽了進去。也不管脚下磕絆，也不管臉上被高粱葉刮劃，只是埋頭前進。那四條黑影，已有三條黑影如飛的追撲過來；那另一條黑影，反而折入莊村去送信。

這三條黑影直抄過來，向着高糧地叫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你估量着你逃得出去嗎？爺們早料到了，早已給你們處處安下樁了。趁早滾出來吧，鑽高糧地還算甚麼人物？」

三個賊人對着高糧地叫罵，魏豪和程玉英早已連連奔竄，鑽入數丈以內。分拂着禾莖高桿，儘往裏面急走，未免一得高糧桿葉刷刷拉拉的響。幸而雨勢越來越大，雨打田禾，也發出一片簌簌沙沙的聲音來，把兩個人奔逃的拂踐的響聲，遮亂不少。賊人在田外尋踪追聲，一疊聲辱罵。程玉英和摩雲鵬魏豪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程玉英尤其驚恨痛怒。在黑影中，程玉英忍不住伸手來摸索魏哥兒。魏哥兒這小孩子伏在魏豪背上，吓得把一雙小手，緊緊的摟住魏豪的脖頸，魏豪幾乎被他勒得喘不出氣來。程玉英扯着魏豪的衣襟，低聲說：「七弟，我們豈了，跑不開了！」魏豪怒道：「不要聽他們那些詐語，咱們闖着看！實在躲不開，嫂嫂擋着魏哥兒走，我就出去跟他們拚拚，也能擋他一陣。」

兩個成年人，一個小孩子，不遑擇途，索性在高糧地裏亂繞。三個賊人在外面醜詆毒罵，要誘得魏豪還口出聲。魏豪豈肯上當？一言不發，只顧急走。高糧桿的葉子也很鈺利，拂面如刀。魏豪手分禾桿，往前面鑽；一換手一鬆把的時候，高糧桿就崩回來。不意偶一鬆手，崩回來的高糧桿把魏豪的臉掃着一下；魏哥兒失聲

喊叫道：「娘娘，七叔扎着我的臉啦。」

這一句話，程氏娘子吃了一驚；當是魏豪持刀開路，悞傷了銘哥兒。魏豪也吃了一驚；這麼一喊，定叫賊人尋聲知蹤了！果然外面的賊聞聲向這邊兜過來，譏罵道：「果然是你們，好好好！相好的，接傢伙吧！」頓時間，一陣暗器隨着驟雨，紛紛往裏面亂打過來。方向雖不很準，也很驚人，黑影中更不好防躲。魏豪顧不得許多，捂着銘哥兒的嘴，急忙改變方向。程玉英也忙挨過來，要接抱銘哥兒；腳下一滑，險些栽在魏豪身上。魏豪又吃了一驚，急回手扶住，低問：「嫂嫂受了傷麼？」程玉英忙說：「沒有，你把銘哥兒給我吧，他儘叫喚。」

摩雲鵬魏豪不答，獅子似的一把將程氏右臂抓住，左手持刀，右手拖定程氏，身後借定銘哥兒，搶步向前飛奔。忽然聽嚶的一聲，打來一件暗器，竟貼身不遠的掠過去。暗道一聲不好，急急的緊走了幾步，忙將銘哥兒解下來。不敢再措在背後，恐銘哥兒受傷；便將銘哥兒移在胸前。移好了，一拉程氏，再往前走。

雨聲瀟瀟，電光閃閃，禾稼桿隨着人踪亂搖，連發出刷刷拉拉的響聲。天色沉黑



賊人未必聽得見，看得準，魏豪等却未免自己心驚。三個賊人在外面釘着，不時用暗器往裏瞎打。惱得魏豪恨不得奔出去，與賊拚命，然而這又使不得。只得在田地裏亂鑽，轉眼間，快走出高糧地的盡頭處；中間有一條道，道路那邊又是黑忽忽的一片莊稼地。魏豪到此，暗作計較；急叫程玉英止步，把鈴哥兒重放下來。程玉英以爲魏豪累了，伸手便要接抱。魏豪急忙道：「嫂嫂別抱！」摩雲鵬魏豪重將搭包展開，往下兜了兜，仍將鈴哥兒揹在背後。把一件暗器藏在手下，然後對程氏說：「我們要往外闖了，嫂嫂千萬留神外面，跟着我走！」又低囑鈴哥兒：「鈴哥兒，不許出聲！」

摩雲鵬魏豪走到田邊，往外探頭，覷定對面，嗖的一個箭步竄出去。程玉英把刀一順，也嗖的一聲，跟踪竄出去。

程玉英剛剛竄出去，三個賊黨，已有一個賊人繞到這邊來截堵。見影綽綽有人一竄，這賊暴喊一聲：「併肩子！點兒在這裏呢！」立刻揮刀進來，一聲聲的招呼同伴：「喂喂，快過來，又鑽高糧地了！」於是田地後邊，登時有人應聲奔到。

截住他，截住他！」一聲聲亂喊。

摩雲鵬魏豪才竄入玉黍地內，急忙回頭一看，見程玉英娘子竟被賊攔住。程玉英張惶失措，竟翻身要往回退；賊人趕過去動手。程玉英復又省悟過來，掄劍狂喊道：「七兄弟，我把鈴哥兒交給你！」突然竄出，她竟要與賊拚命。魏豪越發着急，怪叫一聲撲出來，一抬手，嗖的一枝袖箭射出。賊人一閃，魏豪身指着鈴哥兒，竟橫刀上前，掄刀便剝，口中喊：「嫂嫂快快來！」

程玉英奪路跳過來，用劍一分玉黍桿，急急的一抹地竄到田裏面。又不放心鈴哥兒和魏豪持劍翻身，復又探出頭來往外看。摩雲鵬咬牙切齒，一連六七刀，賊人不能抵敵。被魏豪嗖的又一袖箭打來，喝罵道：「惡賊看箭！」賊人急忙一閃，地上微濤，賊人一斜身跌倒。魏豪趁勢挺刀便往下扎，賊人霍地滾身躲開。魏豪狂吼一聲：「再看袖箭！」虛將手又一抬，賊人往下一退，魏豪回身竄入玉黍地。程玉英招呼道：「我在這裏！」魏豪奔過去，急借程氏，往田地深處便鑽。

那賊吃了虧，越發的打胡哨，催同伴上前；那兩個賊黨已從高糧地後，繞大路

繞過來。但是一步來遲，魏豪程氏已遠遠的逃走。三個賊人叫罵着，戀戀不捨，循着莊稼地，緊緊跟蹤。口中一疊聲的打胡哨；隱隱的聽見臥牛莊莊內，已有胡哨聲遠遠應答。

雨勢漸大，雷聲殷殷，狂風突起，牛毛细雨一變而為驟雨；漫天空陰雲，時有一條條電光橫空閃灼，氣像倍覺驚人。賊人借着閃電之光，來尋看搖動的禾桿；要從禾桿的搖動處，搜索男女三個亡命客的形踪。但是，適有天幸，風勢漸大；吹得莊稼都東搖西擺；魏豪程氏的形踪，只能隱約猜度，不能確實指出。

魏豪等慌不擇路，拚命奔逃；更僥倖的是一片片青紗帳，搭救了他們。於是一展眼間，覺得賊人距已漸遠。起初賊人儘只打圈繞，現在却相隔有十幾丈遠了。賊人竟尋錯了方向，魏豪程氏暗暗慶幸。

可是不一時，青紗帳走盡，前面展開了一片荒原亂草。通過荒原草地，再走三五里，才是周家莊。糜雲鵬魏豪，程玉英，和錦哥兒，三個人通身都已濕透。程玉英更是氣喘吁吁，熱汗淫淫，緊走兩步，追問魏豪道：「怎麼樣？咱們逃開了罷

？」

摩雲鵬魏豪不遑答言，搶步往外探看；黑魆魆的尋丈以外，任甚麼也看不清；只有電光閃過的刹那頃，可以匆遽看見附近的景物。魏豪心想：「我看不見他們，他們也自然看不見我。」回頭來對程玉英說：「嫂嫂還走得動不？」程玉英道：「還行。」魏豪道：「那麼我們還得緊走。你瞧這曠野難闕，我們還沒離開險地呢！」摩雲鵬這才領着程玉英娘子，賈勇犯險，竟離開青紗帳，逕投奔周家莊。

程玉英覺得鈴哥兒教魏豪措了很遠，意欲接過來，又要教鈴哥兒下地，領着他走。魏豪不可，連連說：「嫂嫂快走罷！」攆定了鈴哥兒，東張西望，冒雨突入曠野，走得比前更快；程玉英持劍緊緊相隨。幸有一片片青紗帳，高低遮掩，不一刻摸進了村子口。

已到村口，遠遠聞得賊人奔馳呼嘯之聲；似還圍着那青紗帳旋轉。兩人如釋重負，都吁了一口氣。趁這機會，摩雲鵬急忙將程氏母子引到村內人家門洞內，把鈴哥兒放下來。各人身上都可以擲出水來，鈴哥兒被雨澆得尤其可憐。但這小孩子一

聲也不言語，半晌，才摸着程氏的手，啞聲的低叫道：「娘娘，你在那裏啦？」程玉英摟住鈴哥兒，又不禁落淚。

三個人歇得一歇，程玉英把小包袱打開，拿出一件稍爲乾燥的衣服來，要給鈴哥兒換上。不意村舍都喂養着狗，風雨中吠聲稍寂，此時忽聞人聲，竟有幾隻狗隔門縫亂叫起來。跟着引動野犬，圍上來一遞一聲的叫喚。氣得程氏發狠道：「怎麼這個畜牲也欺負起我們來了！」糜雲鵬更是着急，恐將賊人引來，遂把刀交右手，往前一縱身，低聲微叱，刀花一轉，將羣狗趕開。這羣狗跑着，叫得更厲害了。魏豪急遽的說：「不好！這羣狗却是麻煩！嫂嫂快領着鈴哥，往那邊小巷子裏避一避，我把這羣狗引開。」方才轉身，又扭頭道：「嫂嫂可別離地方，我這就回來。」

程玉英便俯身要抱鈴哥，鈴哥兒忽然說：「娘娘，你領着我，我自己走。」母子二人，依照魏豪的話，進了斜對面小巷，將身藏好；羣狗還是對着他們狂吠。魏豪持刀亂趕，把羣狗引到村南頭去；魏豪這才飛身竄上一座房舍，向村外窺看賊踪。電光一掠，竟看見曠野上，恍忽有幾條人影。這一羣野狗狂吠，當真做了賊人尋

仇的引線，羣賊逐吹聲，竟搶奔村南追尋過來。

摩雲鵬魏豪恨怒萬分，連竄過幾處民房，急忙的飄身竄下平地，如飛的奔尋程氏母子。來到狹巷，對程玉英說：「嫂嫂快起來，這羣狗果然把賊引來了！」程玉英失聲叫了一聲，急忙從門墩上站了起來，便要抱鈴哥兒。魏豪如何肯？急說：「還是我來吧。」鈴哥兒更忍不住帶哭說道：「娘娘，我自己走吧，帶子勒得我疼。」

魏豪方才曉得是抄包勒得太緊了。忙哄他道：「好孩子，咱們兜鬆點，你不知賊又追來了麼？」急將鈴哥兒重復措好。因見賊人奔來的方向，大概是從東南兩面撲進來；這小村，只有東西，南三個路口，魏豪遂引程氏搶奔西口。繞小巷一路紆迴，走不多遠，好像這周家莊，竟成了惡狗村似的，不知怎麼的，又引起幾隻狗亂叫。魏豪異常焦灼，程玉英也很驚恐。正在要藏不敢藏，要躲怕躲不出去的時候，突然間聽見賊打呼哨的聲音。

雨還是濼濼的下，電光還是一道一道的打閃，雷聲在西北角沉沉的響，風勢也還不小。魏豪不知賊人來了多少，恍忽看見橫穿曠野過來的，至少也有四五個人。

若自己這邊，僅也兩個大人，還可支持的了，如今帶着一個小孩，却是萬難的了。

摩雲鵬魏豪急得二目如燈，張惶四顧，倉卒間陡生一計。急忙引着程玉英斜穿小巷，尋到一家沒狗的村舍，越過一道短籬，掩入人家的柴棚以內。外面的野狗既散復聚，又跟過來，對着門一聲兩聲的嚎叫。摩雲鵬忙囑程玉英，屏息潛藏；外面無論有何動靜，千萬不要出來。程氏道：「你呢？」魏豪道：「我麼，咳，還得把狗引開！」

摩雲鵬魏豪立刻持刀竄出，把這幾條狗都趕到一頭，然後自己撒身飛跑。果然狗子慣追逃人，立刻成羣的追了過來。魏豪越發飛跑，把這三四條惡狗，直引到村南；這才飛身上房，從房上溜了回來。

但是，摩雲鵬魏豪雖然把狗誘開，外面的賊人，都已尋聲趕到。摩雲鵬潛伏在一家房脊上，一道電光過處，已然望見兩三條人影，驟從南口撲入村來。摩雲鵬魏豪隨起急智，不敢再尋程玉英，順勢只一溜，溜到人家院內。剛剛的藏好身形，便聽見吹聲大起，跟着一聲慘嗥，似有一隻村犬已被來人所傷。摩雲鵬側耳傾聽，覺

得這些賊人已入村中，動靜很大，好像有七八個人似的。

賊人這回尋仇，來的人很不少，一共有十六個人。但是分路下卡，未免把勢力分散開了。綴着黃鍾麟邱良的，追逐魏豪程氏的，從臥牛莊起沿路把風的，十六個人，倒分成五夥；因此魏豪程玉英携幼逃亡，才比較容易。當下撲進村來的，實際才只三個人，另外兩個人是在村口把着。這三個人口打胡哨，有的竄上房，有的在平地上搜尋，越引得羣犬亂吠。

摩雲鵬潛藏了一會，覺得賊人似已搜過去了。他放心不下翁哥母子，急忙持刀溜出來，往來路上尋找程氏。剛剛的來到小巷口，似有兩團黑影，正在拚鬥。魏豪吃了一驚，忙叫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黑影中一個人銳聲叫道：「七弟快來，我受傷了！」

魏豪登時一哆嗦，忙一擲手中刀。飛身撲過去，刀尖一展，照賊人猛砍。那動手的賊一見敵人來了接應，虛幌一刀，抽身便走；却吱的一聲，連打了幾個胡哨。魏豪大驚，急橫身遮住，擡頭蓋頂，揮刀急攻。賊人橫刀一架，魏豪把刀一緊，用



滾手刀，「金絲纏腕」，一翻腕子，刀尖點中敵人左肩。一咬牙使力，嘸嘸一下，把賊人的肩胛穿透。賊人「哎喲」了一聲，急翻身往牆根一竄，還想躍房遁走。程玉英一聲不響，從賊人背後掩來，雙手掄劍，直劈下去。嘖。鮮血四濺，立刻把賊人卸倒在地上。賊人又一聲慘叫，滾了滾；程玉英趕過去又一劍，賊人不動了。

魏豪忙叫道：「嫂嫂，行了。鈴哥兒呢？」程玉英霍然道：「還在院裏呢！」魏豪道：「快着，咱們趕快躲，賊人一會兒必定來。」程玉英先行，魏豪緊隨，在另一人家門道中，尋着了鈴哥兒，已然把鈴哥兒吓壞了。莫說程氏悽慘，就是魏豪也甚心酸；小小的孩子吓得捂着眼假在門隅，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魏豪把鈴哥兒抱着，也不顧得慰哄，却問程氏道：「嫂嫂那裏受傷了？你藏在柴棚裏，是怎麼又出來呢？」

程玉英喘吁吁的說：「咳，我藏得好好的，等你老不回來；柴棚子人家有一個老頭子直咳嗽，要開門出來似的；我怕教他堵上，鬧了起來。我只好抱起鈴哥兒，剛溜出來，沒等着藏好，就從那邊房上，竄出一個人影。我當是你哩，我就一打招

呼；誰想這東西撲了過來，裏手就給我一刀，我才曉得誤把賊招來了！」

摩雲鵬聽完，暗暗叫苦；嫂嫂到底是女人，怎麼一點防身機智也沒有？忙截住說道：「嫂嫂的傷要緊不要緊？」程氏道：「還不得的，幸而我躲得快，又連發了兩支袖箭，僅只臂上，教這東西劃了一下子。」說時，自將衣襟撕下一條，把傷口縛住。看了看賊人，橫屍在地，一動也不動，略解心頭之恨。向魏豪問道：「追來的就是他一個人吧？你看前途不要緊了吧？」摩雲鵬搖頭道：「怎會一個人，至少也有三四個！他們在村口還把着兩三個人呢。進村搜來的，連這個也有三個人。」程玉英一聽，不由一怔，立刻覺着左臂痛澈心腑；急口的問道：「咱們怎麼着呢？」摩雲鵬魏豪忙說：「賊人只把着西口南口，咱們繞奔東口。」

立刻的，魏豪聽起了鈴哥兒，掩護着程氏，仍從小巷繞奔村東。這時羣犬狂吠，正聚在村南頭；魏豪躲着吠聲，貼着村子往外繞。低囑程氏：「嫂嫂千萬不要再這麼慌張了！藏好了地方，千萬別調動。賊人趕盡殺絕，斷不會放鬆一步的。我們圍着看；如果圍得出，我們就改道先奔柳樹崗，再殺小辛集。」程玉英踉踉跄跄的

跟着，通身雨淋，左臂奇痛，好像有點支持不住，對魏豪說：「萬一前途再遇上阻撓，只可由我上前，跟他們拚，七弟你背着鈴哥兒，儘管先逃，不要兩就悞了。只要你把我們鈴哥兒救出去，我們林家就算有後了。我看我們還得這麼辦！」

摩雲鵬魏豪回頭道：「嫂嫂振起精神來，不要氣餒呀！」摩雲鵬自覺剛才的話，似乎勾起程氏煩愁了，遂又悄聲的鼓舞她道：「嫂嫂你看，咱們這就出離周家莊，賊人竟沒有追來，嫂嫂曉得麼？你把那個賊撈倒，好極了。他們來了一幫，一進村忽然短了一個人，他們一定顧不得儘追咱們；他們一定先要查齊了自己的人。死人不曾打招呼，他們說不定怎麼瞎摸呢。等着把死屍尋找着了，他們又得設法子昇救，又得疑鬼疑神的自己先亂一陣子；咱們可就鬆緩開了。嫂嫂放心，險關已過，咱們可以說逃脫出來了。」程氏歎道：「那能那麼容易？」魏豪一指前面道：「你看前邊的濃影，很像是柳樹崗子。嫂嫂是不是累了，要想歇歇？咱們奔到那裏，藏一會歇歇再走也使得。嫂嫂你得放寬了心，你我從虎口中脫逃出來，最難得的是鈴哥兒，他一點也沒受傷，他也沒哭沒鬧，這孩子真教人心疼。」鈴哥兒此時正磕

## 第十 章

睡，聽得叫他的名字，伏在魏豪的背上，喃喃的說道：「娘娘，我沒有說話。」

程玉英咬牙提劍而行。當此夜雨荒郊，避仇負傷，雖說略會武功，究竟女人心窄，一時氣短起來，恨不得託孤自刎，免落仇人之手。經魏豪一陣激勉，又見愛子安然無恙，遂把眼淚拭去，勉自振勵着說道：「唉！我們走一步算一步吧！只是，我這胳膊上，想是沁進雨水了，很有點疼，火燒潑刺的。」摩雲鵬道：「嫂嫂的傷一定不輕。」可是黑夜中，又不好敲火看傷。畧一思索，對程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索性到前邊避一避，我倒帶着刀創藥呢。」又道：「我還有一招，賊人當真追逼不捨，到前邊咱們還是無法脫身的時候，我們索性投入小辛集，把那裏的聯莊會驚動起來，那時我們再想脫身之計。」

程玉英微唱道：「傷不傷的，倒沒甚麼，但是我們走得這麼機密麻利，到底教他們逐步跟綴過來；我怎麼想，也覺得脫身不易。可是爲了死的，活的，我又不能不掙命。祇不過太累墜七弟你了，我娘們心上怎麼下得去？給哥兒，你要好好的記住了今天。你七叔救咱娘們，可真不容易。要不是七叔，那還有你的活命？你的娘

也就死在仇人手裏了！你沒有見那個賊，剛才拿刀砍娘麼？」

摩雲鵬魏豪慘然道：「嫂嫂快不要這麼說了，他小孩子家，倒沒的教他害怕！」不想兩人這麼疾走悄說着，鈴哥兒這個小孩子，經這通夜的逃亡，早已暈極了，迷迷忽忽，伏在魏豪的背上，竟睡過去了。魏豪這一回，用搭包把他兜得比較舒適，小孩不能熬夜，任上面夜雨淋漓，下面奔馳顛頓，他居然傾着個小頭，雙手攬着魏豪，睡得呼呼的。夜雨已久，便覺得遍體濕漉漉的寒涼。程氏娘子緊走了幾步，低低叫了一聲，又跟上去摸了一把，鈴哥兒的手臉冰冷，額髮濕透。程氏忙將一件小衫，給鈴哥兒搭在上身，聊以護雨，但已淋透。忽想起包袱儘有隔潮的油布，匆遽中忘了使用，忙叫住了魏豪，打開包袱，取出油布來，把鈴哥兒輕輕蒙上，可惜是蒙晚了。程玉英暗嘆：「鈴哥兒這孩子怕是凍着了。這萬惡的賊們！」還有這萬惡的天氣，竟也像仇人一樣的專跟人作對；這時候，道上越發的泥濘了。程玉英娘子雖然健壯，却是身在喪難之中，像這麼冒雨疾行，也是越來越支持不住了。

兩個人冒險潛行，繞出周家莊，借物隱形，迂迴奔避，不一刻又穿過了幾片青

紗帳，四顧無人，方才放緩了脚步。兩人約摹着方向，往柳樹崗子奔走；不敢走大路，只一味斜穿田徑，單挑黑道僻路。約摹着走過的里數，覺得也有六七里，該着到了。可是遙望前途，一片片黑影起伏，還是無窮無盡的青紗帳；盡目力所及，迎面望不見村莊。在左邊影影綽綽，到像個小小農村。

糜雲鵬魏豪攜負給哥兒，腰繫銀包；給哥兒倒不顯着多麼壓人，這銀包不過四百兩，却越走越沉重，覺得非常墜手。程氏幾次要接孩子，魏豪全都拒絕；只將銀包交給程氏。魏豪少年英勇，依然支持得住。只是程氏嫂嫂，脚步踉蹌，跟隨在後，隱隱聽得鼻息咻咻發喘。魏豪心中有些不忍，又覺得這一陣亂鑽，單尋黑道走，恐怕是走錯路了。又走了一程，估量時候，三更早過，回頭來低語道：「嫂嫂，咱們越走越不見柳樹崗子，我看東面好像是的；再不然，也許是別一個村莊。」說着尋一個較高的地方，登上去，借閃電之光，極目眺望，隨說道：「那邊確像個村莊。賊人却没有追來，也許真個的把他們甩開了，他們忙着救死人哩。嫂嫂估量着怎麼樣？要是走不動，我們就投奔到東邊那座小村裏去，試着借地尋宿。」

程玉英見魏豪忽然走上高坡，正自訝怪；聽魏豪這一說，原是他怕自己累了。忙道：「不要緊。七弟你直擋了錢哥兒一夜，他倒睡着了，你一定很累了。要是不碍事，我們就歇一歇。」又張目四顧道：「咱們也走出這麼遠了，咱們這可是好容易才逃開了賊人的耳目；可是的，賊人不會再追來吧？」

魏豪心知程玉英怕再遇上賊。看這地勢，如要投奔那座小村，雖然是在東邊，却好像又往回翻似的。摩雲鵬道：「賊人追不來了，投小村可以使得。」程玉英卻疑着說：「像這麼慢慢的往前溜，我還勉強對付得了。萬一再遇上他們，七弟可估量着點，若教我再像那麼拼命狂奔，我可有點來不及了。這包裹別看不重，越走越沉。道又太滑，腳底下沒根似的。」纏足婦人雨天走急路，順着勁緊行還可以，要是摸着黑，一步一試的瞎闖，覺着一溜一栽，非常的吃力。幸而程玉英穿的鐵尖窄靴，若不然，奔馳在田野膠泥地上，一步一陷，恐怕早把鞋沾掉了。兩個人都已疲勞，低聲商量着，終於打定主意，試奔東面，投荒村借宿避雨。

才走了一箭地，程玉英忽然想起一件難事，對魏豪說：「我只怕這一歇就更乏

了，今晚上再走更難。若是投到村裏住一宿，這裏又距賊太近，怕他們搜過來。明早白天再動身，我怕一個不好，又碰上他們。」魏豪鬪然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想到了。我們投到那邊村子裏，天這麼晚，叫門投宿，就不大容易。好容易驚動人，把門叫開了，咱們就不能歇一歇又要走；總得說是探親遇雨，要在這裏尋宿。」程氏道：「咱們這種打扮，那像投親的呀？」摩雲鵬魏豪道：「那不要緊，我們一到村中，就可以先換上長衣服，把兵刃藏了，就怕小鈴子信口說出實話來，我們可以囑咐好了他。不過嫂嫂說的很對，我們一尋宿，就留了形跡；明早就是個不上賊人，他們也容易屐着脚印，根掉我們了。這倒是個難事。」

程氏一聽魏豪也說出爲難的話來，不由一楞。她實在深盼投村尋宿，暫緩一緩氣力，並且敷藥裹傷。當時失聲長嘆道：「又累又不敢歇，這可怎麼好？要不然，咱就拚命往前趕吧。可是，又怕道不對！」

摩雲鵬勸慰道：「嫂嫂也不要太過慮了。咱們還是到村裏，一面借宿，一面問路。我們可以把話編好了，我是您婆家的兄弟，您是嫂嫂，住娘家去了。我是因爲



哥哥有急病，來接嫂嫂回家，半道上遇着雨了。」兩人把話打點好，提起精神來往東走。那裏知道：他們果然迷了方向，自以為是往正東走，其實是往北。這遙望似是荒村的濃影，投奔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帶荒林古刹，旁邊有座墳園罷了。程玉英不由精神一陣頹懈，嘆道：「這可是走到絕地了！這裏連個人家都沒有，可往那裏尋宿去？」摩雲鵬忙道：「嫂嫂，這裏沒有人家更好。咱們到這破廟裏避避雨，不驚動人，更省事更放心。」

摩雲鵬先繞廟查看了一遍，便引程氏進廟。這裏廟門已無，神像已坍，墻倒屋漏，陰森森的怖人。尋到偏廡下，魏豪邁步進去，突然聽得撲隆的一聲，飛出黑忽忽的一物，把程氏魏豪都吓了一跳；料到不是蝙蝠，就是梟鳥。找了個不漏雨的地方，魏豪把鈴哥兒輕輕放下。就教程氏把包袱打開，鋪在地上，暫做了坐褥。又拿一個小包袱做枕頭，輕輕把鈴哥兒放躺下；這小孩子居然睡得很熟。

魏豪不禁嘆息，請程氏偃着鈴哥兒坐下歇息；自己退到一邊，拭汗稍息，把身上的雨水擰了一擰。當這昏夜無人之地，程玉英是少年嫻婦，魏豪是少年男子，兩

個人一時疲倦得要死，一時又心上個個不寧。程氏娘子暗中禱告：「神明保佑，亡夫有靈，教我們逃出虎口！」身上濕漉漉的很不好受，外面的雨聲依然隆隆的響；荒林木葉蕭蕭鳴風，倍增了慘感氣象。魏豪道：「嫂嫂你在這裏歇着，千萬別離地方，我到外面探一探；近處若有人家，也可以問問路。」程氏皺眉道：「是的，要是有人家，還是投了去尋宿的好；不知怎的，我在這裏心上總發毛！」

魏豪點頭，持刀出去。程玉英趁魏豪不在，忙忙的把身上的雨水也擰了擰，摸索着找衣服，打算給鈴哥兒和自己換上。這偏廡中霉氣很重，地上積塵很厚，房頂也滴滴的漏雨。過了一會，還不見魏豪回轉，程玉英一隻手摸着鈴哥兒，一隻手握劍，倚牆坐地，稍蘇已疲的精力，心中只盼魏豪尋着人家。

摩雲鵬魏豪挺力出去探道，這一路指着鈴哥兒逃亡，實在累人不輕！如今空身而出，好像去了千鈞的重壓似的。在荒林內外繞了一轉，才曉得這破廟大概不是廟，也許是闖家墳地的陽宅。魏豪打算找到看墳的人，就可以尋宿探路了。冒着雨前前後後勘了遍。在夜影中，忽見前面似有火光，摩雲鵬魏豪心中一驚道：「奇怪！」

「似這等黑夜雨中，野外怎麼會有火光？魏豪急忙的撤身縮步，繞躲着仔細窺視。只見大道上火光一閃復隱，恍惚聽見有人說話之聲。更攙目光，看了又看，似有兩三條人影，正在奔馳。摩雲鵬道：「不好！」慌忙一翻身，往回便跑；穿林取路，撲奔古廟。將到林邊拐角處，又回頭瞥了一眼，前面大道上火光一閃，乍明忽滅，這決無可疑了。立刻的奔入廟中，先低低叫了一聲：「嫂嫂！」程玉英從偏廡中應了一聲：「七弟麼？」魏豪一躍上階道：「嫂嫂快拾奪起來，鈴哥兒醒了沒有？」程氏道：「怎麼了？鈴哥兒才醒，我給他換衣裳來着，找着了人家麼？」魏豪道：「咱們趕快走，賊人又要追尋過來了！」程玉英道：「噯呦！」不禁坐倒在地。一咬牙，復又掙扎起來；把鈴哥兒抱住呻吟道：「真的麼？是幾個？」魏豪搖頭道：「沒看清，嫂嫂還是把鈴哥兒給我。」程氏問：「從那裏來的？」摩雲鵬一面回答，一面俯身摸着鈴哥兒，道：「鈴哥兒，我還堵着你，你可別喊，別害怕。賊人是打西南來的。」

摩雲鵬重復措起鈴哥兒，程玉英手忙腳亂的把包袱收拾起來。兩人溜出偏廡，

不敢再走山門，繞走後山門，躲避着火光的來路，只往黑影深處鑽。

走出一二里地，迎面一帶青紗帳。越過青紗帳，遙望前途，又有一大片濃影，遮在對面偏左邊。魏豪急走着，回顧程氏道：「咳，嫂嫂你看，這才像是柳樹崗子呢，咱們真是走錯路了。」程氏呻吟道：「哦！」

兩人一先一後的緊走，一面走一面回頭。轉瞬間，面前又是疎疎落落的一帶樹林。糜雲鵬當先走過去，彷彿辨認出此地地勢高亢，樹木都是柳樹。魏豪道：「無疑了，前面一定是柳樹崗子，咱們迷了方向了。」程玉英道：「多走了冤枉路了？」魏豪道：「可不是。」程玉英道：「到了柳樹崗子，就不要緊了吧？」魏豪道：「是的，到了那裏，也就快天亮了。嫂嫂還能走吧？」……

兩個人正要繞林而過；林那邊像是柳樹崗，柳樹崗是個通大路的村莊，也有聯莊會。魏豪才走到林邊，突然聽見一聲異響。魏豪急忙縮步，低聲道：「留神！」一語未了，林後一陣狂笑，嗖的竄出一個人影，胡哨聲大起。那撲出來的人影喝道：「併肩子，葉子萬的正點兒在這裏哪！……（姓林的正對頭在此）……哈哈！呸，姓

魏的，你倒有兩下子，趁早把人給我留下！」躍過來刷的一刀，一縷青光，挾着一股勁風撲來。

摩雲鵬大吃一驚，縮步不迭，飛身一閃，急向程玉英說了聲：「嫂嫂後退！」復又搶刀上前，把賊人擋住。緊跟着，林後又竄出一個賊人；程玉英回身便走。

魏豪把厚背刀往上一翻，運足了力氣，容得賊人一招撲空，二招又到；魏豪立刻的「紅霞貫日」，厚背刀直兜在賊人刀鋒上；嗆啷的一聲嘯響，火星四射。賊人往後一退竄出丈餘遠去，虎口震麻，刀鋒已缺。摩雲鵬不敢跟踪進步，忙也往後一退，來掩護程玉英娘子。黑影中，疏林內；胡哨過後，又竄出二人。前面那人叫道：「併肩子馬前！葉老二你來拾；拾不了，釘住了！小趙你快招呼他們拔椿撒卡子，往這裏攢！」立刻這兩個賊人，一個上前邀截，一個翻身便跑，口中連打胡哨。

摩雲鵬這一急非同小可，賊人的暗話，也不用聽，便已看出來。這分明是還有大批餘黨，散布在各處。他們分出兩個人來上前動手，却另分一個人去招呼餘黨，聚齊進攻，這法子更歹毒。看這樣子，三個人的性命，今晚勢難逃出此地！摩雲鵬

張皇四顧，心忙意亂；程玉英娘子驚恐失色，持劍無措。摩雲鵬一穩背後的鈴哥兒，把牙一咬，這就要拚命了。但是還希望在大批賊人未到之前，殺退攔路的二賊，衝到柳樹崗，也或者有一線生望。

摩雲鵬啞聲的叫了一聲：「嫂嫂跟我來！」吼一聲，揮厚背刀，又不往後退，反而猛往前衝；早摸出一隻鏢，藏在左手。攔路的二賊，第二人輪七節鞭衝上來。魏豪猛搶先招，奔那敵人；「夜叉探海一式，斜身遞刀，照賊便扎。賊人一鞭掃空，翻身接架；七節鞭嘩啦的一響，橫刺上來。魏豪抽刀一竄，背後的鈴哥兒哼了一聲。雖然孩子小，也有幾十斤，魏豪便縱躍不得自如。但是魏豪並不慌，這一刀只是一個虛幌，左手鏢突然一甩，厲聲喝道：「着！」刷的一道寒風脫手而出。賊人在黑影中，急忙頓足噉的一竄。魏豪如怒獅也似，回身一轉，叫道：「嫂嫂，前面樹林！」

程玉英情知勢危，一抹身逃向樹林那邊。那持刀的賊叫道：「那裏走！」一刀劈來；程玉英回手一劍，叮噹的一聲響，險些利劍出手，她就不該橫劍硬擋。幸而

魏豪搶上來，厲呼：「看鏢！」刷的一下，賊人一伏身，這鏢飛過去，賊人挺刀揉進。摩雲鵬道：「嫂嫂快發箭！」程玉英叱道：「惡賊看箭！」格登的一聲，賊人閃得一闪，那持鞭的賊人也發出來一件暗器。雙方全都打空，程玉英已經一溜烟進了樹林。二賊湧上來，把魏豪擋住。

摩雲鵬魏豪不敢直奔，他還要掩護背後的鈴哥兒。只得斜身揮刀，往旁閃退，只聽七節鞭「嘩啦」的又一響，賊人擰頭蓋頂，照魏豪打來。魏豪一伏身，反撲過來，招術一緊，用小連環，進步裏手，刷刷的一連三招，把二賊的招術衝得一散，二賊人立刻閃退。未容賊人換招，摩雲鵬乘機抽身，斜身急竄，又一轉身，也投向樹林中。

二賊分左右便追；那使刀的賊叫道：「我釘這一個，併肩子你釘那個蓮果！她是正點兒，別放鬆了她！」刀光一闪，撲奔魏豪；七節鞭一響，立刻的緊追程氏。魏豪就怕這樣，心中猛想：非先打倒一個，今晚決逃不開。摩雲鵬擋着鈴哥兒，連連旁竄，反而倒追那持鞭的賊，口中喝道：「惡賊，我教你追！看鏢！」鏢未發

，刀却揉身遞出去，奔賊人背上扎來。賊人早有防備，一邊追程氏，一邊留神身旁；忽聞破空之聲，急一撤身。魏豪恨不得一刀制勝，把賊人一下子刺通，身勢進得太猛，竟自收不住勢。這一來，賊人反而得手；刀鋒一個盤旋，竟照摩雲鵬魏豪刺去。這一刀下去，相隔極近，鈴哥兒魏豪全要受刃。……忽然噌的一下，賊人噉呀一聲，身軀往左一栽。就這一栽，賊人的刀却依然斜抹過來。魏豪掙命的一竄，僅僅的躲開。……程玉英娘子的第二枝袖箭，救了魏豪和鈴哥兒。

程玉英雖然奔入林中，她依然心懸着愛子；左手提利劍，右端袖箭筒，喘吁吁回頭窺看，盼着魏豪跟踵進來。不想賊人倒先截過來，魏豪反阻在林邊；這功夫，鈴哥兒忽地驚叫了一聲。程玉英一咬牙，探身溜出來，抬手一箭；這一箭，竟僥倖打中賊人。賊人却也不可侮，身雖中箭，猛往旁一竄，魏豪左手往後一托鈴哥兒，右手刀不放鬆，乘機來取仇人的性命。賊人驀地「鯉魚打挺」，從雨地裏竄開；跟着一滑，又復撲倒。摩雲鵬大喜奔來，猛聽得一聲斷喝：「着！」緊跟着又聽一聲叫：「七弟快來！」黑影中；摩雲鵬急忙一閃，左肩頭熱刺刺的挨了賊人一下。賊



黨的這一下，却又救了自己同伴的性命。

於是摩雲鵬貪敵負傷，傷幸不重。程玉英一聲聲叫：「七弟，七弟！快給我龜哥兒！」魏豪回手摸了摸鈴哥兒，鈴哥兒吓得小鼠似的緊摟著魏豪，貼伏在背後不動。那受傷倒地的賊怒吼一聲，又竄起來；大罵魏豪，七節鞭嘩楞楞一抖，樓頭蓋頂打來。魏豪一個「鴛子翻身」，厚背刀「立劈華山」，隨身趁勢，照七節鞭反刺下來。賊人負怒而來，身手愈快，腕子一挫，立刻抽招換式，往回一撤；突撤身揚鞭，反向魏豪攔腰掃來。

摩雲鵬此時雖說破出死命，要想拼倒一個賊人，才好脫身；但是背負一個小孩，任你怎麼出力，也是應付不來。勉強招架了幾合，趁持刀的賊人未到，急攻一招，猛翻身便退。兩賊更不容緩，已看透魏豪要跑，立刻一聲呼嘯，兩人往當中一擠，又把魏豪的去路阻斷。

魏豪恨一聲，牙關緊咬，立刻改計；將厚背刀一擺，奔那使鞭的賊人衝來。施「進步刺扎」，刀尖將次點到賊人的身上，賊人猛然一個「退步連環」，翻雲覆雨

七節鞭嘩唧一響，旋身展臂，又向魏豪下盤掃來。魏豪急騰身一躍，這背後的鈴哥兒却累墜殺人，猛使勁，剛剛竄出不多遠。那持刀的賊人狂笑道：「看你有多大本領！」刷的一刀，趁勢照上盤斬來；摩雲鵬回身招架。七節鞭在背後嘩啦一響，魏豪急急的風旋電掣，抽身往旁一竄，這才閃開了七節鞭。那賊人的鋼刀却又「葉底偷桃」刷的自下往上遞到。摩雲鵬渾身冷汗，揮刀避開。心中想：「我命休矣！」

但是，程玉英娘子隱身樹後，眼睜睜看魏豪被困，早裝上第三枝袖箭；比了又比，認了又認，一聲不響，覷定了一個間隙，噌的一聲撒放出來。然後才喝道：「看箭！」二賊應聲往旁一閃。程玉英叫道：「七弟快來！」摩雲鵬趁這機會，一陣風逃入林中，沒入黑影裏，深深的喘了一口氣，

兩賊那裏肯捨？揮刃撲過來，雖不敢窮追入林，却繞林而轉，把來路去路看住；口中不住的吱吱連響，聲聲慘厲，倍覺驚人。程玉英娘子和魏豪會到一起，隱匿林中，程氏急遽的說：「鈴哥兒怎的了？怎麼半晌沒叫喚？奄奄？一禁不住伸手來摸。魏豪道：「嫂嫂快走，他好好的哩。」鈴哥兒摸着母親的手，叫了一聲：「娘

！「程氏這才放了心。

一帶疎林，魏豪與程氏鑽入林之深處，喘息着來回盤繞，覓路欲逃。這二賊却非常狡猾，竟貼地往內窺看；兩個人剛剛逃到一頭，賊人竟會聞聲尋去。賊人不敢冒險入林，却將暗器照着林中亂打。看這樣子，既不能突林逃出去；而且賊人連聲的打胡哨，遙聞遠處已有應聲，又不能與賊持久。

摩雲鵬隱身在一株大樹後，不由捫心長嘆。這麼區區兩個賊人，自己擋上一個小孩，不啻打去了五百年的道行，竟鬥不過他？少時之間，大撥的賊人一到，長幼三人必死無疑的了。摩雲鵬萬不得已，滴一掬英雄淚，低囑程玉英嫂嫂：「我們只好硬闖了！趁這功夫，賊人沒有全到，還許可以闖得出。嫂嫂呀，萬一到真不了的時候，嫂嫂你……」說至此，切齒道：「嫂嫂你可要橫劍自刎，不不不要落在仇人手中！嫂嫂你明白！」說罷，霍然立起來。

程玉英也明白，慘叫道：「七弟，你放心！我程家女兒，我一定對得住你大哥獅子林一世的英名！我自有的道理，七弟，你快走你的吧。你若能把我們銘哥兒

搭救出去，……咳，簡直是妄想，你帶不走他的！你把他給我，我們母子死在一塊吧！」

### 第十一章 亡命客款闖求救

程玉英是有決斷的女人，一咬牙，伸手便來接小孩，用寶劍。摩雲鵬如何下得去？把手一格，猛然厲聲說：「嫂嫂別錯會意！咱們就死，何必這麼死！咱們先闖，拚給他們看！他們現時就只這兩個人，他們大撥的人還沒來，走！」摩雲鵬把鈴哥兒托了一托，厚背刀一揮，準備奪路。

窺定了奪路的路綫，這一帶疎林西一面，距着青紗帳不遠。相了相，青紗帳前有幾行大樹，青紗帳後黑影甚濃，又似距村不遠。摩雲鵬魏豪挾着必死的心，來尋生路；引程玉英穿林窺隙，仔細端詳外面的形勢。先隱在樹後看，又蹲在地上看；路綫看清，又偷看外面賊人的動靜。兩個賊起初是繞林狂罵，此時却罵聲脚步聲頓住，暗器也不往林裏打了。魏豪揉了揉眼，看這四面黑忽忽的，並不見二賊的踪影

。摩雲鵬不敢冒失，忙又繞到東一面，窺隙外觀，也不見二賊。這一來，魏豪又膽怯起來。賊人的詭計一變，竟不知兩個東西隱藏在何處，暗地偷窺着自己了。

魏豪自恨忙中大意，不由搔頭躊躇。起初奔入林中，是賊明我暗；現在要奪路出林，却是賊暗我明了。但是，事情已緊急萬分，遠遠的已聽見散漫的胡哨聲；看光景，賊人的接應不久就要尋來。滿盼望林外潛伏的二賊也應聲打起胡哨來，自己立可聽出二人藏身之處，便好躲避着往外闖；偏偏這二賊一聲也不響，這舉動更是可惡。

魏豪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，那敢耽悞？在林中東探一頭，西窺一頭；無可奈何，被那遠處的胡哨聲催逼着，只得又引着程氏，溜到西面林邊。西面林邊依然悄靜，青紗帳前，那疎疎落落的幾行大樹，被雨打得綠綠發響。算計着要奪路出林，應該一口氣奔到大樹下，再逕竄入青紗帳裏，然後再一步一步往前闖。盤算好了，把手中刀一揮，又探囊取出兩枝鏢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嫂嫂跟我走！」猛然間兩個人一先一後，從林中奔突出來。

摩雲鵬照舊在前，程玉英照舊跟踪在後。摩雲鵬才說得個「走」字，一縱身便往外竄。陡然覺得離身旁不遠處，一株老柳樹上，樹葉刷啦的一聲微響，一條黑影如飛燕掠空，竄落在平地上；身法輕靈，竟沒有甚麼大響聲。跟着又一挺身，把路攔住。程玉英吃了一驚。不知不覺縮住身形，不敢往外竄了。摩雲鵬却已竄出林外丈餘遠，也是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程玉英竟沒跟上來，大爲着急，失聲叫道：「嫂嫂還不快過來！」抖手一鏢，照來人打去。來人哈哈一笑，急忙一竄，一撮口唇，打了一個胡哨。從林那一面，應聲奔過來一條人影。嘩啦的一聲，亮出七節鞭來，果然還是那兩個賊人；却分兩路，把魏豪程氏的來路去路都截住了。

這二賊也是行家，見魏豪等奔入林中，一任破口惡罵，毫不答聲；二賊料定魏豪未必敢跟他耗到天明，抓着機會還是要逃跑的。持刀的賊詭計多端，猜想魏豪不跑便能，要跑只有兩條道，一路是往回跑，一路必是奔西面，再鑽高糧地。因此二賊亂罵瞎打了一陣，立刻由持刀的賊出主意，自己在青紗帳前埋伏下，却教同伴持七節鞭，埋伏在來路上，果然把魏豪等又截住了。閃過了魏豪發的暗器，持刀的還

狂笑一聲，叫道：「喂，朋友，你大概姓魏罷？魏朋友，你今夜鑽入爺們擺下的天羅地網了，再想脫身，那是做夢！識趣的趁早把林家母子獻出來，爺們念在江湖道上的義氣，原諒你各爲其主，我們一定放你逃生。你再要東藏西躲，給姓林的老婆孩子當奴才，妄想逃出爺們的手心，嘻嘻，朋友，你也估量看點！你也看看甚麼時候了？你再聽聽動靜！」又一捏口唇，胡哨連響，與那遠處連續吹來的胡哨聲，遙爲應答；果然賊人的接應打四面兜來，越來越近了。賊人的話並非是虛聲恫嚇；摩雲鵬魏豪聽了，越發驚懼，恨怒非常。程玉英娘子尤其驚慌，不由失聲叫道：「七弟，你顧不了我們了，你逃命去吧！」摩雲鵬魏豪腰背一挺，破口大罵：「無恥的惡賊，倚多爲勝，欺負人家孤兒寡母，你還有臉在江湖上叫字號！太爺不錯姓魏，太爺就是獅子林的師弟摩雲鵬魏豪七太爺！狗賊！太爺做的是救孤兒，拯烈婦，仗義全交；你們這羣狗黨幹的是甚麼？趕盡殺絕，不過欺負小孩子堂客！你們但凡有點人心，就該放我們過去。我姓魏的把人家孤兒寡母安排好了，一定回來跟你算賬，你小子可有種，你敢做人事麼？」兩個賊狂笑不答，得意聲裏，刀鞭重舉，早

又猛撲過來。摩雲鵬張目四顧，揮刀迎敵，大叫：「嫂嫂快闖過來！」

程玉英娘子於絕望中，掉下幾滴感激的淚來。猛一想，還不拚命，等待何時？將四百兩的銀包投棄地上，把腰帶緊一緊，又將脚下窄靴登一登，揚一揚手中的利劍，立刻叫道：「七弟，我來了！萬惡的賊，我娘們跟你們何冤何仇！我程玉英今天就死給你們，也落個全貞全節！狗強盜，我伯父鐵掌黑鷹少不得找你狗賊算賬！」突然飛身竄出來，奔到魏家那邊，依舊是刀劍並舉，和二賊拚命死鬥。

摩雲鵬估量敵情，知那使刀的賊武功矯健，是個勁敵；那使七節鞭的本領却不濟。但在昏夜密雨中，他那七節鞭却不大好招架，怕程氏嫂嫂抵敵不了；摩雲鵬只可搶先一步，揮刀先敵住持鞭的賊人，教程玉英娘子對付那個使刀的賊人。二賊似已定下狡謀，程玉英雖是正對頭，二賊却刀鞭齊上，專攻魏家一人；而且不攻正面，單掩擊魏豪背後擔負着的小孩。魏豪立刻識破賊人的詭計，腳攢勁，不容敵到，先飛躍到仇敵面前。持鞭的賊才一抖兵刃；持刀的賊已然當先攔住了魏豪。魏豪恨一恨，將厚背刀一擺，照賊人分心就刺，賊人揮刀招架。程玉英娘子緊緊跟在後面



，揮劍衛護着愛子鈴兒，雙眸看定持鞭的賊，不容他夾攻一個人；登時雙方又捉對廝殺起來。魏豪雖是拚命死鬥，却又無心戀戰；始終眼光注視着青紗帳，要伺隙逃亡。一面打，一面不住的警告：「嫂嫂留神！」是教程氏留神機會。程玉英連聲應道：「曉得！」兩個人相喻於無言，但仇敵也不用聽，早已掃得；這兩賊一邊動手，一邊一疊聲的打胡哨，招接應，橫身擋住了二人。

摩雲鵬刀法兇狠，巴不得殺死一個賊，便可趁早逃走。那持刀的賊招術狡猾，一味油門，要跟摩雲鵬耗時候，等接應趕來合圍。摩雲鵬也早識得，嗖的一連三刀，刀刀險毒。這賊人如風擺荷葉，左閃右閃，連躲開三刀；驟然大怒，倏地一翻手腕，刀鋒斜照魏豪的下盤掃來。未等魏豪招架，忽似旋風一轉，轉而又撲奔魏豪背後，背後擋着鈴哥兒。程玉英叫了一聲：「好惡賊！」狠狠的一劍，照賊人削去，賊人掣刀自衛。黑影中，七節鞭嘩朗一響，拋開程氏，轉向魏豪對面砸來。賊人的刀也趁勢夾攻，照魏豪後心便扎。七師傅魏豪一招走空，早撒勁竄出一丈以外，立定脚跟回頭看。

## 第十一章

持刀的賊却又順手一刀，照程玉英割去；七節鞭也趁空一收，嘩嘩的一下，也向程玉英悠打過來。噹的一聲震響，程玉英失聲噉了一聲；閃刀架鞭，霍地一竄。摩雲鵬大驚，不要命的奔突過來，厲聲喝道：「看刀！」刀鋒一閃，直向揚鞭的賊人扎下去。賊人回手掣鞭，魏豪挺身欺敵，用「大鵬展翅」，嗖的一刀，向敵手右脇斜割過去。這一刀厲害，賊人躲得稍遲，刀尖下掃，却割着右胯；賊人忍痛往外旁一縱。忽然腦後生風，魏豪急忙縮項藏頭，回身一刀；就勁腳下一登，也要往外竄出去。嗤溜的一下，雨地泥滑，堪人身重，不由己的跣踏斜栽出去。賊人大喜，躍過來叫道：「也給你一下！」都只爲背後累墜；十分本領減去了一半；摩雲鵬一挺身，反手刀一架，很不得力，噹噹一聲嘯響，自己的厚背刀竟被磕飛。賊人又復一刀，魏豪拚死命的往外又一竄，被賊人刀鋒一帶，登時臂血流離。

摩雲鵬狂吼一聲，把左手一揚，喊道：「打！」一縷寒星射出，不管打着打不着，自己趁勢連連躍躍，逃出戰鬥場。只叫得一聲：「嫂嫂快來！」鋼刀已失，刷的一下，把林廷揚那一日遺劍掣出；右手只一揮，左手掌也一張，分拂禾桿，沒命

的突人青紗帳裏。賊人揚聲大笑道：「姓魏的，看你跑到那裏去！姓魏的真够朋友，再跟太爺招呼招呼，鑽高梁地的不是好野貓！」又叫罵道：「你就放開兔子腿，也不行，白掙命！你小子鑽到那裏，太爺也要把你掏出來。趁早把林家那個小混蛋獻出來！」立刻不桿亂搖，跟着刷啦刷啦一聲亂響，青紗帳裏跟踪闖進兩條人影。

糜雲鵬雖然狂奔，却不敢以背向敵，怕傷了鈴兒，一味側着身往裏鑽，一剎時已鑽入十數丈。猛回頭，又不見程氏嫂嫂跟踪逃來，却聽得賊人醜罵；真個是被追得走頭無路，被罵得忿火中燒。糜雲鵬咬牙切齒，想生平未受此辱，男子漢死就是死，眼見得不易逃脫；略緩一口氣，不由得復又翻身，意欲拚命。只聽後面不桿刷啦刷啦地，地上泥水撲叉撲叉地；黑影中，一個人磕磕絆絆奔逃過來，自然是程氏嫂嫂。後面賊人緊追不捨，竟也追進青紗帳來；追來的賊却只一個，想必是那一個已經受了傷。糜雲鵬吁了聲，掄刀堵截。把刀一分不桿，奮身一躍，也不管地上是泥是水，撲嗤往下一落，却忽啦一聲，整個滑倒。把鈴兒連掙帶吓得失聲狂號，連叫：「娘娘，娘娘！」小孩子有了事，就知喊娘。

程玉英捨命狂奔，險些被賊截住；幸而到底闖進來，却教賊人緊緊的綴上。一入青紗帳，兩眼黑忽忽，不曉得魏豪拈鈴兒鑽到那邊去，心中正在惶急；忽聞鈴兒狂喊，吓了一跳，立刻尋聲鑽尋過來。摩雲鵬已騰身竄來應援，滑倒躍起，相隔切近，已聞得程氏喘息。摩雲鵬把嫂嫂讓過去，賊人跟踵追到。摩雲鵬手疾眼快，一聲不響，從斜刺裏，陡然探身挺劍，往前一刺。只承望一下出其不意，可以奏功脫險；那想此賊真是勁敵，追得猛，却閃得更快；只恍惚見禾棹一搖，便留了神。魏豪的劍扎來，賊人陡然撤身，往旁一滑。只聽唏哩嘩啦，禾棹排山倒海的仆倒一片，賊人已然橫躲到一邊。跟着撲嗤的一聲響，賊人似乎也已滑倒。摩雲魏鵬豪大喜，尚想揮劍上前，尋仇下手。不防賊人早把手一抬，狂叫道：「好東西，看傢伙！」

「摩雲鵬急閃不迭，熱刺刺的唇頭上又挨了一下。後面禾棹刷啦啦又響起來，分明追進來第二個人。就在這時候，胡哨聲又一聲聲的吹起來。

摩雲鵬，程玉英，兩個人登時不顧一切，抹頭又跑。兩個人力氣已盡，只得最後掙扎，溜得一步算一步。跟跟跄跄又奔出去數丈，抓着禾稼，止步喘息。聽後面

禾桿撥動聲，泥水迸濺聲，居然隔得遠些了。兩個人曉得一陣瞎鑽，或者竟已逃出賊人的眼底。摩雲鵬暗暗的觸了程氏一下，程玉英暗暗的摸了鈴兒一把；只等得稍爲換過一口氣來，兩人道才輕輕的，悄悄的，不敢再亂撞，順着地壠，扶着禾桿，一步一步往外試探着溜。溜出不遠，再傾耳聽四面的動靜；忽聞後面沒響聲了，前面又刷刷拉拉的響，地面上也聽見濫泥跋扎的聲音。兩個人吓得又不敢動，索性蹲下來屏息細聽。

聽了半晌，在雨聲聒耳中，聽不出甚麼動靜來。這更令人可怕，準知道賊人埋伏所在，倒好防備；如今一點動靜沒有，正是說不定賊人是在身旁，還是在前面。程玉英娘子此時心膽俱裂，有求死不得的苦處。摩雲鵬魏豪更是滿腔焦急；鈴兒小孩子墜手，程氏女人家墜腳，自己就有出衆的本領，當此疲難之局，也要束手待斃。可是人生但有三分氣，又焉肯束手待斃？

魏豪躊躇着，忽然霹靂一聲，天上響起一個焦雷，倏地數十道電光橫空亂閃，照得曠野剎時頃通明。魏豪也不禁一震，程氏娘子吓得一抖擻，鈴兒更大大吃了一

驚；登時逃難的三個人倒有兩個失聲，喊了一聲。只魏豪還鎮得住，沒有出聲，却更加着慌；急急的站起來，向程氏潛打招呼；舊地方勢不可留，就該作速再往外逃。跟着又是一陣股股隆隆的雷聲，又是一條條電光；電光過處，看見前面林木掩映，似乎有村舍，似乎就是柳樹崗。糜雲鵬立刻從青紗帳竄出來，要橫越小徑，就往村崗上搶。

不想魏豪才從青紗帳竄出來，側面小徑上一聲暴喊，突然撲出好幾條人影。魏豪心驚，却並不慌，這本是意料中的事。急忙翻身退入，再回頭向程氏急叫：「不好，賊都來了！」叔嫂二人不敢逕搶村崗，竟退入青紗帳，踏着濫泥，往斜刺裏逃。田中士軟，又滑又滑，而且步步陷腳。魏豪道：「不好！還得尋田中小道走。」但是時不暇待，賊人奔尋聲，胡哨聲，聲聲驚人；既已望見魏程二人的踪影，立刻合攏來，往一個地方追尋過來。前前後後足有五六個人，不用說，賊人的接應已然來了。

程玉英這一宵逃亡，越走越慢；只仗着深夜豪雨，尋丈外辨不清身形；賊人雖

多，也很小心，叔嫂二人借此才得稍緩了一步。摩雲鵬尋路，東闖一頭，西奔一頭，聽見動靜便退轉，遇見阻碍又回身。似熱鍋螞蟻，盤旋了幾遭，賊人的胡哨只是打圈跟着轉。魏豪急得兩眼怒睜，只是沒辦法脫險。唉了一聲，覺得這樣逃法，累也累死了，逃却逃不出去。這時候雷聲雨勢越發驚人，震得人耳欲聾，澆得人身上滴水。魏豪猛然切齒道：「還是得闖！」

摩雲鵬到底不弱，說一聲走，首先竄出青紗帳，一溜煙的搶上村崗。程玉英奮力跟過來；可是回頭一看，在她背後，竟有一個賊人從旁邊竄出，看看也要搶上來。摩雲鵬急中生智，往村前緊竄了兩步，倏地一換步擰身，斜往旁一縱，急又往下一塌身，潛伏在路側。劍鋒插在地上，一伸手，掏出兩個飛蝗石子，趕緊亂準了賊人的來路。程氏娘子塌着身子，努力奔逃過來，張眼四顧，找尋魏豪和鋒兒。魏豪一聲也不響，容得程氏竄上土崗來；展眼回頭一個賊人箭似的追逼已到，刀尖一長，再一竄，便要扎着程玉英。程玉英一回身揮劍，賊人略閃得一閃；魏豪慢慢的探出身來。果然是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；」摩雲鵬一抖手，賊人猝然哼的一聲，咕

登的一滑，倒栽下崗去。

魏豪急忙的又將身形一伏。只見程玉英回頭怔了一怔，復又翻身往村內奔去。再看賊人，後面又跑過來兩個；一見自己的人翻下崗來，一齊停步，搶問那受傷倒地的同伴：「怎麼樣？是滑倒了，是受傷了？」那受傷的賊不待攙，懶驢打滾爬起來，怒罵道：「姓魏的，我不宰了你，誓不爲人！併肩子，快上！我教這小子打了一暗器，他在黑影裏悶着呢。快上，快上，先把這小子拾下來，好報仇！快著啊，怎麼還怔着！」一聲聲的催促，又連聲打起胡哨來。賊人那兩個同伴却不儘聽他的話，攏着眼先往土崗上看。土崗當前，不敢直闖，兩個人倏然分開，往兩邊一展，打算從兩面抄上去；氣得受傷的賊罵不絕口，嫌兩賊胆小。胡哨聲中，青紗帳外，應聲尋迹，又竄出兩條人影；跟着從小徑上，撲叉撲叉的又跑來一個人。

賊人陸續的互相招呼着，撲奔高崗來。摩雲鵬攔住高崗，這第二個石子便不敢再發；眼見得賊人正在尋找，暗器又是打一個少一個。摩雲鵬忙轉身軀，往後一溜，撤回來，又往左一竄，直竄出一丈來遠，已覺着不易。然後伏身縱步，循着程氏



嫂嫂的逃路，跟追下去。塵雲騰身法本來很快，雖然疲極，趕出去沒多遠，已望見前面黑影；知道是嫂嫂，不敢出聲招呼，只微微的吹唇作響。程玉英回頭看了看，依然沿着村道直跑，越跑越慢，二目亂尋。魏豪努力的追上去，前後距離還有一兩丈，立刻奮身一躍，到了程氏娘子的背後。程玉英娘子一聲不響，猛翻身，刷的就是一劍。幸虧魏豪早有戒心，急忙的一閃身，撤步低叫：「嫂嫂，是我！」程玉英止步收劍，喘息着說：「嚇，七弟是你！你怎麼倒落在後頭了？」魏豪答道：「我藏在土崗後，略緩一緩追兵，給了他們一石子。……」程玉英道：「哦，我說怎麼找不着你！七弟，咳，你說進了村就不要緊，進了村他們還追，怎麼好？」回頭看了看，忙說：「你說聯莊會，聯莊會那裏有？快找他們吧！你聽聽那裏直吹哨，他們又趕來了，咱快跑吧！」不等魏豪答話，程玉英娘子拔腿便想跑。但是口說跑，心想跑，她實已不能跑。放眼一看，看見了村舍，又急急的說：「咱們藏一藏！」

前面不遠，就有一座大莊院，似是鄉下富家的大宅子。這一回程氏娘子不知從那裏掙出來一股氣力，雖則喘不成聲，却向魏豪一點手，隨即抹轉身，奔那大莊院

跑去。莊院高牆大門，門扇緊閉。程氏娘子撲到大門旁，兩脚用力，一伏身，往牆頭上便拔。竟未竄過去，咕登的一聲摔下來；急忙一偏臉，把手中劍擱開。幸而斜摔了一下；沒有捨破臉，只弄了一身的泥水。程玉英一翻身跳起來，摸着了劍，急插在背後；如垂死掙命似的，急退出數步，一盤腰，一墊步，嗖的復又一竄，兩隻手抓住了牆頭。但是壁滑牆濕，抓了兩把泥，復又滑下來。費很大氣力，到底沒有竄過牆，跳進院；程玉英絕望的呻吟了一聲。

摩雲鵬慘呼一聲，已聽得程氏要投人人家院內，避禍求救，連忙過來幫忙。那知程玉英忍又變計，跑到那莊院大門前，用力把門一推，門扇掩著，內加雙栓，下加門檻，紋身推不動。程玉英猛伸雙手，下死力，拍拍地一陣亂砸。用著破裂，尖澀，驚慌的聲音，高叫：「救命啦！強盜殺人啦！……一手拍著還嫌不響，竟回手掣劍，將劍柄倒提起，當空的一陣狂敲。這却把摩雲鵬驚呆，急壞。這自然是呼救，可也等於喊賊。荒村雨夜，女人狂喊，聽起來果然驚人；但只是雨聲瀟瀟，風聲瑟瑟，夾雜著這呼救之聲，人未必驚得動，狗却驚得狂吠起來。就在這莊院門內，

鳴的一聲，撲出來幾條狗；竟隔着門縫，在裏面亂竄亂嚎。

摩雲鵬情知非策，攔阻不及，也只得將錯就錯；急忙的用眼一尋，另擇得一處大莊院，提起刀柄，用勁猛砸，厲聲呼救。却只在一家門前連喊數聲，急敲數下；便霍地竄開，另換一家門口，再敲再叫。以爲如此，可將全村驚動了。又想著鄉下人最怕火警，放起一把火來，可將村民全吓起來；可是雨夜中，又無法發火。

摩雲鵬槌門乞救，連移了四家門口；程玉英娘子竟像失了神似的，還在原來地方死敲不動。魏豪無奈，忙又竄回來，喊了一聲：「嫂嫂！」教她不要儘在一處拍叫，還是一面呼救，一面找尋藏身之所。程玉英省悟過來，但她想：這一家高牆峻宇，必是大戶；反催魏豪跳牆進去求救。她却不曾想：夜雨犬鳴，女子慘叫，就把村民驚醒，豈敢冒然開門？就跳到院內，人家也要疑鬼疑賊。況且山東多盜，村戶家家多有防盜的警備，門關嚴扃，牆築望台。這時節，路南第五大門，已有大胆的居民驚動起來，在暗中潛登更道，向外窺望；並已派出人，悄越鄰牆，到鄉團報警去了。

當下，摩雲鵬只催程氏嫂嫂疾走勿停，不要耽擱，速覓妥處。兩人剛剛走出兩三箭地，到一小巷口，正要投進去；忽見對面黑影中，似有人影一閃。摩雲鵬急忙縮步，程玉英驚道：「糟！」悔之不迭。兩個人翻身疾往後退；這如何來得及？只聽吱的一聲胡哨，巷內竄出四條人影。前三條人影如猛虎似的直撲過來；後面兩條人影卻從斜刺裏奔繞過去，似欲堵退路，又似出去勾兵。但這一回被賊追入村中，程玉英出聲呼救，倒也收效；賊人竟似有所顧忌，揮兵刃圍上來，一聲不響，只微微吹哨。

摩雲鵬，程玉英，一夜奔逃，到此實已力盡。摩雲鵬畢竟英挺，雙眸怒張，回身迎敵，急催程氏快跑。賊人低喝道：「那裏跑！」倏然圍攻，已到身邊。摩雲鵬頓足痛恨，把手中劍拈得一拈，料想逃不脫，竟要橫劍自刎。但這如何甘心？況也來不及了！賊人分三路進搏，頭一個賊人把刀鋒一展，劈面斫來。摩雲鵬不知不覺，一挫身閃避；右手劍一翻，又不知不覺，照賊人直去。三寸氣在，依然與賊人拚鬥起來。

摩雲鵬一把劍力敵三寇；三寇是一把劍，一柄刀，一枝鞭，把魏豪走馬燈似的裹在街心。賊人冷笑熱罵，魏豪苦鬥死戰。背上的玲哥兒較才禱時，分量越重，越發的運轉不靈，跳閃不迭。三賊連笑揮刃，誚道：「姓魏的，認輸吧！看你逃到那裏去！」魏豪不住手的且戰且走，如風旋磨轉，連鬥了二十幾個照面，小孩子在背上。格外的險惡吃力。喘息越粗，苦戰越力；不自覺的叫道：「嫂嫂還不快走！」也沒有想到催她往那裏走。但程玉英娘子這時候，竟已逃進一個小巷。

又鬥了數合，一個閃躲不及，摩雲鵬右肩頭上，被對面賊人掃了一劍。摩雲鵬負痛一躍，右邊賊人趁隙遞過來一刀。魏豪奮力招架，又拔身一閃；忽然背上的玲哥兒也失聲慘號了一聲，跟着叫起娘來。魏豪情知命盡今日，心神一亂，倏然間又被賊人的鞭掃着了一下，跟跄踉蹌險些栽倒。

三個賊人三叉形把摩雲鵬魏豪圍住。摩雲鵬困獸猶鬥，雖然力盡，累年苦學來的本領盡見。不因臨險而忘却，反因瀕危而拚命，把生半功夫都施展出來。忽然「夜戰八方」一式，把敵人一衝，敵人略閃，摩雲鵬抓個機會，竄到那大莊院墻隅角前

## 第十一章

面。兩牆相對，交成人字形，摩雲鵬托地躍過去，貼牆倚背，負隅障身，保住了後三路。賊人還道他要跑，忽地追過來；那知他雙目一睜，厲聲喝道：「狗賊，老子跟你們拚了！」把亡故師兄林廷弼的那把劍，上下揮霍，使得呼呼風動，敵住了前左右三面敵人的兵刃。

這時候，摩雲鵬生望全無，自分必死；但有一分力，就爭一口氣。又苦鬥十數合，志在拚命，可是已經力不從心。忽然聽程玉英娘子遠遠狂喊了一聲；略一分神，險些被敵人割斷手指。百忙中，黑影裏，偷向兩邊一望，恍惚見程氏嫂嫂聲喊着狂奔過來；却在她身後緊緊綴着十多條人影。這程氏嫂嫂怎麼不往小巷裏藏，反倒往這裏跑，豈不是送死？摩雲鵬咬牙切齒，發狠道：「想不到今日全完……」終倏奔命，逃生無路，喊救無靈，終不免於同歸於盡！最不甘心的是落在仇人手裏，死還受辱！摩雲鵬登時一頓懈，胸中沸騰騰的熱血撞上來，眼冒金星，耳輪嘩啞，似聞得一片鏗聲。跟着一聲狂喊，又似身邊響了一片焦雷。也不知來了多少賊，黑影亂竄，竟都攻到了自己面前。

摩雲鵬已然失了神，昏憒中揮劍亂砍，忽上忽下，遮前擋後；這才是人於望斷力絕時，發出來的拚命狂力。原打算的主意，見危授命，橫劍自刎，決不落到賊人之手；此時已然慮不到，而且也來不及。就只顧得一把劍照前面，左面，右面，狂掃亂刺，口中噴沫，一邊死鬥，一邊狂呼。

猛然間，周圍譁然的一陣大噪，前面人影亂幌，耳畔聽頭頂上越發喧嘩的響。魏豪此刻是越發的耳鳴眼花，只聽一人喝道：「呔，休要動手！」魏豪吁吁的狂喘，依舊不住手的輪劍亂砍。苦戰累乏，只朦了眼面前，掃，刺，挑，挑，扎，這幾招。忽然，大腿上被撓鈎搭住；他還想掙開，努力的往旁一竄，氣力早不行了。急忙的變招收刀，槍劍把鈎竿一挑；却又沒挑開，黑影中又來了一枝撓鈎。魏豪一驚，撓鈎一拖，地上濕漉漉的滑，驀然一扯而倒。敵人哄然齊喊了一聲道：「捉住了！活的！」

但是摩雲鵬狂吼一聲，擋着玲兒，霍地起來，凝眸只一掃；黑壓壓十多個，二十多個，敵人全上來了。摩雲鵬又一聲怒吼，手中劍急急的一擺，往前一衝，驟又

往旁一退；利劍倏然橫過來，猛往頂下一勒。果然來不及，前面，後面，左面，右面，許許多多人把他圍住，胳膊上，手背上，重重的挨了一下。同時從後面襲來兩三個人，把自己抱住。摩雲鵬拚命一掙奪，登時了了又叉的叉伸過來許多手；摩雲鵬的劍竟被人奪住。耳邊聽人笑罵：「抹脖子，算什麼光棍！」同時，背後的玲兒也慘號起來，直着嗓子狂叫：「救命！」

可憐的七歲幼兒，也不免慘死！摩雲鵬如亂箭攢心，情知到底落到仇人手內！摩雲鵬鋼牙一挫，如帶箭虎，如折角牛，破死命把渾身筋力一攢，一聲怪叫，突然的掙脫出來；又破死命的拳打，腳蹴。只聽「噯呦」一聲，似乎踢傷了一個仇敵。魏豪這時刻，只恨兩拳力薄，兩腳勁小；現在是打一個，便宜一個，打一下，便宜一下，臨死也不教仇人趁心。仇人若是一怒，給自己一刀，自己倒換來一個痛快。於是，惡狠狠的一撲，却又被人家攔腰抱住，跟着兩腿也被人拘住，跟着兩臂也被人拿住。摩雲鵬掀天撼地的一陣狂呼亂掙，只是這一回再掙不出來了。只聽周圍亂哄哄的七手八腳，把自己亂推亂搽；又七言八語的亂罵道：「這小子真玩命！」



先把他摺躺下！」糜雲鵬知道是完了，一陣急怒，精神越發迷惘。耳畔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腔口說道：「諸位行好吧，他是累昏了！……七兄弟，七兄弟，你怎麼不認人了？」這却正是程玉英嫂嫂的口吻，同時也已聽見小鑼子哇哇的放聲大哭着叫娘。糜雲鵬手足不能動，已然被人摺倒網上；強自支持着，把眼睜了睜。但是眼前只冒金花，任甚麼看不見；當下，長嘆一聲，昏絕過去了。

第十二章

聯莊會傳檄禦賊

糜雲鵬魏豪通夜避仇，數番苦鬥，到底被許多人擒住；急怒交加，只長嘆一聲，登時昏厥過去。隔過好久，突覺得鼻孔鑽入一股子辛辣呛人的煙氣，不由大噓了一聲；兩隻手抬起來，一陣胡持，把口鼻護住。耳邊聽得一個生疎的山東口音說道：「行了，還醒過來了。」魏豪迷離中，猛將眼一睜，眼面前頓然另換了一種境界。麗日當窗，身在屋中，自己是躺在一副門板上；只覺頭腦昏昏沉沉，眼皮撩不開。耳畔又聽一個人大聲叫道：「喂喂，起來，怎麼還裝死？」口吻強橫，糜雲鵬又

睜開眼詳看；這是三間大房，却四壁空空，桌椅甚舊，倒高高矮矮，老老少少，聚了許多人。自己一個也不認識他們，他們個個都拿眼珠子正盯着自己。還有一個短衫男子，端着一隻水碗；一個中年男子在手裏捻着一個草紙捲，紙捲還在冒着煙。定醒片刻，摩雲鵬慢慢的明白過來了。這才覺得渾身酸軟，筋骨酸疼，一點氣力也沒有了；回憶雨夜逃亡之事，恍如一場惡夢。現在置身處既不像盜窟，那必是倖脫仇人之手，這大概是村戶人家了；但不知林嫂嫂和銳兒的生死吉凶如何。於是記憶回復，立刻掙扎着一翻身坐起來，揉了揉眼說：「這是那裏？是那位恩人，把我們救出惡賊之手？」抬眼尋看，程玉英和玲兒俱不在眼前，不禁又惶急起來。看了看這屋子裏的人，多是年輕力壯的男子，都穿着短打，有的手裏還拿着木棒皮鞭。在迎門一張舊八仙桌旁，坐着兩個人；一個紅臉，四十多歲，穿夏布小衫，手搖摺扇；另一個是個瘦老頭，手拿着旱煙袋，正自一口一口的噴吐。摩雲鵬眼珠一轉，便已瞭然；這兩個人氣派不同，很像是個鄉紳。又看這三間房子大而且曠，不像住家；那麼自己昨夜被捉，竟是落在鄉團聯莊會手裏了。揣度着不錯，便要下地拜謝，

詢問程氏母子的下落。沒想到他剛剛坐起，便過來兩個人，把他按住；另有一個人，便拿出一根繩子，要把魏豪綁上。魏豪究竟年輕，昨夜雖然失力昏過去了，此時却還有勁；把手一格，忙道：「你們別這樣！我是走道遇見匪人了，我們不是歹人啊！你不見我們還帶着家眷了嗎？」

正在紛呶支拒，那個赤紅臉的紳士已然轉過頭來，突然發話道：「你們不用細他，等我們先審一審，看他也跑不到那裏去。」又向那瘦老人道：「這個人身上帶着銀子，還有劍還，有鏢。」瘦老人道：「是的，二爺說的不錯，總得細審一下。我說何老三，七命子，你們倆把他押過來。」

立刻過來兩個壯丁，一邊一個，把魏豪押了過來，緊緊的抓住了魏豪的手腕。魏豪沉住了氣，更不支拒，直挺挺的一站，向兩個紳士點一點頭；這兩個紳士就大模大樣訊問起來。糜雲鵬問程氏嫂嫂和侄兒玲哥兒，紳士並不答理，只板着面孔，究問魏豪的來踪去影；姓甚麼，叫甚麼，幹甚麼行業？爲甚麼黑夜手持兇器，攜帶婦孺，闖入村莊？又挨家敲門怪叫，是甚麼意思？那一個婦道，和那個小孩子，

自稱是你的妻子孩兒，這話可對？你們究竟是要做甚麼？那許多人追你們，又是爲甚麼？你們是怎麼一回事？

問的這些話，摩雲鵬細細聽了，不由愕然。想了一想，暗道：「莫非程氏嫂嫂對他們自稱是我的妻子？……這豈有此理？」魏豪到底在江湖上歷練有年，只略一盤算，連忙說道：「那不是，那不是；那位婦道乃是我的嫂嫂，那小孩是我的侄兒。我們是臥牛莊林家，我是接嫂嫂來的，不幸遇上了仇人。」

摩雲鵬半虛半實的把自己的行藏，說了一遍；那兩個鄉紳模樣的人互相示意，臉上緩和多了。摩雲鵬現在說的話，和剛才他們盤詰程玉英娘子，哄問玲哥兒的話，恰好大致不離。他們都疑魏豪持劍夜行，多半是拐帶婦孺的匪人。但男女三個人說的話既然無異，他們便釋然了。跟着又問，怎樣遇見的惡人？魏豪有問必答，自承是保鏢爲業；一師兄去世，奉命接送師嫂師侄回家，不想遇我們從前保鏢結下的仇人，是一夥綠林盜，結夥劫我們。仗着我們事先得着信息，把細軟行囊全先運走，我們乘夜取路避仇，倒運竟在半路上遇上他們了。在下的師兄，就是臥牛莊保

鏢林家，諸位想必也有個耳聞。：「如此這般，細說了一遍；這兩個紳士更把一向的猜疑一掃而空了。但是那四十多歲的紳士依然沉着臉，很是惱怒，似乎非要把摩雲鵬重辦不可。摩雲鵬自是不明白，昨夜拒仇拚命，他竟把人家聯莊會的壯丁，連傷了三四個。

這地方正是小辛集聯莊會的公所。當摩雲鵬被賊圍攻時，程玉英娘子竟得逃出一竄，奔入另一條狹巷中；但已渾身無力，寸步難挪了。強自支持着，往巷內黑影中一竄，竟撲地滑倒。又強支着，剛剛扶牆爬起來，還未及竟地暫避，猛聽前面有人語踐踏聲；緊跟着那邊巷口，一道黃光如車輪般一掃，影影綽綽閃出來好幾個人。程玉英「噯呀」一聲，驟然竄起來要跑；忽又想再逃不出仇人的毒手，慌忙貼牆，把劍橫在頂下。却不料孔明燈黃光又一掃，這幾個人影徘徊不進；有一人突然發了話，分明聽得山東的鄉音道：「賊在那裏了！」分明這腔口不是仇人，是本村的人。緊跟着燈光對自己來來回回照射過來，又一個人大喝道：「甚麼人：敢來探莊！」程玉英猛然省悟：「這別是聯莊會吧？」方在驚懼，猜疑，那幾個人竟齊聲威

嚇着，也是不敢過來。程玉英仍把劍橫在項下，做一堆的倚着牆根喘息，賀叫道：「我們是逃難的，遇見土匪了！我兄弟那不是教匪圍上了？」黑影中聽「啞」的一聲道：「真是個婦道！你是誰？」人影中燈光閃動，似有人往這邊走來，且走且吟喝道：「不許動。站住了！」但是，程玉英氣力已懈，就要她動，也須緩過氣來，才能動轉了。

俄頃之間，鑼聲忽起；對面脚步踐踏聲中，挑出一對燈籠來。跟着這對燈籠往程氏這邊，一晃一照，一晃一照，幾個人影走了不多遠，忽然躊躇不前，似正挑燈光往這邊端詳。果然照了又照；似已看清巷口牆根，確像是個女子倚牆發喘。跟着這才有一個少年人叱咤着，似要奔上前來。忽然，又聽見一個濁重的聲音喝止道：「瞎，別冒失，你不瞧瞧那婦道手裏還拿着甚麼哩，留神看給你一下！」喂，我說你這女子，你別動，我們得驗看驗看。」只聽又一人道：「你們看住了她，我去稟報副會頭去。」履聲窸窣，一個人撤回去了，五六個人撲過來了。

程玉英娘子已看出對面燈籠「守望相助」四個紅字，登時如絕地重生，把顆心

一放，不由渾身酥軟，癱在地上了。喘息着向來人說道：「鄉親們快救人吧，我兄弟教好幾個賊圍上了，還有我的孩子呢。」

這聯聯莊會本是鄉下力笨漢子，沒有甚麼本領，專恃人多爲勝。但這裏的副會頭辛佑安，和他的三兄弟辛佑平，大侄兒辛宏明，却不含糊，手底下頗有兩手武功。五更風雨，乍聞得人呼犬吠，旋聽得會丁報到面前，知有匪警，立即鳴鑼；片刻間，聚來三四十人，紛紛尋聲搜索起來。有幾個登高瞭望，在牆頭更道上，恰好瞥見羣賊攢攻魏豪；又有幾人抄小巷搜尋，恰遇見程玉英。辛佑安父子三人挑燈提槍，先趕到程玉英面前，查看盤詰。程玉英掙扎起來，訴說前情。辛家弟兄本曉得鄉子林的威名，立催會衆上前拿賊。人多勢衆，聲勢洶洶。程玉英居然支撐着，挺劍當先，引領聯莊會衆撲奔鎮口。正是天下事難以逆料，程玉英倒救了摩雲鵬。

這出剿的三十多個會衆分做兩路，多一半拿長花槍，少一半提單刀木棒。辛佑安恃勇當先，率領十數人，直撲向魏豪被圍之處。辛佑平和辛宏明却引十餘人，繞道斜抄賊人的退路，以收夾擊之效。督隊急進，相隔已近，辛佑安一抬頭，突見兩

個賊人竄房越脊，迎面奔來，這正是追搜程玉英的二賊涼半截和紀花臉。邪不侵正，賊人膽虛；這二賊突然間瞥見聯莊會的紅燈，又聽見鑼聲嗵嗵，人聲雜沓。兩個人哼了一聲，抽身便往回走。辛佑安斷喝一聲：「好賊，往那跑！」抬手打出一石子，率衆急追過去。一霎時，小辛集內外鑼聲四起，鄰近各村莊先後聞警，燈籠火把，東一處，西一處，冒雨衝出來。守望相助，齊聲鼓噪，倍顯得聲勢驚人。窮追尋仇的賊黨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。

那包圍摩雲鵬的賊人，還想把仇人撈倒再走，但這如何來得及？海燕桑七，降龍木胡金良揮兵刃，兀自急攻；他的同伴却已看着不妙。鷄冠子鄒瑞叟的竄上臨街的矮房，往四面望一望。這一望，登時看見這村鎮和鄰村三三五五的火光，在雨中閃爍，齊奔這邊撲來。若緩走一步，就怕走不脫；而且估量時候，早已五更，只是陰雨天暗，顯着昏沈罷了。那矮房對面高大的莊院，并已有入據住更道，往自己這裏亂投石塊。鷄冠子鄒瑞急跳下房來，一聲呼嘯，催同伴作速退出村外。

這時聯莊會辛佑安已率衆趕到，辛佑平也從後繞過來。有幾個大膽的壯丁，年



輕快腿，也不等火把，也不等梆鑼，竟挺花槍，緊隨辛佑安和辛佑平，分兩路抄來。兩下一擠，海燕桑七降龍木胡金良大吼了一聲，急招呼同伴烏老鴉葉亮功，涼半截梁文魁，九頭烏趙德明等齊往外衝。胡金良就是身探清江浦鏢局，自稱名叫胡建章的那人，他的真名是叫降龍木胡金良，善使齊眉棍，此時却使得是刀。桑七揮刃開路，胡金良橫刀斷後，招呼同黨撤退，向辛佑安喝問：「甚麼人敢攪太爺的事？」聯莊會衆一陣亂罵，沒人正經答話，却已刀槍齊上。胡金良厲聲怒罵：「太爺乃是來報仇的，你們倚仗人多，竟敢胡攪，早晚太爺把你們洗了！」胡金良放下這話，這才翻身退出村外。聯莊會呼噪着追出鎮外，又搜巡了一程，便結隊而回。

辛佑安把程玉英母子領到自己家中，由他妻子款待着，更衣敷藥，煮粥治食。只有摩雲鵬魏豪苦戰失神，把聯莊會救他來的人，誤認做賊黨，竟被他連傷了三四個，聯莊會衆譁然大怒。辛佑安叔侄急忙過來，一齊動手，把魏豪擒住。程玉英哭着呼喚，摩雲鵬昏厥過去，半晌沒有蘇醒。辛佑安存了一番顧忌心，不願昇到自己家；遂吩咐會丁，用木板把魏豪抬到鄉公所，留下三弟辛佑平，設法薰救。辛佑安

便回轉家來，向程玉英打聽遇盜的事情。

摩雲鵬獨留在鄉公所，直到雨住天晴，太陽升起很高，方才微吁一聲，緩醒過來。正會頭夏二爺，和鎮中素常出頭的人物，都到公所來訊問。因惱着魏豪悞傷會衆，盤問起來，聲色俱厲。摩雲鵬渾身傷痕，又看不見程氏母子，問他們，他們又不好生回答他，偏偏辛佑平也回去了；摩雲鵬應對之間，辭色漸不平善，雙方越說越擰。有的人就要照聯莊會平常治盜的法子，把魏豪細起來，活埋了。正在翻臉相鬧，忽聽院外一個響喉嘯叫道：「那個逃難的救活了沒有？」

摩雲鵬抬頭一看，此人年約三十六七歲，長眉毛，大眼睛，身材魁梧，神情粗豪，另帶一種抗爽之氣，并不像鄉下人。穿山東繭綢短衫，敞着衣襟，捏着一把九根柴大扇子，忽擰忽擺的擡着，大叉步走進來。身後跟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，面貌微黑，也很透精神。會首夏二爺就是上首坐的那個紳士，忙欠身站起來說：「辛二爺才來。」這進來的人便是聯莊會副會頭辛佑安，那少年便是他的侄兒辛宏明。

辛佑安一到場，立刻把誤會全解了。公所裏聯莊會的壯丁此時只剩下十幾個，

辛佑安張眼四顧，問道：「他們呢，都散了麼？」夏會首道：「正是，我想沒甚麼事了。這時候田裏正忙，不過是幾個過路尋仇的小賊，趕跑也就完了；想着也沒甚麼後患，所以我就打發他們回去了。」辛佑安道：「哦！」說了幾句閒話，遂向夏二爺說道：「夏二哥，你不曉得這位？這位魏朋友說來還不是外人，就是咱們鄰村臥牛莊保鏢林，林廷揚鏢頭的七帥弟。二哥，原來咱們昨夜救的那位婦道，就是林鏢頭的娘子。林鏢頭那樣英雄，你可知道竟死了，還是教一夥水賊暗算的。」

夏二爺道：「我剛才也聽說了，不過這個人說話口音很格別。辛二弟你說這事怎麼辦？我們後街四房裏的老五，大跨上教這人扎了一刀，傷很深我們能够糶糶糊糊的就把他放了？況且二弟街上的人，我也聽說有受傷的。」辛佑安陪笑道：「別提了，一動上手，真刀真槍，那能不帶傷？說真了，這可真是一場誤會。二哥的本家受傷了，還有我們八房上的辛老台，也教這位魏朋友打了一拳，把眼眶子都打青了；我們大侄子，也挨了一腿。這裏頂重的還是張拴叔，那可是被賊人傷的，恐怕要落殘廢。……我說魏朋友，我們儘喊着別動手，別動手，你怎麼還打？賊早跑

了，你老哥攢着個小孩子，搶着把刀，一個勁的亂喊亂砍。連林大娘子招呼你，你都聽不見。拿鈎槍把你搭住了，還被你掙脫。要不是我冒着險，從背後把你抱住，你真個的就要抹脖子。」說着哈哈的大笑了，把大姆指一挑道：「魏朋友，你真够味！剛才我聽見林大嫂說到你了，你們倒是真義氣，可算得是生死之交，存亡不渝！」

摩雲鵬是外場朋友，人家對他客氣，他倒越發惶恐起來。回憶前情，若不是人家聯莊會出來，把賊人驚走，自己準得死在羣賊手裏。當時自己力竭失神，目昏耳鳴，只顧一味亂砍亂打，那曉得傷了人家的人？不由滿臉慚惶，這才問明了公所在座的各位姓名，咬牙忍痛，向衆人一一周旋拜謝。悞傷致歉，相救承情，說了許多感激不盡的話。又說出：「悞傷的各位：在下行囊中還有幾兩銀子，可以拿出來給各位調治調治。就請二位會頭費心，給看着搭配一下。我實在太對不住了。」正會頭夏二爺一見這情形，也不好再說甚麼，只好作罷，把面子都送給辛佑安。辛佑安見摩雲鵬言動如常，雖然臉上氣色難看，料想已無防碍；這才把摩雲鵬也邀到自己

家來。摩雲鵬的兵刃包裹，也都由辛佑安叔姪代拿着。摩雲鵬一步一癩的跟着走，來到辛宅，讓到客廳內。辛佑安吩咐長工打臉水，看茶，備飯。

這一番逃難，摩雲鵬肩頭受了賊人一暗器，腿上受了聯莊會一鈎鎌槍，頭上也好像教甚麼東西砸了一下。他受的傷不算重，只是措着的小孩子，掙了一夜命；又是且戰且逃，若不是他體質素強，換個人怕不當場吐血？程玉英娘子臂受刀傷；鈴哥兒林劍華後臀上被劃傷了一條口子，頭臉上也有浮傷。雖然都不甚要緊，只是一路顛頓驚恐，又被大雨淋澆，七歲的小孩子有多大抗力？此時鼻塞面紅，週身滾燙。程玉英娘子守着孩子，在生人家裏，不敢哭泣，吞聲流淚，拉着鈴兒的手，捫胸撫胸，寸心欲碎。多虧辛佑安，辛佑平，和大哥辛佑良弟兄三人，輕財好義，患難中倒成了程氏母子的一路福星。

辛二娘子把程玉英讓到內宅寢室，更衣尋藥，恤難詢情，頗盡地主之誼。又見鈴兒小孩子神氣不好，教程玉英娘子給他脫去濕衣，敷上刀創藥，拿被單蓋了，放躺在炕上。對程氏說：「這位大嫂不要着急。人誰沒有一步難呢？你歇着你的，別

過意。這小孩子他是吓着了，教雨水激着了，睡一覺，吃點藥，燒就退了，大嫂別害怕。」又給煮粥，又給找藥，把牛黃鎮驚丸和紅靈丹取出，也不管對症不對症，鄉下人以爲是藥就治病，催着程氏娘子給鈴兒服下去。粥熬好了，又催程氏母子吃粥。鈴兒吃不下粥去，倒喝了許多水，忽的叫了一聲娘：「娘娘，怎麼我外祖還不來？娘娘，這些賊還欺負咱們來不？」小孩子禁不得大險，更不待他娘慰答他，小眼睛一閉，又迷忽過去了；倒引得程氏娘子滿懷悽楚，吞聲嗚咽。

辛二娘子勸程玉英，躺下歇歇。辛大娘子，三娘子當做希罕事，也來打聽逃難遇仇的情形，聽了都很歎息。又問：「那個昏過去的男子是誰？你們這是打算投奔，那裏去？」又打聽程氏怎樣用劍發箭，跟賊人對敵的情形。程玉英娘子急裝緊袴，指劍袖箭，武功雖然弱，在尋常婦女眼中，究不免詫爲奇人。辛三娘子又說：「林大嫂不要客氣，儘管躺着說話兒，別價起來欠起來的。你老不知道，咱們才隔着二十幾里地，鄉裏鄉親，都不是外人。保鏢林家誰不知道？我娘家的表妹就嫁在榆樹坡程五爺家，是二兒媳婦。你們老人家鐵掌黑鷹程老英雄，一隻手掌劈斷一棵小柳

樹，那是我親眼看見過的。」程玉英答道：「那是家伯父。」三娘子道：「哦，不是你的老人家呀，你是他老的甚麼人？」二娘子笑道：「三孀子好糊塗，自然是姪女兒呀。」三娘子拍掌道：「呸，我朦住了。」竟說長道短，談起閒話來。後來還是辛大娘子見程氏疲憊的樣兒，這才把兩個妯娌邀出去，替程氏放下門帘，任聽程氏娘子在東間內室，躺著歇息。

程玉英娘子是個健婦，但這時候頭腦上如壓着重鉛，渾身竟如散了板一樣，卽底下尤其酸痛，只是忍住不呻吟罷了。她和鈴兒，魏豪渾身都滾成泥團，連頭髮裏都是泥水了；這時母子全換了乾燥的衣服，把傷處也包紮停當。居停主婦已出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倒，不禁低低咳了一聲，落下幾滴眼淚，倒着鈴兒躺下了。悄悄捫着鈴兒的頭額，手心，胸口，覺得這孩子的小手竟一時一時的蠕動。程氏娘子不由担心害怕，這孩子是吓病了，萬一有個好歹，那可怎麼好？想到此，萬分痛恨仇敵；心想伯父鐵掌黑鷹若在家中，何致如此？可是不幸中的大幸，還有這一個仗義急難的七師弟魏豪。若沒有他，娘兒倆到今日，還不知是死是活哩！可是七師弟

他竟失神亂砍，睜着眼連人都認不得了。等到把他按住，他竟閉過氣去，面黃息微，呼之不醒，生生的累壞了。他還微有氣息，公所中的人說不要緊。萬一他真個累死了，那麼，自己一個孤孀，鈴兒一個孤兒，大仇當前，未必甘休；若依然窮追不捨，現在困在這小辛集，前進？後退？事在兩難。還押有行李車的黃邱二位，……程氏娘子萬慮縈心，思索到極苦處，又不禁把鈴兒一樓，把牙咬得連響。思量着，容得這家主婦辛二娘子再進來時，便須央告她煩人到公所，看看七師弟魏豪，到底救轉沒有。她在東內間思慮已事，簾外却聽見居停主人辛家三個妯娌，隔着堂屋，正議論自己的事。是怎麼公所裏的人惱着魏豪，還有人不很答應，要拿來當匪人辦他。程玉英聽到這一節，不禁惶急。但又一想，聽這口氣，魏豪當然是沒死，便又心頭爲之一寬。

到了傍午，辛佑安把摩雲鵬魏豪邀到家來。更衣進膳，兩個人很客氣的談起來。辛佑安便打聽賊人的來路，怎麼結的仇。摩雲鵬見辛莊主性情豪爽，臭味相投，遂不隱瞞，索性將實話說了；辛佑安聞言嘆息。摩雲鵬又向辛佑安詢問自己昏過去



以後，賊人怎樣被逐，聯莊會可曾捉住賊黨沒有。辛佑安笑道：「我們這聯莊會，不過人多勢衆，湊到一塊起鬧，說真格的，如何是賊人的對手？我們聯莊會前後前後出來五六十口子，賊人看光景也不過十二三個，簡直是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。我們全仗着嚷得兇，好像惹不得；又加上天快亮了，才把這十幾個賊趕跑。你老兄還問我們捉住幾個？實不相瞞，一個賊也沒捉住，倒教賊人傷了一個。」說着大笑起來。跟着又將逐賊的情形說了一遍；把賊人臨走時，放下了怨言的話，也告訴了魏豪。魏豪聽了，怦然一動。對辛莊主具說仇人夕毒，窮追不捨；雖然負傷疲極，仍不敢多有耽擱。於是說了些感激的話，向辛佑安拜謝，請他把程氏嫂嫂和鈴兒招呼出來，商量着即刻趕路避仇。

辛佑安不知賊人的利害，說道：「魏仁兄，你怕甚麼？仇人雖然惡毒，你住在我們這裏，決無妨害。我看仁兄傷勞過重，你走不得吧！」魏豪執意要走，辛佑安自不強留，遂進入內宅，告訴娘子，把程玉英請了出來，陪到前院，與魏豪相見。叔嫂見面，才隔半日，却生死呼吸，恍如隔世，不由都掉下淚來。互問了傷勢

，魏豪便問起鈴兒：「他沒吓着？可受了傷？一程氏娘子嘆道：「苦命的孩子倒很皮實，一點也沒哭鬧，剛才睡着了。」魏豪道：「到底他受了傷沒有？」程氏忍淚道：「屁股蛋上劃了一道子，倣倣還不深，頭臉上也有點浮傷。我給他敷上了藥，小孩子疼得只吸涼氣；說出來的話更扎人，扯着我的手，把小臉蛋僵着，儘只問他外祖，和打聽七叔你，連他爸爸一個字也沒提。問我仇人還來不來，對我說你們別走了，看路上再碰見仇人。唉，真是的，要有他外祖在這裏，我們何致受這大罪？」

一摩雲鵬默然。

程氏又道：「我摸他的頭，滾熱的，身上也很燒。剛才多虧這裏二娘子給找出藥來，我給他吃了；現在他睡熟了，喘氣粗點，也許不要緊？」程玉英一邊說，一邊滾下眼淚來。因在生人家中，強自吞聲；復向魏豪問計，究竟應該怎樣。摩雲鵬魏豪略一遲疑，仍對程氏說：「嫂嫂，你看鈴兒到底怎麼樣吧？如果能走，我想還是趕緊走，不能在這裏多耽誤。嫂嫂忘了，老河堤還有黃鍾麟邱良兩個人，押着行李等着咱們呢。唉，也不曉得他們兩個人怎麼樣了！」程氏低呻了一聲，把兩手緊

握着，半晌道：「走！我抱他去。這孩子一夜沒睡，連澆帶吓，發冷發燒的，……要是這就走，還得僱車；要是步下走，那我可是……」糜雲鵬魏豪攢眉良久道：「嫂嫂，你把鈴兒抱出來，我先看看他。」程氏拭淚道：「我就抱他去。」

辛佑安見這叔嫂二人商量行計，進退爲難，起初本覺自己不便在場，早應退出；可是他又瞥不住，到底留住未走。此時就插言對魏豪說：「魏仁兄，你我武林一脈，一見如故。若教我替你們打算，避仇之事，自然不便在路上停留；但現在你們三個人，人人負傷，說句不急諱的話，你們恐怕要害病。大人或者還支持得了，小孩子可不行。你看這功夫，天倒晴了，路上却滑得很；你們怎麼走法？魏仁兄，你們不要不安，你儘管在我舍下歇兩天；等着天晴路乾，僱好了車再走，也不爲遲。你們可以坐轎車，魏仁兄你說對不對？坐轎車又省力，把車帘一放，誰也看不見。你們三位可以僱兩輛轎車，這個我可以替你們想法子，準給你們僱着。」魏豪慨然對辛佑安說道：「辛莊主，承你陌路仗義，濟困扶危，我敢不披心露胆？這一番，我們原隄防着賊人尋仇不捨，才把行李箱籠等物，遣派鏢局趙子手，裝車押運，走

大路先奔老河堤。另由小弟保護我們大帥嫂和小帥侄，乘夜潛出，單走小道，躲避仇人的耳目。誰想仇人佈置周密，我們沒有躲過去，到底教他們緝上了。我們那兩位押運行李的，一位姓黃，一位姓邱；辛莊主你想，仇人能把他們放得過麼？我們實怕仇人仍不死心，明明曉得我們落到此地，難保不再尋來。我們落到這個樣子，說起趕路，簡直是咬着牙走。承莊主欸留，我們感情不盡，還顧得假客氣不成？我們也打算再騷擾你一兩天，無如再三盤算，實在不敢逗留，總以速走爲妙。賊人既被村主逐去，一定回去勾人；趁這機會，我們一走完事。一來教他摸不着影，二來也給莊主省去許多麻煩，這是兩全其美的事。莊主的盛誼隆情，我們只有心領；若是脫過大難，我們再圖補報。：嫂嫂，我說我們還是趕緊走。」程玉英娘子在旁點點頭，慘然道：「可不是還得趕緊走；：不過鈴兒怕要病倒，真得僱車！」

辛佑安已聽明魏豪左右爲難之故，不由激起了豪氣，立起來，走到魏豪面前一站，奮然說道：「我就不信賊人這麼難惹！魏仁兄放心，我們這聯莊會雖然盡是一些莊稼人，力笨漢，可是全號召起來，一共四個莊子，足可湊一百六七十人。難道

一二百號人護庇兩個大人，一個小孩還辦不了？賊人就算兇橫，好漢敵不住人多。還有小弟和舍弟舍侄，自信手底下還對付得三招兩式。賊人不尋來便罷，當真找尋來，怕教他也得不了便宜去。真個的就沒王法了，他還敢疑莊子不成？魏仁兄，咱們雖然素不相識，可是鐵掌黑熊程老英雄，乃是我們本地的前輩英雄，林大嫂是他老人家的女兒；獅子林鏢頭英名在外，我們都是本鄉本土，老鄰舊居。我們不知道了便能，既然知道了，我小弟就要管。管這樁閒事；你們就放心住下，瞧着我的吧。我就不信十幾個臭賊，敢在我們曹州府，堵上家門口子來欺負人，把我們山東人都看貶了！」

程玉英道：「只是這夥子仇人，人數實在太多，他們這就有十幾個。他們吃了虧，教莊主趕跑了，他們一準要再勾更多的人來。」辛佑安更加生氣道：「他們能夠有多少人來？嘿，我辛老二就是不受欺負，不怕人多勢衆！我辛老二定要跟他們鬥鬥，我這就鳴鑼聚衆，把聯莊會全招了來！給他一個晝夜梭巡，裏外戒備，看賊人有甚麼壞招，敢對我小辛集施展！」說着，在當地走了半圈，雙眼一睜，把額

角一叩道：「我還有一招！喂，老計，老計！」

一個年青長工走了進來聽命，辛佑安吩咐道：「老計，你快騎上驢，到柳樹園子，殺馬營，把老師傅跟錢大爺都請過來。要快，請他們立刻就來，今天務必到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你對老師傅，不提旁的事，就提咱們這裏昨兒個鬧賊了，請老師傅把他那兩位少的一塊邀來，千萬千萬。到錢大爺那裏，也是這樣說法。老師傅要是有個疑疑思思不肯來，你就找二爺，教二爺慫恿他老。」長工老計領諾，轉身要走；辛佑安却又叫住，道：「你對老師傅和錢大爺講，不是小毛賊，是成幫的匪人，一共來了二十多個，要跟咱們聯莊會作對。你再告訴他們，匪人昨夜來攪鬧了一通夜，直到五更天亮才走的。臨走還放下惡言，要邀同伴再來，要放火燒咱們。你聽明白了嗎？要說得厲厲害害的。」

辛佑安一時動了氣憤，要替獅子林的妻兒師弟跟賊人比量比量；辛佑安只覺得摩雲鵬忽忽過虛，他却萬想不到獅子林的這個對頭，必欲把林家的遺族一網打盡，一個活口不留，方才甘心罷手。若問他爲甚這樣的歹毒，說起來就連他的同黨小白

龍之流，也覺得這麼尋仇做得太過。但是人各有心，他做得太過，自有他太過的緣由。

當下，辛佑安堅留摩雲鵬寬住兩天，藉以養創息力。摩雲鵬深知仇人的利害，尚在游移。程玉英娘子却支持不住，又覺得玲兒這麼可憐，只顧心急趕路，小孩子萬一有個好歹，滿懷希望豈不盡付東流？又想到半路上，再有個走不利落，還不如在小辛集，有辛莊主這麼一個居停做護符，呼救還易些。怔了半晌，抬起頭來，看着魏豪道：「七弟怎麼樣呢？」

摩雲鵬雙眉緊皺，籌思良久，方才拿準了主意。就請辛佑安代僱兩輛轎車，行期暫且不定。現在還不曉得黃鍾麟，邱良兩人的吉凶如何；打算自己改變服裝，先到老河堤，尋尋他們。如果兩人竟得脫出仇人之手，安抵老河堤；便可依照原計，定明後天半夜，由小辛集起程北上。萬一黃邱二人竟遭毒手，未得闖出，那只好另做一番打算。

商計已定，程玉英母子暫留在辛莊主家，魏豪忙裝做鄉下人趕集的，借了一頭

## 第十二章

小驢，蹣跚出小辛集，往老河堤訪下去。不意找到老河堤，在約定地點，前前後後找遍問遍，竟沒有黃邱二人，也沒有那樣的重載大車；路旁小攤，附近店房，都是同聲一辭。摩雲鵬心下打鼓，情知不妙。更沿路加細訪下去，到了周莊北邊一座小村子上，竟聽得鄉民三三兩兩，閩傳起前途出了路劫慘案！

摩雲鵬吃了一驚；這事乍聞一震，轉想是在意料之中的。摩雲鵬忙逢人設詞探問：就在今天清晨，有看青的鄉下佃夫，在雨住後，抗着農具下地；忽聽見鄰田莊稼地內發出慘嘶聲音。鄉下人伸頭探腦，乍着膽子過去一看；莊稼地踏倒了一大片，有一匹牲口，拖着一輛空車，倒在地上悲號。山東地方素來多盜，這鄉下人一望早已瞭然；忙跑回去告訴了地主，鄉長，地保。立刻引來許多人，吆喝着闖進去查看。到近前時，才看出這是一匹老馬，馬腿被甚麼兵刃砍斷了一條。車上車下揚着空箱子，空包袱；散拋着東一件，西一堆的衣衫行李，都被雨淋得濕透了。這當然是匪警。又往四面一尋，距離空車不遠，就發見了一具無頭死屍。又在半箭地外，找見另外的一輛空車，駕車的牲口却沒有了。地邊土路上泥濘已極，留下許多脚印



，蹄痕，和血跡，遠遠的還拋着一把刀。

這件事在周莊已然闕傳動了。摩雲鵬一路探訪，訪明抽身，離開鄉人，面對曠野，禁不住潸然下淚：「咳！」賊人歹毒，人數又多，這個無頭死屍，看起來不是黃鍾麟，就是邱良了。摩雲鵬戟指痛恨道：「萬惡的賊子，你們害他們做甚麼呢！……這死者到底是誰呢？黃邱二人功夫都很平常，不是賊人的敵手；可是黃鍾麟那把刀還有兩下，這死者，咳，多一半是邱良了！但是黃鍾麟又逃到那裏去了？……這樣看來，他們倆必是從臥牛莊硬闖出來，走到這裏被圍失着的，他們倆可是把主見打錯了！既然被仇人尋上門，你們倆就該不走才對。是怎的不度德，不量力，還打算開車硬往前闖？唉，我本來再三告訴你們，萬一事到緊急時，儘可丟下東西一跑，千萬不要跟他們拚命。這兩個入不用說，一味護車，竟以身殉了！林大哥待他們好，他們這樣生死不渝交情；我若任聽他們屍體暴露，於心何忍？可是我這時候竟去認屍領埋，又萬無此理。我是跟着打人命官司，還是救活的去呢！」

想到這裏，魏豪越發忍不住，幾乎要放聲一痛了。又想：「這死的一定是邱良

無疑，他空有膽氣，手底下太沒有根；不錯，一準是他。可是，黃鍾麟呢？難道他臨難縮手，先溜走了不成？」

摩雲鵬這麼猜想，他那裏曉得，這大好頭顱被人砍去的，竟不是邱良，乃是黃鍾麟。那趙子手邱良，非但沒有逃，也是拚着命與賊支撐，到後來身負重傷，竟活活的被賊擄了去。要用極殘酷的刑法，從他口中逼出林氏母子的下落來！

摩雲鵬魏豪思索良久，不能想置；跨上驢，撲奔肇事地點。也裝做沒事人，繞屍場前後偷看了一遍。這時那具無頭的死屍，早用蘆席蓋住，已然有人看守，不容閒雜人等近前。但是空車上遺留下劫餘的行囊物件，只一瞥便已認明，果然是林家之物。地保和鄉長爲着保存物證，報官請驗，都將這些東西聚置到一處，就放在空車上；黃鍾麟使用的那把刀也儼然放在車箱中。聽那看熱鬧的人紛紛講論，有的人說：昨夜不到二更天，在風雨聲中，聽見人狂喊，夾雜着車馬奔騰聲音。看起來，這劫道的頂少也有二三十口子。（閒談的人大抵形容過分，究竟他說的話可靠不可靠，也還是疑問。）

摩雲鵬牽着驢，傍着屍場呆看。楞了一會，就一忍心，一甩手，牽驢出場；跨上驢，頭也不回，逕返小辛集，時已到未末申初。魏豪火速的與程玉英嫂嫂，商量逃亡之計。現在行李細軟，已被仇人傾囊劫去，押車的人已經殉難。訪聞仇人來的很多，料不出明晚，必然有人來窺探；不出後天，必然要找上小辛集來。魏豪道：「爲今之計，更無別法，我們只有火速離開山東，越快越好。頭一步，要趕快離開小辛集。孩子有病也說不得了，咱們只好改裝坐轎車逃走。」程玉英聽了，張大眼睛，登時面目改色。魏豪又向莊主辛佑安下拜，懇求道：「辛莊主，我也不說客氣話了！我們如今窮途末路，生死難保，莊主得搭救我們。」辛佑安忿然道：「魏仁兄放心，你交給我；我已經請人去了，不一會就到。我就不信，賊人竟這麼膽大妄爲，我倒要鬥鬥他。你只管在我這裏住，你看我剝不了他的皮！」

摩雲鵬搖頭慘笑道：「唉，我們還是趕緊走的對。你看賊人步步逼緊，我們逃到那裏，他們一定綴到那裏。我們分兩股道逃走，他們就分兩撥人堵截。我們跟他有仇，我們押行李的人跟他沒仇，他們竟也下這樣毒手！賊人至死不饒，你看他還

割首級，多麼歹毒！我們更只是兩個大人，還容易潛逃，偏偏有這個小侄子，歲數又太小，未免的累墜。幸莊主，不是我過慮，我們必須設法悄悄一溜，教他們睬不着我們的脚印，才行。我們原打算撲奔保定，看這光景，我們也不敢準了。我們迷到那裏是鄉裏，必須把賊人甩開，才算逃脫了。我們只求幸莊主兩件事，頭一件事你給我們僱兩輛轎車，現在就用。」

幸佑安道：「不是後天夜晚走麼？」魏豪搖頭道：「時候不好預定了，這就全看機會怎樣。等你費心給僱好車，我就到外面查勘查勘。只要賊人淌道的還沒來，我們打算立刻就走。第二件還求莊主費心關照聯莊會各位，替我們隱瞞一點。」

幸佑安還想挽留，魏豪心驚肉跳，揣度賊情，怕他們立刻勾人尋來，恨不得立刻拔腿就走。當下催程氏嫂嫂、把爺兒喚醒領出來，拉着手，摸了摸額角，燒已大退，還有一點餘熱，小手却微覺發抖。心知鈴兒病象依然未去，但也顧不得了；再三向幸佑安告辭要走。幸莊主方才答應，派人僱了車來，直開進莊院。

程玉英魏豪都在外院客屋裏，打點動身。幸佑安道：「且慢，你們就走，這功

天天色還早。你們的仇人真要是窮追不捨，還怕他們在鎮裏鎮外，埋伏下眼線，暗等着你們。你且慢一候，我打發人到外面看一看去，有眼生的人沒有。沒有眼生的人，你們吃了晚飯，等天黑了再走，豈不保重一些？你們頭一站到底打算先奔那裏？你們總得告訴車夫，才好按程趕路啊。」糜雲鵬只顧一味的守秘，到這時候，還沒把地名說出來。辛佑安未免心中不大高興，暗想：「怎麼連我也瞞起來？我是救你們的，還能去漏消息，害你們不成？」糜雲鵬無奈，這才惶恐說道：「這是在下疏忽了！我打算不直奔大名府，想繞着道走，教賊人跟尋不着。頭一站打算從小辛集，先奔崔旺營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那就是了，你得告訴趕車的。」當叫來兩個長工，吩咐二人到集裏集外尋一尋看：「只要有眼生的人，或打聽昨夜匪警的，探聽聯莊會的，你們就趕緊認準了他，回來告知我。」這小辛集本是鄉村間一個小市鎮，並不是通驛要道，除了官車，輕易不走商旅的。並且戶口也不多，當真有外路人在此流連，本地人一察便知。兩個長工領命出去了。辛佑安看着魏豪收拾完畢，也就溜溜達達，從

家裏走出來，到鎮內查看去了。

摩雲鵬魏豪，和程玉英母子，早已裝扮停當；程玉英扮成男子，頭戴草帽。兩人原穿的衣服全都雨漬泥污，此時一律換上了鄉土毛藍布的男舊衣裳，打扮得土頭土腦，就在外院客屋靜看時候。錦兒還是醒，程氏把他放在土炕上，小孩子迷迷忽忽的又要睡着。辛佑安的侄兒，宏明在旁看着，和魏豪閒談，魏豪勉強答對着。所換的衣服，全是辛家所贈；又特教做飯的蒸了些乾糧，和鄉下鹹菜，裝了一布袋，預備送給避難的人在路上吃；待承上很熱腸，魏豪連聲稱謝。辛宏明道：「魏鏢頭，你就不用客氣。剛才家叔告訴我們，你老這次犯險拚命，全是爲了故去的朋友。像你老這樣仗義全交，保救孤兒寡母；我家父和二家叔都佩服得不得了。家叔說，若不是你老有要事在身，真想留下你老，給我們當教師，護院子。實對你說吧，我們爺幾個都喜好練練，可惜沒有機會。剛才我二叔打發人去請的老師傅，姓陶叫陶成澤，外號叫醉尉遲；就是他老人家，有功夫時，教給我們練一練。也不行，他老好喝，不常教我們。還有老師傅兩位少的，一位叫陶繼堯，一位叫陶繼唐，算是

我的師叔。我們沒事就跟他二位練，他們二位應名還是我們這聯莊會的教頭哩。本來我們這裏不很消停，東窪裏有一夥子毛賊，偷鷄摸狗，常常來騷擾。他們倒稀鬆，可是有時候勾結鄰縣的土匪，不斷生事；這才鬧的我們四個村子成起聯莊會來。

辛少莊主年才十七八歲，不管人家心上有事沒事，只顧扯開了閒談。忽然那派出去的兩個長工，有一個走進來道：「二當家的呢？」辛宏明問：「甚麼事？可看見眼生的人沒有？」長工答道：「沒有，不知道秦二怎樣，我是甚麼也沒碰見。」

辛宏明放了心，又問：「那麼你忙甚麼呢？」長工道：「老師傅爺三個全來了。」辛宏明欣然站起來道：「魏鏢頭，我們老師傅來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他們爺三個在那裏呢？」長工道：「在西院呢。」說著，只聽窗外道：「避難的在那裏呢？」辛宏明對魏豪道：「你聽老師傅尋來了。」忙應聲出去。跟著履聲窸窣，魏豪抬頭迎看，由少莊主陪進來一位蒼頭赤鼻的老人，和兩個黑面皮，大眼睛的壯年漢子。三個人都是暑天的短打扮，搖着大扇子，走進屋來。這個赤鼻老人便是老師傅。

陶成澤，年有五十多歲，精神很矍鑠。那兩個黑面漢子，就是陶繼堯，陶繼唐昆仲；繼堯年約三十以內，繼唐不過二十一二，體格雄壯，一望而知是山東人。

陶成澤捻髭發話道：「宏明，到底是甚麼事，昨夜真鬧賊了麼？我們那裏沒聽見哪。剛才我來的時候，你們聯莊會又出隊了，怎麼連鎮日也下了卡子？想必是鬧得不輕，難道說窪裏倪老茄子又滋牙了？」又道：「聽說你們還救了兩個逃難的，這位可就是？」

這個老頭子學問很高，說話就和吵架一樣，還沒落座，就挺胸腆肚的嚷起來了。宏明忙見過了禮，替魏豪引見道：「老師傅，避難的就是這位魏鏢頭，是咱們武林同道。人家可真不含糊，就兩個人，竟和十幾個賊招呼起來了，人家是仗義救友。」立刻互問了姓名，叙座開談。這陶老師傅興致很旺，不過上了年紀，有些氣粗，好像發喘似的。坐下來，對魏豪說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你老哥遇上劫道的了。不要緊，有我們辛二爺辦的聯莊會，十個八個的毛賊敢來炸刺，活埋不了他！」向辛宏明道：「你二叔那裏去了？不過十幾個毛賊罷了，又找我做啥？你們還整治不了



他，就短我老頭子不成？」辛宏明道：「老師傅，您那裏知道，這夥賊不是東窪那一幫，這是外路來的綠林，專找尋這位魏鏢頭報仇的。你老可知道臥牛莊保鏢林家？」陶成澤道：「唔，怎麼不知道，那是咱們縣裏的人物，跟我還是朋友哩。頭些年，我在保定還跟他共桌喝過酒，他也是很好的酒量。怎麼樣，他也來了麼？」辛宏明道：「您認識林鏢頭，那更好了。你老猜這位魏鏢頭是誰？就是林鏢頭的帥兄弟告訴您，這位大娘就是林鏢頭的夫人。」

說話時，男裝的程玉英不假着鬚兒，在炕邊上側坐着，此時聞言，忙欠身施禮道：「老大爺，你老也認識先夫麼？」陶成澤回頭看了一眼，微微一怔，忙也欠身答禮道：「哦，原來是林天嫂。這可不是外人，怎麼着，林大哥……這兩年保鏢的買賣可還好？」程玉英悽然道：「先夫他過去了！」陶成澤大驚道：「怎麼，過去了？多咱過去的？他不才四十五六歲麼？」

魏豪道：「陶老英雄也認識我們帥兄，這可真是故舊何處不相逢，不瞞你老說，我林大哥是四月二十三，遭了賊人的暗算故去的。仇人至死不饒，又來找尋我林

## 第十二章

大哥的家眷。我們避仇，這才逃到辛莊主這裏。昨晚要不是虧了辛莊主救我們，我們都得死在惡賊手裏了！」

陶成澤聞言大怒，他的兩個兒子陶繼堯，陶繼唐也無不且駭且忿，齊聲詢問究竟。摩雲鵬魏豪一心記着出走，對陶氏父子又不得不敷衍着，只可將前情，略述了一遍。陶成澤這老人起初驚怒，大罵賊人無理，「人死不結怨，怎麼還找尋人家的家眷？」後來又備聞賊人截江焚舟，盜棺毀屍，鬪喪刺孤，太已絕情，這老人却駭然深思起來。面向二子和辛宏明道：「這可奇古怪了。賊人這麼狠毒，必有緣故。魏老兄，你們打算這就走麼？」魏豪道：「是的，車都僱好了。不過辛莊主怕賊人在鎮上潛藏着底線，特意派人巡視去了。如果鎮裏鎮外，沒有眼生的人，在下打算傍黑的時候，改裝坐轎車一走，遠離此地。賊人就是勾兵尋來，我們一走，也就完了。要不然，還怕他們在鎮上滋事搗亂。」

陶成澤聽了，沉吟起來，半晌道：「你們打算傍黑的時候，坐轎車走？」魏豪道：「是的。」陶成澤站起來道：「那麼走，只怕走不掉吧！」賊人不是傻子，你

能走，他們就能綴啊。」

摩雲鵬還沒有答言，程玉英娘子着急道：「那可怎麼好？老師傅還不知道哩，他們把我們押行李車的趙子手都給害了！我們走又走不開，留又留不得，我們非死在他們手裏不可了。老師傅，你老人家年高有德，你老費心給我們出個主意。不怕你老見笑，我一個寡婦家，怕甚麼？死就死，活就活！只可憐先夫一輩子爭名好勝，臨了死在仇人手裏，只留下這一條根，就是這孩子。你老看，他才七歲，又是我前屋姐姐留下的，沒爹沒娘。我們費勁拔力的，我們總得保住他一條小命。就是我七師弟捨死忘生，也是爲給他師哥留一條後！老師傅你老瞧，我們到底怎麼著好？」

「程玉英泣下數行，向陶成澤下拜問計；摩雲鵬却臉上帶出很難堪的神氣來了。」

陶成澤謙遜道：「林大嫂別難過，有的是法子，咱們大家想。」正說着，只聽竹簾一響，莊主辛佑安已經從外面進來了。

## 後記

於是小辛集聯莊會，糾衆禦賊，汝能手，設密計，潛縱程玉英喬裝遁逃。而飛蛇大盜果遣二賊，先來探莊；行藏敗露，爲衆掩捕。鄧飛蛇驟率徒黨，夜襲辛集，尋讐救友。辛佑安防備綦嚴，賊不得逞；乃架綁會首之子夏少椿，以爲要質，追請逃人。辛佑安故示整暇，佯洩踪跡；釋所擒二賊，換回夏少椿。飛蛇收衆而退，分道疾追程氏母子；奔波數百里，程氏竟渺如黃鶴。鄧飛蛇懷仇遷怒，倒行逆施，乃欲北逐保定，南撓蘇杭；不得讐人不休。其黨或以爲太過，勸鄧罷手。飛蛇愈怒，痛哭流涕，對衆訴當年林鄧結怨經過。其兄嫂及孤侄皆死林廷揚手，惟彼一息尙存，歷十五年，卒雪深仇。由此可見怨敵不可縱，禍根不可留；凡彼所以窮追不捨，非爲快私憾，實爲除隱患也。因又述求助小白龍事。獨行盜俠小白龍方靖，身懷奇技，隱居太湖；有嬌妻愛女，有田廬別墅，飲酒彈棋，儼然貴公子也；而飛行絕迹，實爲狴犴之魁首。韜光匿跡，卒爲飛蛇誡殺；下數年苦心，用陰謀市恩，卒峻小白龍出山。一擊不中，假名嫁禍，卒又激起林方二姓之尋仇。